

卷一

拓胸悦目，莫如子史。微言鄙事，多堪冷齿。温绎之余，聊尔辑此。非矜博文，无希贵纸。厥味膏腴，厥色金紫。秘之不能，公诸君子。铁舟寄庸识。

列子

吾富可待矣

宋人有游于道，得人遗契者，归而藏之，密数其齿，告邻人曰：吾富可待矣。”《说符篇》

无似窃车夫者

人有亡车夫者，意其邻之子，视其行步窃车夫也，颜色窃车夫也，言语窃车夫也，动作态度，无为而不窃车夫也。俄而扬其谷而得其车夫，他日，复见其邻人之子，动作态度，无似窃车夫者。（同上）

庄子

亦捧心目宾其里

西施病心而目宾其里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，归亦捧心而目宾其里。其里之富人见之，坚闭门而不出，贫人见之，挈妻子而去之走。彼知美目宾，而不知目宾之所以美。（《天运》）

将贷子三百金

庄周家贫，故行贷粟于监河侯。监河侯曰：诺，我将得邑金，将贷子三百金，可乎？”庄周忿然作色曰：周昨来，有中道而呼者，周顾视车辙中，有鲋鱼焉。周问之曰：鲋鱼来，子何为者邪？’对曰：我东海之波臣也，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？’周曰：诺。我且南游吴越之王，激西江之水而迎子，可乎？’鲋鱼忿然作色曰：吾失我常与，我无所处，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，君乃言此，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。’”（《外物》）

诗固有之曰

儒以诗礼发冢，大儒胠传曰：东方作矣，事之何若？”小儒曰：未解裙襦，口中有珠。”诗固有之曰：青青之麦，生于陵陂。生不布施，死何含珠为？’接其鬢，碓其岁页，而以金椎控其颐，徐别其颊，无伤口中珠。”（同上）

因以踣河

演门有亲死者，以善毁，爵为官师。其党人毁而死者半。尧与许由天下，许由逃之，汤与务光，务光怒之。纪他闻之，帅弟子而鬻于鉤水，诸侯吊之，三年，申徒狄因以踣河。（同上）

无所用其巧

朱泚漫学屠龙于支离益，单千金之家，三年技成，而无所用其巧。（《列御寇》）

韩非子

甚智其子

宋有富人，天雨墙坏，其子曰：不筑，必将有盗。”其邻人之父亦云。暮而果大亡其财，其家甚智其子，而疑邻人之父。（《说难》）

又尝啖我以馀桃

昔者，弥子瑕有宠于卫君。卫国之法，窃驾君车者罪别。弥子瑕母病，人闻，往夜告弥子，弥子矫驾君车以出。君闻而贤之，曰：孝哉！为母之故，忘其别罪。”异日，与君游于果园，食桃而甘，不尽，以其半啖君。君曰：爱我哉！忘其口味，以啖寡人。”及弥子色衰爱弛，得罪于君，君曰：是固尝矫驾吾车，又尝啖我以馀桃。”（同上）

使天地二年而成一叶

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，二年而成，丰杀茎柯，毫芒繁释，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别也。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。列子闻之曰：使天地二年而成一叶，则物之有叶者寡矣。”（《喻老》）

因献酒肉

鸱夷子皮事田成子，田成子去齐，走而之燕，鸱夷子皮负传而从。至望邑，子皮曰：子独不闻涸泽之蛇乎？涸泽，蛇将徙，有小蛇谓大蛇曰：子行而我随之，人以为蛇之行者耳，必有杀子；不如相衔，负我以行，人必以为为神君也。’乃相衔负以越公道而行，人皆避之曰：神君也。’今子美而我恶，以子为我上客，千乘之君也；以子为我使者，万乘之卿也；子不如为我舍人。”田成子因负传而随之，至逆旅，逆旅之君，待之甚敬，因献酒肉。（《说林》）

不如释臣

有献不死之药于荆王者，谒者操之以入，中射之士问曰：可食乎？”曰：可。”因夺而食之。王大怒，使人杀中射之士。中射之士使人说王曰：臣问谒者曰‘可食’，臣故食之，是臣无罪而罪在谒者也。且客献不死之药，臣食之而王杀臣，是死药也，是客欺王也。夫杀无罪之臣，而明人之欺王也，不如释臣。”王乃不杀。（同上）

怀三十金问疾

张谴相韩，病将死，公乘无正怀三十金而问其疾，居一月，王问张谴曰：若子死，将谁使代子。”答曰：无正重法而畏上。虽然，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。”张谴死，因相公乘无正。（同上）

自知其益富

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：必私积聚。为人妇而出，常也；其成居，幸也。”其子因私积聚，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。其子所以反者，倍其所以嫁。其父不自罪其

教子非也，而自知其益富。(同上)

子岂能毋怪哉

杨朱之弟杨布，衣素衣而出，天雨，解素衣，衣缁衣而反，其狗不知而吠之，杨布怒，将击之。杨朱曰：子毋击也。子亦犹是。曩者，使女狗白而往，黑而来，子岂能毋怪哉？”(同上)

三矚相与讼

三矚相与讼，一矚过之，曰：讼者奚说？”三矚曰：争肥饶之地。”一矚曰：若亦不患腊之至而茅之燥耳。若又奚患。”于是乃相与聚噉其母而食之，彘，人乃弗杀。(同上)

来效贼也

韩咎立为君，未定也。弟在周，周欲重之，而恐韩咎不立也。綦毋恢曰：不若以车百乘送之。得立，因曰‘为戒’；不立，则曰‘来效贼’也。”(同上)

因曰此河伯

齐人有渭齐王曰：河伯，大神也，王何不试与之遇乎？臣请使王遇之。”为坛场大水之上，而与王立之焉，有间，大鱼动，因曰：此河伯。”(《内储说》)

浴以兰汤

燕人无惑，故浴狗矢。燕人其妻有私通于士，其夫早自外而来，士适出，夫曰：何客也？”其妻曰：无客。”问左右，左右言“无有”，如出一口。其妻曰：公惑易也。”因浴之以狗矢。一曰：燕人李季好远出，其妻有私通于士，季突至，士在内中，妻患之。其室妇曰：令公子裸而解发，直出门，吾属佯不见也。”于是公子以其计，疾走出门，季曰：是何人也？”家室皆曰：无有。

”季曰：吾见鬼乎？”妇人曰：然。”为之奈何？”曰：取五牲之矢浴之。

”季曰：诺。”乃浴以矢。一曰，浴以兰汤。(同上)

子将以买妾

卫人有夫妻祷者，而祝曰：使我无故，得百束布。”其夫曰：何少也？”对曰：益是，子将以买妾。”(同上)。

王怒曰劓之

魏王遗荆王美人，荆王甚悦之。夫人郑袖知王悦爱之也，亦悦爱之，甚于王，衣服玩好，择其所欲为之。王曰：夫人知我爱新人也，其悦爱之甚于寡人，此孝子之所以养亲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。”夫人知王之不以己为妒也，因谓新人曰：王甚悦爱子，然恶子之鼻。子见王常掩鼻。则王常幸子矣。”于是新人从之，每见王常掩鼻。王谓夫人曰：新人见寡人常掩鼻，何也？”对曰：不己知也。”王强问之，对曰：顷尝言，恶闻王臭。”王怒曰：劓之。”夫人先诫御者曰：王适有言，必可从命。”因揄刀而劓美人。(同上)

与黄帝之兄同年

郑人有相与争年者，一人曰：吾与尧同年。” 其一人曰：我与黄帝之兄同年。” 讼此而不决，以后息者为胜耳。（《外储说》）

虞庆为屋

虞庆为屋，谓匠人曰：屋太尊。” 匠人对曰：此新屋也，涂濡而椽生。夫濡涂重而生椽桡，以桡椽任重涂，此宜卑。” 虞庆曰：不然，更日久则涂乾而椽燥，涂乾则轻，椽燥则直，直椽任轻涂，此益尊。” 匠人绌为之而屋坏。一日，虞庆将为屋，匠人曰：材生而涂濡。夫材生则桡，涂濡则重，以桡任重，今虽成，久必坏。” 虞庆曰：材乾则直，涂乾则轻，今诚得乾，日以轻直，虽久必不坏。” 匠人绌，作之成，有间，屋果坏。（同上）

与天神博

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，刻硯人迹其上，广三尺，长五尺，而勒之曰：主父常游于此。” 秦昭王用工施钩梯而上华山，以松柏之心为博，箭长八尺，研长八寸，而勒之曰：昭王尝与天神博于此矣。”（同上）

象吾故不夸

郑县人卜子使其妻为不夸，其妻问曰：今不夸何如？” 夫曰：象吾故不夸。” 妻子因毁新，令如故不夸。（同上）

今又曰车轭

郑县人有得车轭者，而不知其名，问人曰：此何种也？” 对曰：此车轭也。” 俄又复得一，问人曰：此车轭也。” 问者大怒曰：曩者曰车轭，今又曰车轭，是何众也？此女欺我也。” 遂与之斗。（同上）

以为渴也

郑县人卜子妻之市，买鳖以归，过颍水，以为渴也，因纵而饮之，遂亡其鳖。（同上）

亦效唾之

鲁人有自喜者，见长者饮酒，不能醕则唾之，亦效唾之。（同上）

书言之固然

书曰：绅之束之。” 宋人有治者，因重带自绅束也。人曰：是何也？” 对曰：书言之，固然。” 书曰：既雕既琢，还归其朴。” 梁人有治者，动作言学，举事于文，曰：难之”， 顾失其实。人曰：“是何也？” 对曰：书言之，固然。”（同上）

宁信度

郑人有且置履者，先自度其足，而置之其坐，至之市而忘操之，已得履，乃曰：吾忘持度。” 反归取之，及反，市罢，遂不得履。人曰：何不试之以足

？”曰：宁信度，无自信也。”（同上）

伯夷以将军葬

秦韩攻魏，昭卯西说而秦韩罢；齐荆攻魏，卯东说而齐荆罢。魏襄王养之以五乘将军。卯曰：伯夷以将军葬于首阳山之下，而天下曰：夫以伯夷之贤与其称仁，而以将军葬，是手足不掩也。’今臣罢四国之兵，而王乃与臣五乘，此其称功，犹羸乡而履。”（同上）

裘独有尾

齐有狗盗之子，与刖危子戏而相夸，盗子曰：吾父之裘独有尾。”危子曰：吾父独冬不失衽夸。”（同上）

安暇语汝

郑县人卖豚，人问其价，曰：道远日暮，安暇语汝。”（同上）

今日庄氏之酒酸

宋之酤酒者，有庄氏者，其酒常美，或使仆往酤庄氏之酒，其狗人，使者不敢往，乃酤他家之酒。问曰：何为不酤庄氏之酒？”对曰：今日庄氏之酒酸。

”故曰，不杀其狗则酒酸。（同上）

计不胜听

田婴相齐，人有说王者曰：终岁之计，王不一以数日之间自听之，则无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。”王曰：善。”田婴闻之，即遽请于王而听其计，王将听之矣，田婴令官具押券斗石参升之计，王自听计，计不胜听，罢，食后复坐，不复暮食矣。田婴复谓曰：群臣听终岁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，王以一夕听之，则群臣有为劝勉矣。”王曰：诺。”俄而王已睡矣，吏尽揄刀削其押券斗石之计。王自听之，乱乃始生，（同上）

吕氏春秋

贤固若是其苦耶

齐湣王亡居于卫，昼日步足，谓公玉丹曰：我已亡矣，而不知其故，君所以亡者，果何故哉？我当已。”公玉丹答曰：臣以王为已知之矣，王故尚未之知耶？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贤也，天下之王皆不肖，而恶王之贤也，因相与合兵而攻王，此王之所以亡也。”湣王慨然太息曰：贤固若是其若耶？”（《季秋审己篇》）

一父而载取名

楚有直躬者，其父窃羊而谒之上，上执而将诛之，直躬者请代之。将诛矣，告吏曰：父窃羊而谒之，不亦信乎？父诛而代之，不亦孝乎？信且孝而诛之，国将有不诛者乎？”荆王闻之，乃不诛也。孔子闻之曰：异哉！直躬之为信也，一父而载取名焉。”（《仲冬纪当务篇》）

子肉也我肉也

齐之好勇者，其一人居东郭，其一人居西郭，卒然相遇于，曰：姑相饮乎？”觞数行，曰：“姑求肉乎？”一人曰：子肉也，我肉也，尚胡革求肉而为？”于是具染而已。（注：染，豉酱也。）因抽刀而相，至死而止。（同上）

遽契其舟

楚人有涉江者，其剑自舟中坠于水，遽契其舟曰：是吾剑之所从坠。”舟止，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。（《慎大览察今篇》）

此其父善游

有过于江上者，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，婴儿啼，人问其故，曰：此其父善游。”（同上）

徒见金耳

齐人有欲得金者，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，见人操金，攫而夺之，吏搏而束缚之，问曰：“人皆在焉，子攫人之金何故？”对吏曰：殊不见人，徒见金耳。”（《先识览去宥篇》）

此必无所更买矣

洧水甚大，郑之富人有溺者，人得其死（注：瘵”字写脱）者，富人请赎之，其人求金甚多，以告邓析，邓析曰：安之，人必莫之卖矣。”得死者患之，以告邓析，邓析又答之曰：安之，此必无所更买矣。”（《审应览离谓篇》）

死顾可以见人乎

齐有事人者，所事有难而弗死也，遇故人于涂，故人曰“固不死乎？”对曰：然。凡事人以为利，死不利，故不死。”曰：子尚可以见人乎？”对曰：子以死为顾可以见人乎？”（同上）

子岂不得哉

宋有澄子者，亡缁衣，求之涂，见妇人衣缁衣，援而弗舍，欲取其衣，曰：今者，我亡缁衣。”妇人曰：公虽亡缁衣，此实吾所自为也。”澄子曰：子不如速与我衣。昔吾所亡者，纺缁也。今子之衣，禅缁也。以禅缁当纺缁，子岂不得哉？”（《淫辞篇》）

诗岂曰恺悌新妇哉

白圭新与惠子相见也，惠子说之以强，白圭无以应。惠子出，白圭告人曰：人有新取妇者，妇至宜安矜，烟视媚行，竖子操蕉火而钜，新妇曰：蕉火大钜。’入于门，门中有敛陷，新妇曰：‘塞之，将伤人之足。’此非不便之家氏也，然而有大甚者。今惠子之遇我尚新，其说我有大甚者。”惠子闻之曰：不然。诗曰：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’恺者大也，悌者长也，君子之德，长且大者，则为民父母。父母之教子也，岂待久哉？何事比我于新妇乎？诗岂曰：恺悌

新妇’哉？”（《不屈篇》）

今夜辱吾

齐庄公之时，有士曰宾卑聚，梦有壮子，白縞之冠，丹绩之衽旬，东布之衣，新素履，墨剑室，从而叱之，唾其面。惕然而寤，徒梦也，终夜坐不自快。明日，召其友而告之，曰：吾少好勇，年六十而无所挫辱，今夜辱吾，将索其形期得之，则可，不得，将死之。”每朝与友俱立乎衢，三日不得，却而自杀。（《离俗览》）

为天下惜死

戎夷违齐如鲁，天大寒而后门，与弟子一人宿于郭外，寒愈甚，谓其弟子曰：子与我衣，我活也，我与子衣，子活也。我国士也，为天下惜死，子不肖人也，不足爱也，子与我子之衣。”弟子曰：夫不肖人也，又恶能与国士之衣哉？”戎夷太息叹曰：嗟夫！道其不济夫！”解衣与弟子，夜半而死，弟子遂活。（《恃君览长利篇》）

喜效人之子女至昆弟状

梁北有黎邱，邱有奇鬼焉，喜效人之子癡昆弟之状。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，黎邱之鬼，效其子之状，扶而道基苦之。丈人归，酒醒，而谓其子曰：吾为汝父也，岂谓不慈哉？我醉汝道苦我，何故？”其子泣而触地曰：孽矣，无此事也。昔也往责于东邑人，可问也。”其父信之，曰：“嘻，是必夫奇鬼也。我固尝闻之矣。”明日，端复饮于市，欲遇而刺杀之，明旦之市而醉，其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，遂逝迎之，丈人望其真子，拔剑而刺之。（《慎行论疑似篇》）

带益三副矣

齐湣王亡居卫，谓公玉丹曰：我何如主也。”公玉丹对曰：王贤主也。臣闻古人有辞天下而无恨色者，臣闻其声，于王而见其实。王名称东帝，实辨天下，去国居卫，容貌充满，颜色发扬，无重国之意。”王曰：善哉！丹知寡人！寡人自去国居卫也，带益三副矣。”（《贵直论过理篇》）

乡之死者宜矣

齐攻宋，宋王使人候齐寇之所至，使者还曰：齐寇近矣，国人恐矣。”左右皆谓宋王曰：此所谓肉自生虫者也，以宋之强，齐兵之弱，恶能如此？”宋王因怒而诛杀之。又使人往视齐寇，使者报如前，宋王又怒诛杀之。如此者三，其后又使人往视，齐寇近矣，国人恐矣，使者遇其兄曰：“国危甚矣，若将安适？”其弟曰：为王视齐寇，不意其近，而国人恐如此也。今又私患乡之先视齐寇者，皆以寇之近也报而死，今也报其情死，不报其情又恐死，将若何？”其兄曰：如报其情，有且先夫死者死，先夫亡者亡。”于是报于王曰：殊不知齐

寇之所在，国人甚安。”王大喜，左右皆曰：乡之死者宜矣。”王多赐之金。寇至，王自投车上驰而走，此人得以富于他国。（《壅塞篇》）

寡人固生而有之也

齐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，髡辞曰：臣不肖，不足以当此大任也。王不若择国之长者而使之。”齐王曰：子无辞也。寡人岂责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？寡人固生而有之也，子为寡人令太子如尧乎？其如舜也？”（同上）

此不下九石

齐宣王好射，说人之谓己能用强弓也，其尝所用，不过三石，以试左右，左右皆试用之，中关而止，皆曰：此不下九石，非王其孰能用是？”（同上）

遽斫其耳

范氏之亡也，百姓有得钟者，欲负而走，则钟大不可负，以椎毁之，钟况然有音，恐人闻之而夺己也，遽斫其耳，（《不苟论自知篇》）

吾将以汝兄代之

唐尚故年为史，其故人谓唐尚愿之，以谓唐尚，唐尚曰：吾非不得为史也，羞而不为也。”其故人不信也，及魏围邯郸，唐尚说惠王而解之围，以与伯阳。其故人乃信其羞为史也。居有间，其故人为其兄请，唐尚曰：卫君死，吾将以汝兄代之。”其故人反，兴，再拜而信之。（《士容论》）

战国策

不敢欺

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。周君患之，以告颜率，颜率曰：大王勿忧，臣请东借救于齐。”颜率到齐，谓齐王曰：夫秦之为无道也，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，周之君臣内自画计，与秦，不若归之大国。夫存危国，美名也，得九鼎，厚宝也，愿大王图之。”齐王大说，发师五万人，使陈臣思将以救周，而秦兵罢。齐将求九鼎，周君又患之。颜率曰：大王勿忧，臣请东解之。”颜率至齐，谓齐王曰：周赖大国之义，得君臣父子相保也，愿献九鼎，不识大国何涂之从而致之齐？”齐王曰：“寡人将寄径于梁。”颜率曰：不可。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，谋之晖台之下，沙海之上，其日久矣。鼎入梁，必不出。”齐王曰：寡人将寄径于楚。”对曰：不可。楚之君臣欲得九鼎，谋之于叶庭之中，其日久矣。若入楚，鼎必不出。”王曰：寡人终何之从而致之齐？”颜率曰：敝邑固窃为王患之。夫鼎者，非效醯壶酱瓿耳，可怀挟提挈以至齐者。非效鸟集乌飞，兔兴马逝，漓然止于齐者。昔周之代殷，得九鼎，凡一鼎而九万人留之，九九八十一万人，士卒师徒，戎器被具，所以备者，称此。今大王纵有其人，何之从而出？臣窃为大王私忧之。”齐王曰：子之数来犹无与耳。”颜率曰：不敢欺，大国疾定所从出，敝邑迁鼎以待命。”齐王乃止。（《周策》）

得两国之金

东周欲为稻，西周不下水，东周患之。苏子为东周君曰：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？”乃往见西周之君曰：君之谋过矣。今不下水，所以富东周也。今其民皆种麦，无他种矣。君若欲害之，不若一为下水，以病其所种。下水，东周必复种稻，种稻而复夺之。若是则东周之民，可令一仰西周，而受命于君矣。”西周君曰：善。”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(同上)

事秦而好小利

犀武败于伊阙，周君之魏求救，魏王以上党之急辞之。周君反，见梁囿而乐之也。棋母恢谓周君曰：温囿不下此而又近，臣能为君取之。”反见魏王，王曰：周君怨寡人乎？”对曰：不怨，且谁怨乎？臣为王有患焉。周君，谋主也，而设以国为王槲秦，而王无之槲也。臣见其必以国事秦也。秦悉塞外之兵，与周之众以攻南阳而两上党绝矣。”魏王曰：然则奈何？”棋母恢曰：“周君形不好小利，事秦而好小利，今王许戍三万人于温囿。周君得以为辞于父兄百姓，而利温囿以为乐，必不合于秦。臣尝闻温囿之利，计岁八十金；周君得温囿其以事王者，岁得百二十金，是上党无患而赢四十金。”魏王因使孟卯致温囿于周君，而许之戍。(同上)

设为不嫁

齐人见田骈曰：闻先生高义，设为不宦，而愿为役。”田骈曰：子何闻之？”对曰：臣闻之邻人之女。”田骈曰：何谓也？”对曰：臣邻人之女，设为不嫁，行年三十，而有七子。不嫁则不嫁，然嫁过毕矣。今先生设为不宦，譬养千锤，徒百人，不宦则然矣，而富过毕矣。”田子辞。(《齐策》)

吾以身为孟尝君

孟尝君奉夏侯章以四马、百人之食，遇之甚欢。夏侯章每言，未尝不毁之也。或以告孟尝君，孟尝君曰：文有以事夏侯公矣，勿言董之。”繁菁以问夏侯公，夏侯公曰：孟尝君重非诸侯也，而奉我四马、百人之食，我无分寸之功而得此，然吾毁之，以为之也，君所以得为长者，以吾毁之也，吾以身为孟尝君，岂待言也哉？”(同上)

虎以为然

荆宣王问群臣曰：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，果诚何如？”群臣莫对，江乙对曰：虎求百兽而食之，得狐，狐曰：子无敢食我也，天帝使我长百兽，今子食我，是逆天帝命也。子以我为不信，吾为子先行，子随我后，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？’虎以为然，故遂与之行。兽见之皆走。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，以为畏狐也。今王之地方五千里，带甲百万，而专属之畏奚恤，故北方之畏奚恤也，其食畏王之甲兵也，犹如百兽之畏虎也。”(《楚策》)

是以名母也

秦败魏于华，魏王且入朝于秦。周礼斤谓王曰：宋人有学者，三年反而名其母，其母曰：子学三年，反而名母者，何也？’其子曰：吾所贤者，无过尧舜，尧舜名，吾所大者，无大天地，天地名。今母贤不过尧舜，母大不过天地，是以名母也。’其母曰：子之于学者，将尽行之乎？愿子之有以易名母也，子之于学也，将有所不行也？愿子之且以名母为后也。’今王之事秦，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？愿王之有以易之，而以入朝为后。”（《魏策》）

亦许由也

史举非犀首于王。犀首欲穷之，谓张仪曰：请令王让先生以国，王为尧舜矣，而先生弗受，亦许由也。”衍因令王致万户邑于先生，张仪说因令史举数见犀首，王闻之而弗任也，史举不辞而去。（同上）

误

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，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，王曰：有所不安乎？如是，何不相告也。”对曰：臣无敢不安也。”王曰：然则何为涕出？”曰：臣为臣之所得鱼也。”王曰：何谓也？”对曰：臣之始得鱼也，臣甚喜，后又得益大，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矣。今以臣之凶恶，而得为王拂枕席，今臣爵至人君，走人于庭，避人于。四海之内，美人亦甚多，闻臣之得幸于王也，必褰裳而趋大王，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。臣亦将弃矣，臣安能无涕出乎？”魏王曰：误。有是心也，何不相告也？”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：敢有言美人者族。”（同上）

梦见灶君

卫灵公近痈疽（韩非子作“雍牟且”）、弥子瑕，二人者专君之势以蔽左右。复佞（韩非子作“侏儒”）谓君曰：昔者，臣梦见君。”君曰：子何梦？”曰：梦见灶君。”君忿然作色曰：吾闻梦见人君者梦见日，今子曰梦见灶君而言君也，有说则可，无说则死。”对曰：日，并烛天下者也，一物不能蔽（韩非子作“当”）也。若灶则不然，前之人炀，则后之人无从见也。今臣疑人之有炀于君者也，是以梦见灶君。”君曰：善。”于是因废痈疽、弥子瑕，而立司空狗。（《卫策》）

拊骖无答服

“卫人迎新妇，妇上车，问：骖马谁马也？”御曰：借之。”新妇谓仆曰：拊骖无答服。”车至门，扶教送母，曰：灭灶，将失火。”入室，见白曰：徒之牖下，妨往来者。”主人笑之。此三言者皆至言也，然而不免为笑者，蚤晚之时失也。（同上）

史记

贱人贵马

楚庄王之时，有所爱马，衣以文绣，置之华屋之下，席以露庆，以枣脯。马病肥死，欲以棺槨大夫礼葬之。左右争之，以为不可。王下令曰：有敢以马谏者，罪至死。”优孟闻之，入殿门，仰天大哭。王惊而问其故。优孟曰：马者，王之所爱也，以楚国堂堂之大，何求不得，而以大夫礼葬之，薄，请以人君礼葬之。”王曰：何如？”对曰：臣请以玉为棺，文梓为槨，蠨枫豫章为题凑，发甲卒为穿圹，老弱负土，齐赵陪位于前，韩魏翼卫其后，庙食太牢，奉以万户之邑，诸侯闻之，皆知大王贱人而贵马也。”王曰：寡人之过，一至此乎？为之奈何？”优孟曰：请为大王六畜葬之，以垄灶为槨，铜鬲为棺，赇以枣，荐以木兰，祭以粳稻，衣以火光，葬之于人腹肠。”于是王乃使以马属大官，无令天下久闻也。（《滑稽列传》）

寇来不能上

始皇尝议欲大苑囿，东至函谷关，西至雍、陈仓，优旃曰：善。多纵禽兽于其中，寇从东方来，令麋鹿触之足矣。”始皇以故辍止。二世立，又欲漆其城，优旃曰：善。主上虽无言，臣固将请之。漆城虽于百姓愁费，然佳哉，漆城荡荡，寇来不能上。即欲就之，易为漆耳，顾难为荫室。”于是二世笑之，以其故止。（同上）

汉书

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

李少君资好方，善为巧发奇中，常从武安侯宴，坐中有年九十余老人，少君乃言与其大父游射处，老人为儿，从其大父，识其处，一坐尽惊。少君见上，上有故铜器，问少君，少君曰：此器，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。”已而按其刻，果齐桓公器，一宫尽骇，以为少君神，数百岁人也。少君言：上祠灶，皆可致物，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，黄金成，以为饮食器，则益寿，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。以封禅则不死，黄帝是也。臣尝游海上，见安期生，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。安期生仙者，通蓬莱中，合则见人，不合则隐。”于是天子始视祠灶，遣方士入海求蓬莱、安期生之属，而事化丹沙诸药齐，（师古曰：齐，药之分齐也。）为黄金矣。久之，少君病死，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，使黄锤、史宽舒受其方。（《郊祀志》）

三万言

桓谭新论云：秦近君能说尧典，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，但说‘曰若稽古’三万言。”（《艺文志》注）

亲临观

齐思王终古，五凤中，青州刺史奏：终古使所爱奴与八子及诸御婢奸，终古或

参与被席，或白昼使裸伏，犬马交接，终古亲临观。产子，辄曰：乱不可知。’使去其子。”事下丞相、御史，奏：“终古位诸侯王，以令置八子，秩比六百石，所以广嗣重祖也；而终古禽兽行，乱君臣夫妇之别，悖逆人伦，请逮捕。”有诏削四县。二十八年薨。（《高五王传》）

大歌呼与相和

相舍后园近吏舍，吏日饮歌呼。从吏患之，无如何，乃请参游后园。闻吏醉歌呼，从吏幸相国召按之，乃反取酒，张坐饮，大歌呼与相和。（《曹参传》）

欲取平原君姊为夫人

孝景时，吴楚齐赵反，上以酈寄为将军。围赵城，七月不能下。栾布自平齐来，乃灭赵。孝景中二年，寄欲取平原君为夫人，（苏林曰：景帝王皇后母臧儿也。）景帝怒，下寄吏，免。（《酈商传》）

期期不奉诏

高帝欲废太子，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，大臣固争，莫能得，上以留侯策止，而周昌疾争之强，上问其说，昌为人吃，又盛怒，曰：臣口不能言，然臣心知其不可，陛下欲废太子，臣期期不奉诏，”上欣然而笑，即罢。吕后侧耳于东厢听，见昌，为跪谢曰：微君，太子几废。”（《周昌传》）

案夫项令谢

田羹取燕王女为夫人，太后诏召列侯宗室皆住贺。窦婴过灌夫，欲与俱。夫谢曰：夫数以酒失过丞相，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隙。”婴曰：事已解。”强与俱。酒酣，羹起为寿，坐皆避席伏。已，婴为寿，独故人避席，馀半膝席。夫行酒至羹，羹膝席曰：不能满觞。”夫怒，因嘻笑曰：将军贵人也，毕之。”时羹不肯饮酒，次至临汝侯灌贤，贤方与程不识不直一钱，今日长者为寿，乃效女儿种啜耳语？”羹谓夫曰：程李俱东西宫卫尉，今众辱程将军，仲孺独不为李将军地乎？”夫曰：今日斩头穴匈，何知程李。”坐乃起更衣，稍稍去。婴去，戏（晋灼曰：古麾字也。）夫出，羹遂怒曰：此吾骄灌夫罪也。”乃令骑留夫，夫不得出。藉福起为谢，案夫项令谢，夫愈怒不肯顺，羹乃戏骑缚夫置传舍，召长史：今日召宗室有诏，劾灌夫骂坐不敬。”系居室，遂其前事，遣吏分曹，逐捕诸灌氏，支属皆得弃市罪。（《窦田灌韩传》）

建观而大笑

江都王建游章台宫，令四女子乘小船，建以足蹈覆其船，四人皆溺，二人死。后游雷波，天大风，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，船覆，两郎溺，攀船，乍见乍没，建临观大笑，令皆死。宫人姬、八子有过者，辄令裸立击鼓，或置树上，久者三十日乃得衣，或髡钳以铅杵舂，不中程，辄掠，或纵狼令噬杀之，建观而大笑，或闭不食，令饿死。凡杀不辜三十五人。（《景十三王传》）

一近妇人病数月

胶西于王端，孝景前三年立。为人贼戾，又阴痿，一近妇人，病数月。有所爱幸少年以为郎，郎与后宫乱，端禽灭之，又杀其子母。数犯法，汉公卿数请诛端，天子弗忍。（同上）

令仰视画

广川载王文薨，子海阳嗣，十五年坐画屋为男女裸交接，置酒请诸父姊妹饮，令仰视画。又海阳女弟为人妻而使与幸臣奸，又与从弟调等谋杀一家，三人已杀。甘露四年，坐废，徙房陵。国除。（同上）

尊贵无比

初，青既尊贵，而平阳侯曹寿有恶疾，就国，长公主问：“列侯谁贤者？”左右皆言大将军。主笑曰：“此出吾家，常骑从我，奈何？”左右曰：“于今尊贵无比。”于是长公主风白皇后，皇后言之上，乃诏青尚平阳主。与主合葬，起冢象庐山云。（《卫青传》）

缪与令相重

相如归而家贫，无以自业，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，吉曰：“长卿久宦游，不遂而困，来过我。”于是相如往舍都亭。临邛令缪为恭敬，日往朝相如。相如初尚见之，后称病，使从者谢吉，吉愈益谨肃。临邛多富人，卓王孙僮客八百人，程郑亦数百人，乃相谓曰：“令有贵客，为具召之，并召令。”令既至，卓氏客以百数，至日中，请司马长卿，长卿谢病不能临。临邛令不敢尝食，身自迎相如，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，一坐尽倾。酒酣，临邛令前秦琴曰：“窃闻长卿好之，愿以自娱。”相如辞谢，为鼓一再行。是时，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。好音，故相如缪与令相重，而以琴心挑之。相如时从车骑，雍容闲雅，甚都。及饮卓氏，弄琴，文君窃从户窥，心说而好之，恐不得当也。既罢，相如乃令侍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，文君夜亡奔相如，相如与驰归成都。（《司马相如传》）

取妇嫁女

鸿嘉中，上欲遵武帝故事，与近臣游宴，张放以公主子开敏得幸，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许嘉女，上为放供张，赐甲第，充以乘舆服饰，号为天子取妇，皇后嫁女，大官私官，（服虔曰“私官，皇后之官也。”）并供具第，两宫使者，冠盖不绝，赏赐以千万数。（《张汤传》）

皆有文书

张安世长子千秋，与霍光子禹俱为中郎将，将兵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乌桓。还，谒大将军，光问千秋战斗方略，山川形势，千秋口对兵事，画地成图，无所忘失。光复问禹，禹不能记，曰：“皆有文书。”光由是贤千秋，以禹为不材，叹曰：“霍氏世衰，张氏兴矣。”（同上）

小冠杜子夏

杜钦字子夏，少好经书，家富而目偏盲，故不好为吏。茂陵杜邺与钦同姓字，俱以材能称京师，故衣冠谓钦为“盲杜子夏”以相别。钦恶以疾见诋，乃为小冠，高广财二寸，由是京师更谓钦为“小冠杜子夏”，而邺为“大冠杜子夏”云。《杜周传》

相推排

初，朱买臣免，待诏，常从会稽守邺者寄居饭食。拜为太守，买臣衣故衣，怀其印绶，步归郡邸，值上计时，会稽吏方相与群饮，不视买臣。买臣入室中，守邸与共食，食且饱，少见其绶，守邸怪之，前引其绶，视其印，会稽太守章”也，守邸惊出，语上计掾，吏皆醉，大呼曰：妄诞耳。”守邸曰：试来视之。”其故人素轻买臣者，入视之，还走，疾呼曰：实然。”坐中惊骇，白守丞，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，买臣徐出户，有顷，长安鯀吏乘驷马车来迎，买臣遂乘传去，（《朱买臣传》）

朱儒饱欲死

东方朔文辞不逊，高自称誉，上伟之，令侍诏公车，奉禄薄，未得省见。久之，朔给驺朱儒曰：上以若曹无益于县官，耕田力作，固不及人，临众处官，不能治民，从军击虏，不任兵事，无益于国，用徒索衣食，今欲尽杀若曹。”朱儒大恐啼泣，朔教曰：上即过，叩头请罪。”居有顷，闻上过，朱儒皆号泣顿首，上问：何为？”对曰：东方朔言，上欲尽诛臣等。”上知朔多端，召问朔：何恐朱儒为？”对曰：臣朔生亦言，死亦言，朱儒长三尺馀，奉一囊粟，钱二百四十；臣朔长九尺余，亦奉一囊粟，钱二百四十。朱儒饱欲死，臣朔饥欲死。臣言何用，幸异其礼，不可用，罢之，无令但索长安米。”上大笑着，使待诏金马门，稍得亲近。（《东方朔传》）

尻益高

上尝使诸数家射覆，置守宫孟下射之，皆不能中。东方朔自赞曰：臣尝受易，请受之。”乃别蓍布卦而对曰：臣以为龙又无角，谓之为蛇又有足，瓜瓜善缘壁，是非守宫即蜥蜴。”上曰：善。”赐帛十疋。复使射他物，连中，辄赐，时有幸倡郭舍人，滑稽不穷，常侍左右，曰：朔狂，幸中耳，非至数也。臣愿令朔复射，朔中之，臣榜百，不能中，臣赐帛。”乃覆树上寄生，令朔射之。朔曰：是蓂蕪也。”舍人曰：果知朔不能中也。”朔曰：生肉为脍，乾肉为脯，著树为寄生，盆下为蓂蕪。”上令倡监榜舍人，舍人不胜痛，呼鋏。朔笑之曰：咄，口无毛，声，尻益高。”舍人恚曰：朔擅诋欺天子从官，当弃市。”上问朔：何故诋之？”对曰：臣非敢诋之，乃与为隐耳。”上曰：隐云何？”朔曰：夫口无毛者，狗窦也，声者，鸟哺鱣也；尻

益高者，鹤啄也。”舍人不服，因曰：臣愿复问朔隐语，不知，亦当榜。”即妄为谐语曰：令壶龃，老柏涂，伊优亚，斂礪牙。（师古曰：斂音五伊反，礪音五侯反。）何谓也？”朔曰：令者，命也。壶者，所以盛也。龃者，齿不正也。老者，人所敬也。柏者，鬼之廷也，涂者，淅沔径也。伊优亚者，辞未定也。斂礪牙者，两犬争也。”舍人所问，朔应声辄对，变诈锋出，莫能究者，左右大惊。上以朔为常侍郎，遂得爱幸。（同上）

归遣细君

伏曰，诏赐从官肉，大官丞日晏不来，东方朔独拔剑割肉，谓其同官曰：伏日当蚤归，请受赐。”即怀肉去。大官奏之，朔入，上曰：昨赐肉，不待诏，以剑割肉而去之，何也？”朔免冠谢。上曰：先生起自责也。”朔再拜曰：朔来，朔来，受赐不待诏，何无礼也。拔剑割肉，壹何壮也。割之不多，又何廉也。归遣细君，又何仁也。”上笑曰：使先生自责，乃反自誉。”复赐酒一石，肉百斤，归遣细君。（同上）

孔某为御史大夫

东方朔虽诙笑，然时观察颜色，直言切谏，上常用之。自公卿在位。朔皆敖弄，无所为屈。上以朔口谐辞给，好作问之，尝问朔曰：先生视朕，何如主也？”朔对曰：自唐虞之隆，成康之际，未足以谕当世。臣伏观陛下功德，陈五帝之上，在三王之右，非若此而已；诚得天下贤士，公卿在位，咸得其人矣，譬若以周召为丞相，孔丘为御史大夫，太公为将军，毕公高拾遗于后，并严子为卫尉，皋陶为大埋，后稷为司农，伊尹为少府，子赣使外国，颜闵为博士，子夏为太常，益为右扶风，季路为执金吾，契为鸿胪，龙逢为宗正，伯夷为京兆，管仲为冯翊，鲁般为将作，仲山甫为光禄，申伯为太仆，廷陵季子为水衡，百里奚为典属国，柳下惠为大长秋，史鱼为司直，蘧伯玉为太傅，孔父为詹事，孙叔敖为诸侯相，子产为郡守，王庆忌为期门，夏育为鼎官，羿为旄头，宋万为式道侯。”上乃大笑。（同上）

大要教咸讠阎也

陈万年尝病，召子咸教戒于床下，语至夜半，咸睡，头触屏风。万年大怒，欲杖之，曰：乃公教戒汝，汝反睡，不听吾言，何也？”咸叩头谢曰：具晓所言，大要教咸讠阎也。”万年乃不复言。（《陈万年传》）

口敷口兆楚歌

韩延寿为东郡太守时，试骑士，治饰兵车，画龙虎朱爵。延寿衣黄紈方领，驾四马，傅总，建幢葑，植羽葆，鼓车歌车。功曹引车，皆驾四马，载葑戟，五骑为伍，分左右部，军假司马千人持幢旁毂。歌者先居射室，望见延寿车，輶篥楚歌。延寿坐射室，骑吏持戟夹陛列立，骑士从者带弓闾罗后。令骑士兵车

四面营阵，被甲鬪居马上，抱弩负砮。又使骑士戏车弄马盗骖。延寿又取官铜物，候月蚀铸作刀剑钩鐔，放效尚方事。及取官钱帛，私假繇使吏。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。（《韩延寿传》）

自以便面拊马

张敞为京兆，朝廷每有大议，引古今，处便宜，公卿皆服，天子数从之。然敞无威仪，时罢朝会，过走马章台街，使御吏驱，自以便面拊马。又为妇画眉，长安中传张京兆眉砮。有司以奏敞，上问之，对曰：臣闻闺房之内，夫妇之私，有过于画眉者。”上爱其能，弗备责也，然终不得大位。（《张敞传》）

宝默然

孙宝徵为京兆尹，故吏侯文以刚直不苟合，常称疾不肯仕，宝以思礼请文，欲为布衣友，自设酒食，妻子相对。文求受署为掾，进见如宾礼。数月，以立秋日署文东部督邮。入见，敕曰：“今日鹰隼始击，当顺天气取奸恶，以成严霜之诛，掾部讎其有人乎？”文曰：无其人，不敢空受职。”宝曰：谁也？”文曰：霸陵杜季。”宝曰：其次？”文曰：豺狼横道，不宜复问狐狸。”宝默然。季者，大侠，与卫尉淳于长、大鸿胪萧育等皆厚善。宝前失车骑将军，与红阳侯有，自恐见危。时淳于长方贵幸，友宝，宝亦欲附之，始视事，而长以季托宝，故宝穷，无以复应文。文怪宝气索，知其有故，因曰：明府素著威名，今不敢取季，当且阖勿有所问，如此竟岁，吏民未敢诬明府也，即度季而遣它事。众口鬻斫，终身自堕。”宝曰：受教。”（《孙宝传》）

我危得之

东平思王宇谓中谒者信等曰：汉大臣议天子少弱，未能治天下，以为我知文法，建欲使我辅佐天子。我见尚书晨夜极苦，使我为之不能也。今暑热，县官年少，持服恐无处所，我危得之。”（《宣无六王传》）

常责师宜置酒设乐

张禹性习知音声，内奢淫，身居大第，后堂理丝竹管弦。禹成就弟子尤著者，淮阳彭宣至大司空，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。宣为人恭俭有法度，而崇恺弟多智，二人异行。禹心亲爱崇，敬宣而疏之。崇每候禹，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。禹将崇入后堂饮食，妇女相对，优人管弦铿锵极乐，昏夜乃罢。而宣之来也，禹见之于便坐，讲论经义，日晏赐食，不过一肉，卮酒相对，宣未尝得至后堂，及两人皆闻知，各自得也。（《张禹传》）

禹数视其小子

张禹每病，辄以起居闻，车驾自临问之，上亲拜禹床下，禹顿首谢恩归诚，言：老臣有四男一女，爱女甚于男，远嫁为张掖太守萧咸妻，不胜父子私情，思与相近。”上即时徙咸为宏农太守。又禹小子未有官，上临候禹，禹数视其小

子，上即禹下拜为黄门郎，给事中。（同上）

得吉卦则献其占

张禹见时有变异，若上体不安，择日禘斋露蓍，正衣冠，立筮得吉卦，则献其占；如有不吉，禹为感动忧色。（同上）

岂可复置谋曹耶

朱博迁琅邪太守，齐郡舒缓养名，博新视事，右曹掾史皆移病卧，博问其故，对言：惶恐。故事，二千石新到，辄遣吏存问致意，乃敢起赴职。”博奋髯抵几曰：观齐儿欲以此为俗耶？”乃召见诸曹吏书佐及县大吏，选视其可用者，出教置之。皆斥罢诸病吏，白巾走出府门。郡中大惊，顷之，门下掾赣遂，耆老大儒教授数百人。拜起舒迟，博出教主簿：赣老生不习吏礼，主簿且教拜起，闲习乃止。”又敕功曹：官属多褒衣大衽，不中节度，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。”博尤不爱诸生，所至郡，辄罢去议曹，曰：岂可复置谋曹耶？”文学儒吏，时有奏记，称说云云，博见谓曰：如太守汉吏，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，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？且持此道归，尧舜君出为陈说之。”其折逆人如此。视事数年，大改其俗，掾史礼节，如楚赵吏。（《朱博传》）

依周书作大诰

王莽曰抱孺子谓群臣而称曰：昔成王幼，周公摄政，而管蔡挟禄父以畔。今翟义亦挟刘信而作乱。自古大圣犹惧此，况臣莽之斗筭。”群臣皆曰：不遭此变，不章圣德。”莽于是依周书作大诰曰：惟居摄二年十月甲子，摄皇帝若曰，大诰道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。不

，天降丧于赵傅丁董。洪惟我幼冲孺子，当承继嗣无疆，大历服事，予未遭其明眚，能道民于安，况其能往知天命！熙！我念孺子，若涉渊水，予惟往求朕所济度，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，予岂敢自比于前人乎？天降威明，用宁帝室，遗我居摄宝龟。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，乃绍天明意，诏予即命居摄践祚，如周公故事。反虏故东郡太守翟义擅兴师动众，曰：有大难于西土，西土人亦不靖。’于是动严乡侯信，诞敢犯祖乱宗之序，天降威，遗我宝龟，固知我国有眚灾，使民不安，是天反复右我汉国也。粤其闻曰，宗室之俊有四百人，民献仪九万夫，予敬以终于此谋继嗣图功，我有大事，休，予卜并吉，故我出大将，告郡太守诸侯相令长曰：予得吉卜，予惟以汝于伐东郡严乡逋播臣。’尔国君或者无不反曰：难大，民亦不静，亦惟在帝宫，诸侯宗室，于小子族父，敬不可征。’帝不违卜，故予为冲人，长思厥难，曰：乌呼！义信所犯，诚动鰥寡，哀哉！’予遭天役遗，大解难于予身，以为孺子，不身自血。予义彼国君，泉陵侯上书曰：成王幼弱，周公践天子位以治天下，六年，朝诸侯于明堂，制礼乐，班度量，而天下大服。太皇太后承顺天心，成居摄之义。

皇太子为孝平皇帝子，年在襁褓，宜且为子，知为人子道，令皇太后得加慈母思。畜养成就，加元服，然后复子明辟。’熙！为我孺子之故，予惟赵傅丁董之乱，遏绝继嗣，变剥适庶，危乱汉朝，以成三，队极厥命。乌呼！害(注：害读曰曷。)其可不旅力同心戒之哉！予不敢替上帝命，天休于安帝室，兴我汉国，惟卜用克绥受兹命。今天其相民，况亦惟卜用；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(注：右读曰)，阴精女主圣明之祥，配元生成，以兴我天下之符，遂获西王母之应，神灵之徵，以我帝室，以安我大宗，以绍我后嗣，以继我汉功。厥害适统不宗元绪者，辟不违亲，辜不避戚。夫岂不爱？亦惟帝室。是以广立王侯，并建曾玄，俾屏我京师，绥抚宇内；博徵儒生，讲道于廷，伦序乖繆，制礼作乐，同律度量，混壹风俗；正天地之位，昭郊宗之礼，定五庙祧，咸秩亡文；建灵台，立明堂，设辟雍，张太学，尊中宗、高宗之号。昔我高宗崇德建武，克绥西域，以受白虎威胜之瑞，天地判合，乾坤序德。太皇太后临政，有龟龙麟凤之应，五德嘉符，相因而备。河图雒书，远自昆仑，出于重硎。古讖著言，肆今享实。此乃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，俾我成就洪烈也。乌呼！天用威辅汉始而大大矣。尔有惟旧人泉陵侯之言，尔不克远省，尔岂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！天岂劳我成功所，予不敢不极卒安皇帝之所图事。肆予告我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：天辅诚辞，天其累我以民，予害敢不于祖宗安人图功所终？天亦惟劳我民，若有疾，予害敢不于祖宗所受休辅？予闻孝子善继人之意，忠臣善成人之事。予思若考作室，厥子堂而构之；厥父，厥子播而获之。予害敢不于身抚祖宗之所受大命？若祖宗乃有效汤武伐厥子，民长其劝弗救。乌呼肆哉！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，其勉助国道明！亦惟宗室之俊，民之表仪，迪知上帝命。况今天降定于汉国，惟大艰人翟义刘信大逆，欲相伐于厥室，岂亦知命之不易乎？予永念曰天惟丧翟义、刘信，若嗇夫，予害敢不终予？天亦惟休于祖宗，予害其极卜，害敢不卜从？率宁人有旨疆土，况今卜并吉！故予大以尔东征，命不僭

差，卜陈惟若此。”乃遣大夫桓谭等班行谕告当反位孺子之意。还，封谭为明告里附城。(莽改关内侯为附城，拟古附庸也。)(《翟方进传》)

方相难不决

卫宏诏定古文官书序云：秦既焚书，患苦天下不从所改更法，而诸生到者，拜为郎，前后七百人，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谷中温处。瓜实成，诏博士诸生说之，人人不同，乃命就视之。为伏机，诸生贤儒皆至焉，方相难不决，因发机，从上填之以土，皆压，终乃无声。”(《儒林传》注)

枕喜膝独传喜

孟喜好自称誉，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，诈言师田生且死时，枕喜膝独传喜，诸

儒以此耀之。同门梁邱贺疏通证明之曰：田生绝于施雠手中，时喜归东海，安得此事？”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，后为易，饰易文，以为“箕子明夷阴阳气，亡箕子，箕子者，万物方糅兹也。”宾持论巧慧，易家不能难，皆曰：非古法也”，云受孟喜，喜为名之。后宾死，莫能持其说。喜因不肯仞，以此不见信。（《儒林传》）

阿狗曲也

王式徵来，衣博士衣而不冠，曰：刑余之人，何宜复充礼官。”既至，止舍中，会诸大夫博士共持酒食劳式，皆注意高仰之，博士江公世为鲁诗宗，至江公著孝经说，心嫉式，谓歌吹诸生曰：“歌骊驹。”式曰：闻之于师，客歌骊驹，主人歌客毋庸归。今日诸君为主人，日尚早，未可也。”江公曰：经何以言之？”式曰：在曲礼。”江公曰：何狗曲也。”式耻之，阳醉襲（注：襲，失据而倒也。古地字，襲，徒浪反”）。式客罢，让诸生曰：我本不欲来，诸生强劝我，竟为竖子所辱。”遂谢病免归，终于家。（同上）

此蝗岂凤凰食耶

时黄霸在颍州，以宽恕为治，郡中亦平，娄蒙丰年，凤凰下，上贤焉，下诏称扬其行，加金爵之赏。严延年素轻霸为人，及比郡为守，褒赏反在己前，心内不服。河南界中又有蝗虫，府丞义出行蝗，还见延年，延年曰：此蝗岂凤凰食耶！”（《酷吏传》）

刺史大穷

陈遵嗜酒，每大饮，宾客满堂，辄关门，取客车辖投井中，虽有急，终不得去。尝有部刺史奏事过遵，值其方饮，刺史大穷，候遵沾醉时，突入见遵母，叩头自白，当对尚书，有期会状。母乃令从后阖出去。（《游侠传》）

不敢以宾客均敌之礼

初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，时董贤父恭为御史，事光，及贤为大司马，与光并为三公，上故令贤私过光，光雅恭敬，知上欲尊崇贤，及闻贤当来也，光警戒衣冠出门待，望见贤车，乃却入，贤至中门，光入阁，既下车，乃出拜谒，送迎甚谨，不敢以宾客均敌之礼。贤归，上闻之喜，立拜光两兄子为谏大夫常侍。（《佞幸传》）

所谓矜也

时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琴，汉遣侍郎乐奉送主女过龟兹，龟兹前遣人至乌孙求公主女未还，女过龟兹，龟兹王留不遣，复使使报公主，主许之。后公主上书，愿令女比宗室入朝，而龟兹王绛宾亦爱其夫人，上书言得尚汉外孙为昆弟，愿与公主女俱入朝。元康元年遂来朝贺，王及夫人皆赐印绶，夫人号称公主，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，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，留且一年，厚赠送之

。后数来朝贺，乐汉衣服制度，归其国，治宫室，作徼道周卫，出入传呼，撞钟鼓如汉家仪。外国胡人皆曰：驴非驴，马非马，若龟兹王所谓𪊑也。”（《西域传》）

与我婿饮大乐

上官安以后父封桑乐侯，食邑千五百户，迁车骑将军，日以骄淫，受贿殿中，出对宾客，言：“与我婿饮，大乐。”见其服饰，使人归欲自烧物。安醉则裸行，内与后母及父诸良人、侍御皆乱。子病死，仰而骂天。（《外戚传》）

当饮某药

王莽兄永为诸曹，蚤死，有子光，莽使学博士门下。莽休沐出，振车骑，奉羊酒，劳遗其师，恩施下竟同学，诸生纵观，长老叹息。光年小于莽子宇，莽使同日纳妇，宾客满堂。须臾，一人

言太夫人苦某痛，当饮某药，比客罢者，数起焉。为私买侍婢，昆弟或颇闻知，莽因曰：后将军朱子元无子，莽闻此儿种宜子，为买之。”即以婢奉子元。其匿情求名如此。（《王莽传》）

布蔽膝

王莽愈为俭约，母病，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，莽妻迎之，衣不曳地，布蔽膝，见之者以为僮使，问知其夫人，皆惊。（同上）

莽辄素食

每有水旱，王莽辄素食，左右以白太后，遣使者诏莽曰：闻公菜食，忧民深矣！今秋幸熟，公勤于职，以时食肉爱身为国。”（同上）

比孝经

大司马护军褒奏言：安汉公遭子宇陷于管蔡之辜，子爱至深，为帝室故不敢顾私。惟宇遭自

，喟然愤发作书八篇，以戒子孙；宜班郡国，令学官以教授。”事下群公，请令天下吏能诵公戒者，以著官簿，比孝经。（同上）

敕诸公勿敢言

平帝疾，王莽作策，请命于泰，戴璧秉圭，愿以身代，藏策金乡，置于前殿，敕诸公勿敢言。（同上）

莽策群司

王莽策群司曰：岁星司肃，东矚太师典致时雨，青炜登平，考景以晷。荧惑司眚，南矚太傅典致时奥，赤炜颂平，考声以律，太白司艾，西矚国师典致时，白炜象平，考量以铨。辰星司谋，北矚国将典致时寒，玄炜和平，考星以漏。月刑元股，左司马典致武应，考方法矩，主司天文，钦若昊天，敬授民时，力来农时，以丰年谷。日德元肱，右司徒典致文瑞，考圆合规，主司人道

，五教是辅，师民承土，宣美风俗，五品乃训。斗平元心，中司空典致物图，考度以绳，主司地里，平治水土，掌名山川，众殖鸟兽，蕃茂草木。”各策命以其职，如典诰之文。（同上）

皆以为宗室

王莽又曰：姚妘陈田王氏，凡五姓者，皆黄虞苗裔，予之同族也。书不云乎：‘亾享序九族。’其令天下，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，皆以为宗室，世世复无有所与，其元城王氏，勿令相嫁娶，以别族理亲焉。”（同上）

天帝除书

是时，争为符命封侯，其不为者，相戏曰：独无天帝除书乎？”司命陈崇白王莽曰：此开奸臣作福之路，而乱天命，宜绝其原。”莽亦厌之，遂使尚书大夫赵并验治非王威将率所班，皆下狱。（同上）

辄系其故名

王莽下书曰：常安西都曰六乡，众县曰六尉。义阳东都曰六州，众县曰六队。粟米之内曰内郡，其外曰近郡。有鄣徼者曰边郡。合百二十有五郡。九州之内县二千二百有三。公作甸服，是为惟城；诸在侯服，是为惟宁；在采任诸侯，是为惟翰；在宾服，是为惟屏；在揆文教，奋武卫，是为惟垣；在九州之外，是为惟藩。冬以其方为称，总为万国焉。”其后，岁复变更，一郡至五易名，而还复其故。吏民不能纪，每下诏书，辄系其故名曰制诏。陈留大尹尉，其以益岁以南付新平；新平故淮阳，以雍邱以东付陈定；陈定故梁郡，以封邱以东付治亭；治亭故东郡，以陈留以西付祈隧；祈隧故荥阳，陈留已无复有郡矣，大尹尉皆诣行在所。其号令变易，皆此类也。（同上）

更易新冠

带

王莽子宗姊妨为卫将军王兴夫人，祝诅姑，杀婢以绝口。事发觉，莽使中常侍挥责问妨，并以责兴，皆自杀。事连司命孔仁妻，亦自杀。仁见莽免冠谢，莽使尚书劾仁乘乾车，驾川马，左苍龙。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元武，右杖威节，左负威斗，号曰赤星，非以骄仁，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。仁擅免天文冠，大不敬。有诏勿劾，更易新冠，其好怪如此。（同上）

诬火翟百姓

王莽见盗贼多，乃令太史推三万六千岁历纪，六岁一改元，布告天下。下书曰：紫阁图曰：‘太一、黄帝皆仙上天，张乐昆仑虔山之上。后世圣主得瑞者，当张乐秦终南山之上。’予之不敏，奉行未明，乃今谕矣。复以宁始将军为更始将军，以顺符命。易不云乎：日新之谓盛德，生生之谓易。’予其飡哉！”欲以狂鑽百姓，销解盗贼。众皆笑之。（同上）

头与身皆着毛

王莽又博募有奇技术可以攻匈奴者，将待以不次之位。言便宜者以万数；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，连马接骑，济百万师，或言不持斗粮，服食药物，三军不饥；或言能飞，一日千里，可窥匈奴。莽辄试之，取大鸟翮为两翼，头与身皆着毛，通引环纽，飞数百步堕。莽知其不可用，苟欲获其名，皆拜为理军，赐以车马，待发。（同上）

污染其衣

太傅平晏死，以帝虞唐尊为太傅，尊曰：国虚民贫，咎在奢泰。”乃身短衣小，乘牝马柴

高

车，藉瓦器。又以历遗公卿，出见男女不异路者，尊自下车以象刑赫幡，污染其衣。莽闻而说之，下诏申敕公卿，思与厥齐。封尊为平化侯。（同上）

升起高陵

又闻汉兵言王莽鸩杀孝平帝。莽乃会公卿以下于王路堂，开所为平帝请命金乡之策，泣以视群臣。命明学男张邯称说其德，及符命事，因曰：易言‘伏戎于莽，升其高陵，三岁不兴。’‘莽’皇帝之名，升’谓刘伯升，高陵’谓高陵侯子翟义也。言刘升、翟义为伏戎之兵，于新皇帝世，犹殄灭不兴也。”群臣皆称万岁。（同上）

皇祖叔父子侨

殿中钩盾土山仙人掌，旁有白头公青衣郎，吏见者私谓之国师公。衍功侯喜素善卦，王莽使筮之，曰：忧兵火。”莽曰：小儿安得此左道？是乃予之皇祖叔父子侨，欲来迎我也。”（同上）

天生德于予

时王莽绀鞞服，带玺砮，持虞帝匕首，天文郎按式于前，曰：时加某。”莽旋席随斗柄而坐，曰：天生德于予，汉兵其如予何。”（同上）

卷二

后汉书

抵破书案

更始韩夫人尤嗜酒，每侍宴，见常侍奏事，辄怒曰：帝方对我饮，正用此时持事来乎？”起，抵破书案。（《刘圣公列传》）

骂詈道中

更始所授官爵者，皆群小贾竖，或有膳夫庖人，多著绣面衣锦襪夸，齏馐诸于，骂詈道中，长安为之语曰：灶下养，中郎将，烂羊胃，骑都尉。烂羊头，关内侯。”（同上）

当下谢城

赤眉入城，更始单骑走，从厨城门出。诸妇女从后连呼曰：陛下，当下谢城。”更始即下拜，复上马去。（同上）

刻掌文

公孙述梦有人语之曰：公么子系，十二为期。”觉，谓其妻曰：虽贵而祚短，若何？”妻对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尚可；况十二乎？”会有龙出其府，殿中夜有光耀，述以为符瑞，因刻其掌文曰“公孙帝”。建武八年四月，遂自立为天子，号成家，色尚白。建元曰龙兴元年。（《公孙述列传》）

白帝仓竟出础乎

建武八年，帝使诸将攻隗嚣，公孙述遣李育将万余人救嚣。嚣败，并没其军，蜀地闻之恐动。述惧，欲安众心。成都郭外有秦时旧仓。述改曰白帝仓，自王莽以来常空，述即诈使人言，白帝仓出山陵，百姓空市里往观之。述乃大会群臣，问曰：白帝仓竟出乎？”皆对言“无”，述曰：讹言不可信，道隗王破者，复如此矣。”俄而嚣将王元降，述以为将军。（同上）

可床下伏

马援为陇西太守，傍县尝有报仇者，吏民警言羌反，百姓奔入城郭，狄道长诣门请闭城发兵，援时与宾客饮，大笑曰：烧虏何敢复犯我，晓狄道长归守寺舍。良怖急者，可床下伏。”后稍定，郡中服之。（《马援列传》）

疑必自杀

刘宽简略嗜酒，不好盥浴，京师以为谚。尝坐客，遣苍头市酒，迂久大醉而还，客不堪之，骂曰：畜产。”宽须臾遣人视奴，疑必自杀。顾左右曰：此人也，骂言‘畜产’，辱孰甚焉，故吾惧其死也。”夫人欲试宽令恚，伺当朝会，装严已讫，使侍婢奏肉羹，翻朝衣，婢遽收之，宽神色不异，乃徐言曰：羹烂汝手乎？”其性度如此，海内称为长者。（《刘宽列传》）

泥涂仲伯妇

更始败，赵熹为赤眉兵所围，迫急，乃逾屋亡走，与所友善韩仲伯等数十人，携小弱，越山阻，径出武关。仲伯以妇色美，虑有强暴者，而已受其害，欲弃之于道。熹责怒不听，因以泥涂仲伯妇面，载以鹿车，身自推之，每道逢贼，或欲逼略，喜辄言其病状，以此得免。（《赵熹列传》）

后妻卜乔恣

韦著字休明，少以经行知名，不应州郡之命。大将军梁冀辟，不就。延熹二年，桓帝公车备礼徵，至霸陵，称病归，乃入云阳山采药不反。有司举奏加罪，帝特原之。复诏京兆尹重以礼敦劝，著遂不就徵。灵帝即位，中常侍曹节以陈蕃、窦武既诛，海内多怨，欲借宠时贤以为名，白帝就家拜著东海相。诏书

逼切，不得已，解巾之郡。政任威刑，为受罚者所奏，坐论输左校。又后妻卜乔瓷乱政，以之失名，竟归，为奸人所害，隐者耻之。（《韦彪列传》）

何以资尔母乎

时权豪之家，多尚奢丽。羊续深疾之，常敝衣薄食，车马羸败。府丞尝献其生鱼，续受而悬于庭，丞后又进之，续乃取出前所悬者，以杜其意。续妻后与子秘俱往郡舍，续闭门不纳，妻自将秘行。其资藏，唯有布衾敝，盐麦数斛而已，顾鱸秘曰：吾自奉若此，何以资尔母乎？”便与母俱归。（笑典氏曰：若然，秘母将使谁资之？）（《羊续列传》）

鹤为仙人取箭

孔灵符会稽记曰：射的山南有白鹤山，此鹤为仙人取箭，汉太尉郑宏尝采薪，得一遗箭，顷有人觅，宏还之，问何所欲，宏识其神人也，曰：常患若耶溪载薪为难，愿旦南风，暮北风。’后果然。故若耶溪风至今犹然，呼为‘郑公风’也。”（《郑弘列传》注）

狐尾单衣

恒农人宰宣，素性佞邪，欲取媚于梁冀，乃上言：大将军有周公之功，今既封诸子，则其妻宜为邑君。”诏遂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，兼食阳翟租，岁入五千万，加赐赤绂，比长公主。寿色美而善为妖态，作愁眉、顰妆、堕马髻、折腰步、龇齿笑，以为媚惑。冀亦改易輿服之制，作平上车并车，埤帻狭冠、折上巾、拥身扇、狐尾单衣。寿性钳忌，能制御冀，冀甚宠惮之。冀爱监奴秦宫，官至太仓令，得出入寿所。寿见宫，辄屏御者，托以言事，因与私焉。宫内外兼宠，威权大振，刺史、二千石皆谒辞之。（《梁统列传》）

众人笑其不识时务

张霸后微，四迁为侍中。时皇后兄虎贲中郎将邓鹭，当朝贵盛，闻霸名行，欲与为交。霸逡巡不答，众人笑其不识时务，后当为五更，会疾卒，年七十。（《张霸列传》）

行雾作贼

张楷性好道术，能作五里雾。时关西人裴优亦能为三里雾，自以不如楷，从学之，楷避不肯见。桓帝即位，优遂行雾作贼，事觉，被考引楷，言从学术，楷坐系延尉诏狱，积二年，恒诵经籍，作尚书注。后以事无验，见原还家。（同上）

真儒生也

桓荣入会庭中，诏赐奇果，受者皆怀之，荣独举手奉之以拜，帝笑指之曰：此真儒生也。”以是愈见敬厚。（桓荣列传）

属与贼期义不可欺

更始时天下乱，刘平弟仲为贼所杀，其后贼复忽然而至，平扶侍其母，奔走逃难。仲遗腹女始一岁，平抱仲女而弃其子，母欲还取之，平不听曰：力不能两活，仲不可以绝类。”遂去不顾，与母俱匿野泽中。平朝出求食，逢饿贼，将烹平，叩头曰：今且为老母求菜，老母待平为命，愿得先归食母毕，还就死。”因涕泣，贼见其至诚，哀而遣之。平还既食母讫，因白曰：属与贼期，义不可欺。”遂还诣贼，众皆大惊，相谓曰：尝闻烈士，乃今见之。子去矣，吾不忍食子。”于是得全。（笑典氏曰：平有老母在，何必践贼期，信如此，不如无信。”）（《刘平列传》）

骄妇公

帝戏谓第五伦曰：闻卿为吏郎妇公，不过从兄饭，宁有之邪？”伦对曰：臣三娶妻，皆无父，少遭饥乱，实不敢妄过人食。”帝大笑。（华峤书曰：上复曰：闻卿为市掾，人有遗母一笥饼者，卿从外来见之，夺母笥，探口中饼。信乎？”伦对曰：实无此，众人以臣愚蔽，故为生是语也。”）（《第五伦列传》）

先为牛鸣

会稽俗多淫祀，好卜筮，民常以牛祭神，百姓财产以之困匮，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，发病且死，先为牛鸣。前后郡将莫敢禁。第五伦到官，移书属县，晓告百姓，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布愚民，皆案论之，有妄屠牛者，吏辄行罚。民初颇恐惧，或祝诅妄言，伦案之愈急，后遂断绝，百姓以安。（同上）

自起撞郎

明帝常以事怒郎药崧，以杖撞之，崧走入床下，帝怒甚，疾言曰：郎出，郎出。”崧曰：天子穆穆，诸侯皇皇，未闻人君，自起撞郎。”帝赦之。（《钟离意列传》）

夫子瓮素书

意别传曰：意为鲁相，到官，出私钱万三千文，付户曹孔诜斤修夫子车，身入庙，拭几席剑履。男子张伯除堂下草，土中得玉璧七枚，伯怀其一，以六枚白意，意令主簿安置几前。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悬瓮，意召孔诜斤问：此何瓮也？”对曰：夫子瓮也，昔有丹书，人莫敢发也。”意曰：夫子，圣人也，所以遗瓮，欲以悬示后贤。”因发之，得素书，文曰：后世修吾书，董仲舒，护吾车，拭吾履，发吾笥，会稽钟离意。璧有七，张伯藏其一”。意即召问伯，果服焉。”（笑典氏曰：“瓮中书，即孔诜斤所为也。教张伯藏一璧，而书发之，所以神圣人也。嘻，小哉！王莽余风，害道若此。”）（同上注）

皆娶巫家

浚遒县有唐后二山，民共祠之，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一，以为公姬，岁岁改易，既而不敢嫁娶，前后守令莫敢禁。宋均乃下书曰：自今以后，为山娶者，皆

娶巫家，勿扰良民。”于是遂绝。（《宋均列传》）

皆不与直

任城员王安，性轻易贪吝，数微服出入，游观国中，取官属车马刀剑，下至卫士米肉，皆不与直。元初六年，国相行弘奏请废之，安帝不忍，以一岁租五分之一赎罪。（《光武十王列传》）

颠队岸 亢岸

朱穆字公叔，年五岁，便有孝称，父母有病，辄不饮食，差乃复常，及壮，耽学，锐意讲诵，或时思至不自知，亡失衣冠，颠队岸。其父常以为专愚，几不知数马足，穆愈更精笃。（《朱暉列传》）

以谒相与

穆集与刘伯宗绝交书曰：昔我为丰令，足下不遭母忧乎？亲解繅，来入丰寺；及我为侍书御史，足下亲来入台。足下今为二千石，我下为郎，乃反因计吏以谒相与？足下岂丞尉之徒，我岂足下部民，欲以此谒为荣宠乎？咄，刘伯宗于仁义道，何其薄哉？”又诗曰：北山有鸱不洁其翼，飞不正向，寝不定息，饥则木揽，饱则泥伏，饕餮贪，臭腐是食，填肠满嗉，嗜欲无极，长鸣呼凤，谓凤无德，凤之所趋，与子异域，永从此诀，各自努力。”（同上注）

依古义谥

初，朱穆父卒，穆与诸儒，考依古义，谥曰贞宣先生。（谥法曰：清白守节日贞，善闻周达曰宣。）及穆卒，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，谥曰文忠先生。（袁山松书曰：蔡邕议曰：鲁季文子，君子以为忠，而谥曰文子。又传曰：忠，文之实也。”忠以为实，文以彰之。’遂共议穆。荀爽闻而非之。故张论曰：夫谥者，上之所赠，非下之所造，故颜闵至德，不闻有谥。朱蔡各以衰世，臧否不立，故私议之。’”）（《朱暉列传》）

易其所无

高后时，冒顿遗高后书曰：陛下独立，孤僂独居，两主不乐，无以自娱，愿以所有，易其所无。”孤僂，冒顿自谓。（《何敞列传》注）

徐出避之

封观者，有志节，当举孝廉，以兄名位未显，耻先受之，遂称风疾，暗不能言。火起观屋，徐出避之，忍而不告。后数年，兄得举，观乃称损而仕郡焉。（谢承书曰：观字孝起，南顿人也。”）（《袁安列传》）

寄宿乡亭

初，肃宗时，司隶校尉下邳赵兴，不恤讳忌，每入官舍，辄更缮修馆宇，移穿改筑，故犯妖禁，而家人爵禄，益用丰炽，官至颍川太守。子峻，太傅，以才器称。孙安世，鲁相。三叶皆为司隶，时称其盛。桓帝时，汝南有陈伯敬者

，行必矩步，坐必端膝，呵叱狗马，终不言死，目有所见，不食其肉，行路闻凶，便解驾留止，还触归忌，则寄宿乡亭。年老寝滞，不过举孝廉。后坐女士胥亡吏，太守邵夔怒而杀之。时人罔忌禁者，多言为证焉。（《郭躬列传》）

似当应之

时尚书有缺，诏将大夫六百石以上，试对政事、天文、道术，以高第者补之。

翟自恃能高，

面忌故太史令孙懿，恐其先用，乃往候懿。既坐，言无所及，唯涕泣流连。懿怪而问之，曰：“图书有‘汉贼孙登，将以才智为中官所害。’观君表相，似当应之。受恩接，凄怆君之祸耳。”懿忧惧移病不试，是由对第一，拜尚书。

（《翟列传》）

守之弥谨

阙子曰：宋之愚人，得燕石梧台之东，归而藏之，以为大宝。周客闻而观之，主人父斋七日，端冕之衣，衅之以牺牲，革匱十重，缙巾十袭。客见之，而掩口，胡卢而笑，曰：此燕石也，与瓦甃不殊’，主人父怒曰：商贾之言，竖匠之心。’藏之愈固，守之弥谨。”（《应奉列传》）

趣嫁其母

上谿姜岐，守道隐居，名闻西州。桥玄召以为吏，称疾不就。玄怒，督邮尹益逼致之，曰：“岐若不至，趣嫁其母。”益固争不能得，遽晓譬岐，岐坚卧不起，郡内士大夫亦竞往谏玄，乃止。（《桥玄列传》）

后勿过菜具

华峤书曰：崔瑗爱士，好宾客，盛修肴膳，或言其太奢，瑗闻之，怒敕妻子曰：吾并日而食，以供宾客，而反以获讥，士大夫不足养如此。后勿过菜具，无为诸子所蚩。’终不能改，奉禄尽于宾飧也。”（《崔马因列传》注）

以物经历盗手

谢承书曰：姜肱与季江俱乘车行，适野庐，为贼所劫，取其衣物，欲杀其兄弟。肱谓盗曰：‘弟年幼，父母所怜愍，又未聘娶，愿自杀身济弟。’季江言：‘兄年德在前，家之珍宝，国之英俊，乞自受戮，以代兄命。’盗戢刃曰：二君所谓贤人，吾等不良，妄相侵犯。’弃物而去。肱车中尚有数千钱，盗不见也，使从者追以与之，亦复不受。肱以物经盗手，因以付亭吏而去也。”（《姜肱列传》注）

必复致大鸟矣

杨奇，灵帝时为侍中，帝尝从容问奇曰：朕何如桓帝？”对曰：陛下之于桓帝，亦犹虞舜比德唐尧。”帝不悦曰：卿强项，真杨震子孙，死后必复致大鸟矣。”出为汝南太守。（《杨伯起列传》）

挝督邮

陈球少涉儒学，善律令。阳嘉中，举孝廉，稍迁繁阳令。时魏郡太守讽县求纳财贿，球不与之，太守怒而挝督邮，欲令逐球。督邮不肯，曰：魏郡不五城，独繁阳有异政，今受命逐之，将致议于天下矣。”太守乃止。（《陈球列传》）

阳气通畅

栾巴字叔元，魏郡内黄人也。好道。顺帝世以宦者给事掖庭，补黄门令，非其好也。性质直，学览经典，虽在中宫，不与诸常侍交接。后阳气通畅，白上乞退，擢拜郎中。（《栾巴列传》）

后列女乐

马融才高博洽，为世通儒，施养诸生，常有千数。涿郡卢植、北海郑玄，皆其徒也。善鼓琴，好吹笛，达生任性，不拘儒者之节。居宇器服，多存侈饰。常坐高堂，施绛纱帐，前授生徒，后列女乐，弟子以次相传，鲜有入其室者。（《马融列传》）

神灵不乐取火

周举稍迁并州刺史。太原一郡，旧俗以介子推焚骸，有龙忌之禁，至其亡月，咸言神灵不乐取火，由是士民每冬中，辄一月寒食，莫敢烟爨，老小不堪，岁多死者。举既到州，乃作吊书，以置子推之庙，言盛冬去火，残损民命，非贤者之意，以宣示愚民，使还温食。于是众惑稍解，风俗颇革。（《周举列传》）

埋尸马屋

先是颍川甄邵，谄附梁冀，为邳令。有同岁生得罪于冀，亡奔邵，邵为纳，而阴以告冀，冀即捕杀之。邵当迁为郡守，会母亡，邵且埋尸于马屋，先受封，然后发丧。邵还至洛阳，河南尹李燮行涂遇之，使卒投车于沟中，笞捶乱下，大署帛于其背曰：谄贵卖友，贪官埋母。”乃具表其状，邵遂废锢终身。（《李固列传》）

乡邑称孝

乐安民有赵宣，葬亲而不闭埏隧，因居其中，行服二十余年，乡邑称孝，州郡数礼请之，郡内以荐蕃。蕃与相见，问及妻子，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。蕃大怒曰：圣人制礼，贤者俯就，不肖企及。且祭不欲数，以其易黷故也。况乃寝宿冢藏，而孕育其中，诳时惑众，诬鬼神乎？”遂致其罪。（《陈蕃列传》）

溷轩有奇巧

李膺，延喜三年徵，再迁河南尹。时宛陵大姓羊元群罢北海郡，臧罪狼藉，郡舍溷轩有奇巧，乃载之以归，膺表欲按其罪，元群行赂宦竖，膺反坐输作左校

。（《光镗列传》）

隐匿秽恶十五事

黄允字子艾，济阴人也，以隽才知名。郭林宗见而谓曰：卿有绝人之才，足成伟器。然恐守道不笃，将失之矣。”后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婚，见允而叹曰：得土胥如是足矣。”允闻而黜遣其妻夏侯氏。妇谓姑曰：今当见弃，方与黄氏长辞，乞一会亲属，以舒离决之情。”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，妇中坐，攘袂数允隐匿秽恶十五事，言毕，登车而去。允以此废于时。（《郭林宗列传》）

将不早慧乎

孔融幼有异才，年十岁，随父诣京师。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，不妄接士宾客，籀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，皆不得白。融欲观其人，故造膺门，语门者曰：我是李君通家子弟。”门者言之，膺请融，问曰：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？”融曰：’然。先君孔子，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，而相师友，则融与君累世通家。”众坐莫不叹息。大中大夫陈炜后至，坐中以告炜，炜曰：“夫人小而聪了，大未必奇。”融应声曰：观君所言，将不早慧乎？”膺大笑曰：高明必为伟器。”（《孔融列传》）

以妲己赐周公

初，曹操攻屠邺城，袁氏妇女，多见侵略，而曹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，融乃与操书，称武王伐纣，以妲己赐周公。操不悟，后问出何经典，对曰：以今度之，想当然耳。”后操讨乌桓，又嘲之曰：大将军远征，萧条海外；昔肃慎不贡贖矢，丁零盗苏武牛羊，可并案也。”时年饥兵兴，操表制酒禁，融频书争之，多侮慢之辞。（融集与操书曰：酒之为德久矣，古先哲王，类帝宗，和神定人，以济万国，非酒莫以也。故天垂酒星之耀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著旨酒之德。尧不千锺，无以建太平。孔非百斛，无以堪上圣。樊哙解鰈鸿门，非豚肩锺酒，无以奋其怒。赵之厮养，东迎其王，非饮卮酒，无以激其气。高祖非醉斩白蛇，无以畅其灵。景帝非醉幸唐姬，无以开中兴。袁盎非醇醪之力，无以脱其命。定国不酣饮一斛，无以决其法。故酈生以高阳酒徒，著功于汉。屈原不輔糟两瓿，取困于楚。由是观之，酒何负于政哉？”又书曰：昨承训答，陈二代之祸，及众人之败，以酒亡者，实如来诲。虽然，徐偃王行仁义而亡，今令不绝仁义。燕哱以让失社稷，今令不禁谦退。鲁因儒而损，今令不弃文学。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，今令不断婚姻。而将酒独急者，疑但惜耳，非以亡王为戒也。”）（同上）

枉状奏融

曹操既积嫌忌，而郗虑复眊成其罪，遂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孔融曰：少府孔融，昔在北海，见王室不静，而招合徒众，欲规不轨，云，我大圣之后

，而见灭于宋，有天下者，何必卯金刀’。及与孙权使语，谤讪朝廷。又融为九列，不遵朝仪，秃巾微行，唐突宫掖。又前与白衣祢衡，跌荡放言，云‘父之于子，当有何亲，论其本意，实为情欲发耳。子之于母，亦复奚为，譬如寄物缶瓦中，出则离矣。’既而与衡更相赞扬，衡谓融曰：仲尼不死。’融答曰：颜回复生’。大逆不道，宜极重诛。”书奏，下狱弃市，时年五十六，妻子皆被诛。（同上）

今日变为凤凰耳

献帝春秋曰：初董卓为前将军，皇甫嵩为左将军，俱征边章、韩遂，争雄。及嵩拜车下，卓曰：可以服未’？嵩曰：安知明公，乃至于是’。卓曰：鸿鹄固有远志，但燕雀自不知耳’。嵩曰：昔与明公俱为鸿鹄，但明公今日变为凤凰耳。’”（《皇甫嵩列传》注）

乃就补其穿

初，刘虞以俭素为操，冠敝不改，乃就补其穿，及遇害，公孙瓒兵搜其内，而妻妾服罗纨，盛绮饰，时人以此疑之。（《刘虞列传》）

兵法百楼不攻

公孙瓒虑有非常，乃居于高京，以铁为门，斥去左右，男人七岁以上，不得入易门，专侍姬妾，其文簿书记，皆汲而上之。令妇人习为大言声，使闻数百步，以传宣教令，远宾客，无所亲信，故谋臣猛将，稍有乖散，自此之后，希复攻战。或问其故，瓒曰：昔我驱畔胡于塞表，埽黄巾于孟津，当此之时，谓天下指麾可定。至于今日，兵革方始，观此非我所决，不如休兵力耕，以救凶年。兵法，百楼不攻。今吾诸营，楼橹千里，积三百万斛，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。”（《公孙瓒列传》）

以毁其形

典论曰：袁绍妻刘氏，性酷毒，绍死，僵尸未殓，宠妾五人尽杀之，为死者有知，当复见绍于地下，乃髡头墨面，以毁其形。袁尚又为尽杀死者之家。”（《袁绍列传》注）

悬之厕梁

九州春秋曰：司隶冯方女，国色也，避乱扬州，袁术登城见而悦之，遂纳焉，甚爱幸。诸妇害其宠，给之曰：将军贵人，有志节，当时时涕泣忧愁，必长见敬重。’冯氏以为然，见术辄垂涕，术果以有心志，益哀之。诸妇因是共绞杀之，悬之厕梁，术诚以为不得志而死也，厚加殓敛焉。”（《袁术列传》注）

若与死人共语状

周廉洁无资，常筑塹以自给。肃宗闻而怜之，复以为郎，再迁召陵侯相，廷掾惮严明，欲损其威，乃晨取死人，断手足，立寺门。闻便往，至死人边，若与

死人共语状，阴察视口眼有稻芒，乃密问守门人曰：悉谁载藁入城者？”门者对：唯有廷掾耳。”又问铃下：外颇有疑相与死人语者不？”对曰：廷掾疑君。”乃收廷掾，考问，具服“不杀人，取道边死人”。后人莫敢欺者。（《酷吏列传》）

还为夫妇

黄昌迁蜀郡太守。初，昌为州书佐，其妇归宁，于家遇贼被获，遂流转入蜀，为人妻。其子犯事，乃诣昌自讼，昌疑母不类蜀人，因问所由。对曰：妾本会稽余姚戴次公女，州书佐黄昌妻也。妾尝归家，为贼所略，遂至于此。”昌惊呼前谓曰：何以识黄昌也？”对曰：昌左足心有黑子，常自言当为二千石。”昌乃出足示之，因相持悲泣，还为夫妇。（同上）

行赂定经字

时宦者济阴丁肃、下邳徐衍、南阳郭耽、汝阳李巡、北海赵佑等五人，称为清忠，皆在里巷，不争威权。巡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，争第高下，更相告言，至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，以合其私文者，乃白帝，与诸儒共刻五经文于石，于是诏蔡邕等正其文字，自后五经一定，争者用息。（《宦者列传》）

为我一拜耳

张让有监奴，典任家事，交通货赂，威刑烜赫。扶风人孟佗资产饶贍，与奴朋结，倾竭馈问，无所遗爱，奴咸德之。问佗曰：君何所欲，力能办也。”曰：吾望汝曹为我一拜耳。”时宾客求谒让者，车恒数百千两，佗时谒让，后至不得进，监奴乃率诸苍头迎拜于路，遂共餉车入门，宾客咸惊，谓佗善于让，皆争以珍玩赂之，佗分以遗让，让大喜，遂以佗为凉洲刺史。（同上）

偶然耳

刘昆徵代杜林为光禄勋，诏问昆曰：前在江陵，反风灭火，后守弘农，虎北渡河，行何德政，而致是事？”昆对曰：偶然耳。”左右皆笑其质讷。帝叹曰：此乃长者之言也。”顾命书诸策。（《儒林列传》）

君无口为汉辅

帝以尹敏博通经记，令校图讖，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。敏对曰：讖书非圣人所作，其中多近鄙别字，颇类世俗之辞，恐疑误后生。”帝不纳。敏因其阙文，增之曰：君无口，为汉辅。”帝见而怪之，召敏问其故，敏对曰：臣见前人增损图书，敢不自量，窃幸万一。”帝深非之，虽意不罪，而亦以此沈滞。（同上）

邻房生

孔僖与崔马因复相友善，同游太学，习春秋，因读吴王夫差时事，僖废书叹曰：若是，所谓画龙不成，反为狗者。”马因曰：然。昔孝武皇帝始为天子，年

方十八，崇信圣道，师则先王，五六年间，号胜文景，及后恣己，忘其前之为善。”僖曰：书传若此多矣。”邻房生梁郁砒和之曰：如此，武帝亦是狗耶？”僖马因默然不对，郁怒恨之，阴上书告马因僖诽谤先帝，讥刺当事，事下有司。(同上)

收送诏狱

同泽复为太常，清洁循行，尽敬宗庙，常卧病斋宫，其妻哀泽老病，蠹问所苦。泽大怒，以妻干犯斋禁，遂收送诏狱谢罪。当世疑其诡激，时人为之语曰：生世不谐，作太常妻，一岁三百六十日，三百五十九日斋。”(汉官仪此下云：一日不斋醉如泥。)(同上)

又欲投钩

东观记曰：建武中，每腊，诏书赐博士一羊。羊有大小肥瘦，时博士祭酒议欲杀羊分肉，又欲投钩。甄宇耻之，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，由是不复有争讼。后召会，问‘瘦羊博士’所在，京师因以号之。”(同上注)

宜去葛龚

葛龚善为文奏，或有请龚奏以干人者，龚为作之，其写之忘自载其名，因并写龚名以进之。故时人为之语曰：作奏虽工，宜去葛龚。”事见笑林。(《文苑列传》注)

出何典记

边韶口辩，曾昼日假卧，弟子私嘲之曰：边孝先，腹便便，懒读书，但欲眠。”韶潜闻之，应时对曰：边为姓，孝为字，腹便便，五经笥，但欲眠，思经事，寐与周公同梦，静与孔子同意，师而可嘲，出何典记。”嘲者大惭。(《文苑列传》)

奈何命也

赵壹往造河南尹羊陟，不得见。壹以公卿中非陟无足以托名者，乃日往到门，陟自强许通，尚卧未起，壹径入上堂，遂前临之曰：窃伏西州，承高风旧矣。乃今方遇而忽然，奈何命也。”因举声哭，门下惊，皆奔入满侧，陟知其非常人，乃起，延与语。大奇之。谓曰：子出矣。”陟明旦大从车骑，奉谒造壹。时诸计吏多盛饰车马帷茀，而壹独柴车草屏，露宿其傍，延陟前坐于车下，左右莫不叹愕。陟遂与言谈，至曛夕，极欢而去，执其手曰：良璞不剖，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。”陟乃与袁逢共称荐之，名动京师，士大夫想望其风采。(同上)

借面吊丧

是时，许都新建，贤士大夫，四方来集，或问祢衡曰：盍从陈长文、司马伯达乎？”对曰：吾焉能从屠沽儿耶？”又问：荀文若、赵稚长云何？”衡曰：文

若可借面吊丧，稚长可使监厨请客。”（典略曰：赵腹大健啖肉，故可监厨也。）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，常称曰：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，余子碌碌，莫足数也。”（同上）

蝗忽大至

戴封迁西华令，时汝颖有蝗灾，独不入西华界，时督邮行县，蝗忽大至，督邮其日即去，蝗亦顿除，一境奇之。其年大旱，封祷请无获，乃积薪坐其上以自焚，火起而大雨暴至，于是远近叹服。（《独行列传》）

说士甘于肉

李充迁侍中，大将军邓鹭，贵戚倾时，无所下借，以充高节，每卑敬之。尝置酒请充，宾客满堂，酒酣，鹭跪曰：幸托椒房，位列上将，幕府初开，欲辟天下奇伟，以匡不逮，惟诸君博求其器。”充乃为陈海内隐居怀道之士，颇有不舍。鹭欲绝其说，以肉之，充坻肉于地曰：说士犹甘于肉。”遂出径去，鹭甚望之。（同上）

名为冉有之辈

向栩字甫兴，河内朝歌人，向长之后，少为书生，性卓诡不伦，恒读老子，状如有道，又似狂

生，好被发，著绛绡头，常于灶北坐板床上，如是积久，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。不好语言，而喜长啸，宾客从就，辄伏而不视。有弟子，名为颜渊、子贡、季路、冉有之辈。或骑驴入市，乞勺于人。亡惑悉要诸乞儿，俱归止宿，为设酒食。时人莫能测之。（同上）

北向读孝经

向栩徵拜侍中，每朝廷大事，侃然正色，百官惮之。会张角作乱，栩上便宜，颇讥刺左右，不欲国家兴兵，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，贼自当消灭。中常侍张让谗栩不欲令国家命将出师，疑与角同心，欲为内应。收送黄门北寺狱，杀之。（同上）

卖猪不可言无病

谢承书曰：公沙穆尝养猪，猪有病，使人卖之于市。语之言，如售，当告买者言病，贱取其直，不可言无病欺人，取贵价也。’卖猪者到市即售，亦不言病，其直过价。穆怪之，问其故，赍半直追以还买猪人。告语言，猪实病，欲贱卖，不图卖者相欺，乃取贵直’。买者言卖买私约，亦复辞钱不取。穆终不受钱而去也。”（《方术列传》注）

颇能令人见鬼耳

刘根者，颍川人也，隐居嵩山中。诸好事者，自远而至，就根学道。太守史祈以根为妖妄，乃收执诣郡，数之曰：汝有何术，而诬惑百姓？若果有神，可显

一验事，不尔，立死矣。”根曰：“实无它异，颇能令人见鬼耳。”祈曰：促召之，使太守目睹，尔乃为明。”根于是左顾而啸，有顷，祈之亡父祖近亲数十人，皆返缚在前，向根叩头曰：小儿无状，分当万坐。”顾而叱祈曰：汝为子孙，不能有益先人，而反累辱亡灵，可叩头为吾陈谢。”祈惊惧悲哀，顿首流血，请自甘罪坐。根嘿而不应，忽然俱去，不知所在。（《方术列传》）

遽如许

后曹操出近郊，士大夫从者百许人，左慈乃为赆酒一升，脯一斤，手自斟酌，百官莫不醉饱。操怪之，使寻其故，行视诸垆，悉亡酒脯矣。操怀不喜，因坐上欲收杀之。慈乃却入壁中，霍然不知所在，或见于市者，又捕之。而市人皆变形与慈同，莫知谁是。后人逢慈于阳城山头，因复逐之，遂走入羊群。操知不可得，乃令就羊中告之曰：不复相杀，本试君术耳。”忽一老羝屈前两膝，人立而言曰：遽如许？”即竞往赴之，而群羊数百，皆变为羝，并屈前膝，人立云：遽如许？”遂莫知所取焉。（同上）

寺人严峻往从问受

典论曰：初，俭至之所，伏苓贾暴贵数倍。议即安平李覃，学其辟，食伏苓，饮寒水，寒中泄利，殆至殒命。后甘始来，众人无不眦视狼顾，呼吸吐纳。军祭酒弘农董芬，为之过差，气闭不通，良久乃苏。左慈到，又竞受其补导之术。至寺人严峻，往从问受，奄竖真无事于斯术也。人之逐声，乃至于是也。”（同上注）

便辍讲而还

初，乡佐尝众中辱周党，党久怀之，后读春秋，闻复言讎之义，便辍讲而还，与乡佐相闻，期斗日。既交刃，而党为乡佐所伤，困顿。乡佐服其义，舆归养之，数日方苏，既悟而去。自此敕身修志，州里称其高。（《逸民列传》）

夺牛翁乃徵君也

韩康，博士公车连徵，不至。桓帝乃备玄纁熏之礼，以安车聘之。使者奉诏造康，康不得已，乃许诺。辞安车，自乘柴车，冒晨先使者发，至亭，亭长以韩徵君当过，方发人牛修道桥，乃见康柴车幅巾，以为田叟也，使夺其牛，康即释驾与之。有顷，使者至，夺牛翁乃徵君也，使者欲奏杀亭长，康曰：此自老子与之，亭长何罪？”乃止。康因道逃遁，以寿终。（同上）

味不存口

戴良少诞节，母喜驴鸣，良尝学之，以娱乐焉。及母卒，兄伯鸾居庐啜粥，非礼不行。良独食肉饮酒，哀至乃哭。而二人俱有毁容。或问良曰：子之居丧，礼乎？”良曰：然。礼所以制情佚也，情苟不佚，何礼之论？夫食旨不甘，故致毁容之实，若味不存口，食之可也。”论者不能夺之。（同上）

三国志

遂肥不能动

博物志曰：时京邑有一人，失其姓名，食兼十许人，遂肥不能动。其父曾作远方长吏官，徙送彼县，令故义传供食之，一二年中，一乡中辄为之俭。”（《魏志帝纪》注）

自谓侯身

明悼毛皇后，河内人也，黄初中，以选入东宫，明帝时为平原王，进御有宠，出入与同舆辇，及即帝位，以为贵嫔。太和元年，立为皇后。后父嘉，拜骑都尉。后弟曾郎中。后进嘉为奉车都尉，曾骑都尉，宠赐隆渥。顷之，封嘉博平乡侯，迁光禄大夫，曾驸马都尉，嘉本典虞车工，卒暴富贵，明帝令朝臣会其家饮宴，其容止举动甚蚩钝，语辄自谓“侯身”，时人以为笑。（《后妃传》）

守此足以毕老

董卓筑坞，高与长安城埒，积为三十年储，云：事成，雄据天下；不成，守此足以毕老。”（《董卓传》）

绞粪汁饮之乃解

典略曰：李蒨数设酒请郭，或留止宿，妻惧与蒨婢妾奸而夺己爱，思有以离间之。会蒨送馈，妻乃以豉为药。将食，妻曰：食从外来，倘或有故。”遂摘药示之，曰：一栖不二雄，我固疑将军之信李公也。”他日，蒨复请，大醉。疑蒨药之，绞粪汁饮之乃解。于是遂生嫌隙，而治兵相攻。（同上注）

欲作陷冰丸

九州春秋曰：初平中，焦和为青州刺史，黄巾寇暴，和不能，然军器尚利，战士尚众，而耳目侦逻不设，恐动之言妄至，望寇奔走，未尝接风尘，交旗鼓也。欲作陷冰丸沉河，令贼不得渡，祈群神，求用兵必利，蓍筮常陈于前，巫祝不去于侧，入见其清谈干云，出则浑乱，命不可知，州遂萧条，悉为邱墟也。（《吕布臧洪传》注）

自号为伯

英雄记曰：公孙瓒统内外，衣冠子弟有材秀者，必抑困，使在穷苦之地，或问其故，答曰：‘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，皆自以为职当得之，不谢人善也。’所宠遇骄恣者，类多庸儿，若故卜数师刘纬台、贩缯李移子、贾子乐何当第三人，与之定兄弟之誓，自号为伯，三人者为仲、叔、季，富皆巨亿。或取其女以配己子。常称古者曲周灌、婴之属以譬也。”（《公孙瓒传》注）

兔不从

典略曰：眭固字白兔，既杀杨丑，军屯射犬，时有巫咸固曰：将军字兔，而此

邑名犬，兔见犬，其势必惊，宜急移去。’兔不从，遂战死。”（《张杨传》注）

太傅患不可复济

魏末传曰：曹爽等令李胜辞宣王，并伺察焉。宣王见胜，胜自陈无他功劳，横蒙时恩，当为本州诣阁拜辞，不悟加恩，得蒙引见。宣王令两婢侍边持衣，衣落，复上指口，言渴求饮，婢进粥，宣王持杯饮粥，粥皆流出沾胸，胜愍然为之涕泣，谓宣王曰：今主上尚幼，天下恃赖明公，然众情谓明公方旧风疾发，何意尊体乃尔。”宣王徐更宽言，才令气息相属，说：年老沈疾，死在旦夕，君当屈并州，并州近胡，好善为之，恐不复相见，如何？”胜曰：当还忝本州，非并州也。”宣王乃复阳为昏谬曰：君方到并州，努力自爱。”错乱其辞，状如荒语，胜复曰：当忝荆州，非并州也。”宣王乃若微悟者，谓胜曰：懿年老意荒忽，不解君言。今还为本州刺史，盛德壮烈，好建功勋。今当与君别，自顾气力转微，后必不更会，因欲自力，设薄主人，生死共别。令师昭兄弟结君为友，不可相舍去，副懿区区之心。”因流涕哽咽，胜亦长叹，答曰：辄当承教，须待命。”胜辞出，与爽等相见，说：太傅语言错误，口不摄杯，指南为北。又云：吾当作并州’，吾答言当还为荆州，非并州也。徐徐与语，有识人时，乃知当还为荆州耳。又欲设主人祖送，不可舍去，宜须待之。”更向爽等垂泪云：太傅患不可复济，令人怆然。”（《曹真传》注）

以易饼耳

魏略曰：丁谧父裴，字文侯。初，裴随太祖，太祖以裴乡里，特饶爱之。裴性好货，数请求犯法，辄得原宥，参典军校尉，总摄内外，每所陈说，多见从之。建安末，太祖征吴，裴随行，自以

家牛羸困，乃私易官牛，为人所白，被收送狱夺官。其后，太祖问裴曰：文侯印绶所在？’裴亦知见戏，对曰：以易饼耳。’太祖笑，顾谓左右曰：东曹毛掾，数白此家，欲令我重治，我非不知此人不清，良有以也。我之有裴，譬如人家有盗狗，而善捕鼠，盗虽有小损，而完我囊贮。’遂复裴官，听用如初。”（同上注）

二虎衔雷公

世语曰：初，曹爽梦二虎衔雷公，雷公若二升鰕，放著庭中，爽恶之，以问占者灵台丞马训，曰：忧兵。”训退告其妻曰：爽将以兵亡，不出旬日’”。（同上注）

取笔蹋坏之

魏略苛吏传：王思性少信，时有吏父病笃，近在外舍，自白求假，思疑其不实，发怒曰：世有思妇病母者，岂此谓乎？’遂不与假。吏父明日死，思无恨意

，其为刻薄类如此。思又性急，尝执笔作书，蝇集笔端，驱去复来，如是再三。思恚怒，自起逐蝇，不能得，还取笔掷地，蹋坏之。”（《梁习传》注）

掘地求钱

魏略苛吏传：又有高阳刘类，历位宰守，苛慝尤甚，以善修人事，不废于世。嘉平中，为弘农太守，吏二百余人，不与休假，专使为不急，过于轻重，辄眇其头，又乱杖挝之，牵出复入，如是数四。乃使人掘地求钱，所在市里，皆有孔穴。”（同上注）

二狗逐猪

魏略苛吏传：刘类尝案行，宿止民家，民家二狗逐猪，猪惊走，头插栅间，号呼良久。类以为外人吏擅共饮食，不复征察，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孙弼入，顿头责之，弼以实对，类自愧不详，因托问以他事。”（同上注）

大应称诺

魏略曰：游楚为人短小而大声，自为吏，初不朝覲，被诏登阶，不知仪式。帝令侍中赞引，呼‘陇西太守前’，楚当言‘唯’，而大应称‘诺’。帝顾之而笑，遂劳勉之。”（《张既传》注）

著孚袴去

魏略曰：贾逵世为著姓，少孤家贫，冬常无袴，过其妻兄柳孚宿，其明无何，著孚袴去。故时人谓之通健。”（《贾逵传》注）

须髯悉张

初，苏则及临淄侯植闻魏氏代汉，皆发服悲哭。文帝闻植如此，而不闻则也。帝在洛阳，尝从容言曰：吾应天受禅，而闻有哭者，何也？”则为见问，须髯悉张，欲正论以对，侍中傅巽掐则曰：不谓卿也。”于是乃止。（《苏则传》注）

执虎子

魏略曰：旧仪，侍中省起居，故俗谓之执虎子。始苏则同郡吉茂者，是时仕甫历县令，迁为冗散，茂见则嘲之曰：仕进不止，执虎子。’则笑曰：我诚不能效汝蹇蹇驱鹿车驰也。’”（《苏则传》注）

号为阿九

魏略曰：孟康字公休，安平人。黄初中，以于郭后有外属，并受九亲赐拜，遂转为散骑侍郎。是时，散骑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选，而康独缘妃墙杂在其间，故于时皆共轻之，号为‘阿九’。康既无才敏，因在冗官，博读书传，后遂有所弹马交，其文义雅而切要，众人乃更加意。”（《杜畿传》注）

中圣人

魏国初建，徐邈为尚书郎，时科禁酒，而邈私饮，至于沉醉，校书赵达问以曹

事，邈曰：中圣人”。达白之太祖，太祖甚怒，度辽将军鲜于辅进曰：平日醉客，谓酒清者为圣人，浊者为贤人。邈性修慎，偶醉言耳。”竟坐，得免刑。（《徐邈传》）

乞儿乘小车

世语曰：州泰频丧考、妣、祖，九年居丧，宣王留缺待之，至三十六日，擢为新城太守，宣王为泰会，使尚书锺繇调泰：君释褐登宰府，三十六日拥麾盖，守兵马郡，乞儿乘小车，一何驶乎？’泰曰：诚有此，君，名公之子，少文采，故守吏职，豈尔猴骑土牛，又何迟也。’众宾咸悦。”（《邓艾传》注）

餐椒致噤

魏氏春秋曰：锺会母见宠于繇，繇为之出其夫了，卞太后以为言，文帝诏繇复之，繇恚愤，将引鸩，弗获，餐椒致噤。帝乃止。”（《锺会传》注）

焉有狗耳得闻龙声

管辂别传曰：蔡元才在朋友中，最有清才，在众人中言：本闻卿作狗，何意为龙？’辂言：‘潜阳未变，非卿所知，焉有狗耳，得闻龙声乎？’”（《管辂传》注）

妇从瓮中出

路中小人失妻者，管辂为卜，教使明旦于东阳城门中，伺担豚人，牵与共斗，具如其言，豚逸走，即共追之，豚入人舍，突破主人瓮，妇从瓮中出。（同上）

见取为酒壶

吴书曰：郑泉字文渊，陈郡人。博学有奇志，而性嗜酒。泉临卒，谓同类曰：必葬我陶家之侧，庶百岁之后，化而成土’幸见取为酒壶，实获我心矣。’”（《吴志吴主传》注）

囊沙塞江

吴录曰：步骘表言曰：北降人王潜等说，北相部伍图以东向，多作布囊，欲以盛沙塞江，以大向荆州。夫备不豫设，难以应卒，宜为之防。’权曰：此曹衰弱，何能有图，必不敢来。若不如孤言，当以牛千头为君作主人。’后与吕范、诸葛恪为说骘所言，云：每读步骘表辄失笑。此江与开辟俱生，宁有可以沙囊塞理也？’”（《步骘传》注）

倾人二城而称将军可乎

虞翻尝乘船行，与糜芳相逢，芳船上人多，欲令翻自避先驱，曰：避将军船。’翻厉声曰：失忠与信，何以事君。倾人二城，而称将军，可乎？’芳阖户不应，而遽避之。（《虞翻传》）

续下曰之驴

诸葛恪父瑾，面长似驴，孙权大会群臣，使人牵一驴入，长检其面，题曰：诸葛子瑜，”恪跪曰：乞请笔益两字。”因听与笔，恪续其下曰：之驴。”举坐欢笑，乃以驴赐恪。（《诸葛恪》传）

驴骡无知

恪别传曰：权尝飧蜀使费，先逆群臣，使至伏食勿起。至，权为辍食，而群下不起，嘲之曰：凤凰来翔，麒麟吐哺，驴骡无知，伏食如故。’诸葛恪答曰：爰植梧桐，以待凤凰，有何燕雀，自称来翔？何不弹射，使还故乡？’停食饼，索笔作麦赋，恪亦请笔作磨赋，咸称善焉。”（同上注）

所出同耳

恪别传曰：太子尝嘲恪：诸葛元逊可食马矢。’恪曰：愿太子食鸡卵。’权曰：人令卿食马矢，卿使人食鸡卵，何也？’恪曰：所出同耳。’权大笑。”（同上注）

复求鹦父

江表传曰：曾有白头鸟集殿前，权曰：此何鸟也？’恪曰：白头翁也。’张昭自以坐中最老，疑恪以鸟戏之，因曰：恪欺陛下，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，试使恪复求白头母。’恪曰：鸟名鹦母，未必有对，试使辅吴复求鹦父。’昭不能答。坐中皆欢笑。”（同上注）

诚如尊命

汉晋春秋曰：司马文王与刘禅宴，为之作故蜀伎，旁人皆为之感怆，而禅喜笑自若。王谓贾充曰：人之无情，乃可至于是乎？虽使诸葛亮在，不能辅之久全，而况姜维邪？’充曰：不如是，殿下何由并之。’他日，王问弹曰：颇思蜀否？’禅曰：此间乐，不思蜀。’正闻之，求见禅，曰：若王复问，宜泣而答曰，先人坟墓，远在陇蜀，乃心西悲，无日不思。因闭其目。’会王复问，对如前，王曰：何乃似正语邪？’禅惊视曰：诚如尊命。’左右皆笑。”（《蜀志后主传》注）

彼有其具

时天旱禁酒，酿者有刑。吏于人家索得酿具，论者欲令与作酒者同罚。简雍与先主游观，见一男子行道，谓先主曰：彼人欲行淫，何以不缚？”先主曰：卿何以知之？”雍对曰：彼有其具，与欲酿者同。”先主大笑，而原欲酿者。（《简雍传》）

一拜一起未足为劳

伊籍东使于吴，孙权闻其才辩，欲逆折以辞，籍适入拜，权曰：劳事无道之君乎？”籍即对曰：一拜一起，未足为劳。”（《伊籍传》）

张君嗣附之

张裔为丞相长史，北诣丞相亮谘事，送者数百，车乘盈路。裔还书与所亲曰：近者涉道，昼夜接宾，不得宁息，人自敬丞相，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，疲倦欲死。”（《张裔传》）

但明府未著鞭耳

益部耆旧传杂记曰：每朝会，何祗次杨洪坐，洪嘲祗曰：君马何驶？”祗曰：故吏马不敢驶，但明府未著鞭耳。’众传之以为笑。”（《杨洪传》洪）

潞涿君

初，先主与刘璋会涪，时张裕为璋从事，侍坐，其人饶须，先主嘲之曰：昔吾居涿县，特多毛姓，东西南北皆诸毛也，涿令称曰诸毛，绕涿居乎？”裕即答曰：昔有作上党潞长，迁为涿令者，去官还家，时人与书，欲署潞则失涿，欲署涿则失潞，乃署曰潞涿君。”先主无须，故裕以此及之。（《周群传》）

终以刀杖相屈

许慈、胡潜，并为学士，与孟光、来敏等典掌旧文，值庶事草创，动多疑议，慈、潜更相克伐，谤读言忿争，形于声色，书籍有无，不相通借，时寻楚拊，以相振阨，其矜已妒彼，乃至于此。先主愍其若斯，群僚大会，使倡家假为二子之容，盪其讼阅之状，酒酣乐作，以为嬉戏，初以辞义相难，终以刀杖相屈，用感切之。（《许慈传》）

请推笑者

蜀记曰：谯周初见丞相亮，左右皆笑，既出，有司请推笑者，亮曰：孤尚不能忍，况左右乎？’”（《谯周传》注）

晋书

为官乎为私乎

帝尝在华林园，闻虾蟆声，谓左右曰：此鸣者，为官乎？为私乎？”或对曰：在官地为官，在私地为私。”及天下荒乱，百姓饿死，帝曰：何不食肉糜？”（《惠帝纪》）

宜得城南少年厌之

洛南有盗尉部小吏，端丽，美容止，既给厮役，忽有非常衣服，众咸疑其窃，盗尉嫌而辩之。贾后硯亲欲求盗物，往听对辞，小吏云：先行逢一老妪，说：家有疾病，师卜云：宜得城南少年厌之。”欲暂相烦，必有重报。’于是随去，上车下帷，内篋箱中，行可十余里，过六七门限，开篋箱，忽见楼阙好屋，问此是何处，云是天上。既以香汤见浴，好衣美食，将入见一妇人，年可三十五六，短形青黑色，眉后有疵，见留数夕，共寝欢宴，临出赠此众物。”听者闻其形状，知是贾后，惭笑而去，尉亦解意。时他人入者多死，惟此小吏，以后爱之，得全而出。（《后妃列传》）

始知天下有丈夫耳

洛阳败，羊后没于刘曜，曜僭位，以为皇后，因问曰：“吾何如司马家儿？”后曰：“妾生于高门，常谓世间男子皆然，自奉巾栉以来，始知天下有丈夫耳。”

”曜甚爱宠之。（《后妃列传》）

子贡去卿差远

石崇尝与王敦入太学，见颜回、原宪之像，顾而叹曰：“若与之同升孔堂，去人何必有间。”敦曰：“不知余人云何？子贡去卿差远。”崇正色曰：“士当身名俱泰，何至瓮牖哉？”（《石苞列传》）

臣有左传癖

时王济解相马，又甚爱之，而和峤颇聚敛。杜预常称：“济有马癖，峤有钱癖。”武帝闻之，谓杜预曰：“卿有何癖？”对曰：“臣有左传癖。”（《杜预列传》）

辄以外孙韩谧为黎民子

贾充妇广城君郭槐，必妒忌。初，子黎民年三岁，乳母抱之当阖，黎民见充入，喜笑，充就而拊之。槐望见，谓充私乳母，即鞭杀之，黎民恋念，发病而死。后又生男，过期，复为乳母所抱，充以手摩其头，郭疑乳母，又杀之，儿亦思慕而死，充遂无嗣。及薨，槐辄以外孙韩谧为黎民子，奉充后。（《贾充列传》）

刊定律令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

初，贾充前妻李氏，淑美有才行，生二女褒裕，褒一名荃，裕一名浚。李丰诛，李氏坐流徙。后娶城阳太守郭配女，即广城君也。武帝践祚，李以大赦得还，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，充母亦充迎李氏。郭槐怒，攘袂数充曰：“刊定律令，为佐民之功，我有其分，李那得与我并？”充乃答诏，托以谦冲，不敢当两夫人盛礼。实畏槐也。（同上）

辄使人寻之

初，郭槐欲省李氏，贾充曰：“彼有才气，卿往，不如不往。”及女为妃，槐乃盛威仪而去，既入户，李氏出迎，槐不觉脚屈，因遂再拜。自是充每出行，槐辄使人寻之，恐其过李也。（同上）

数谴骂之

初，贾充母柳，见古今重节义，竟不知充与成济事，以济不忠，数谴骂之。侍者闻之，无不窃笑。（同上）

以方贾谊

贾谧开阖延宾，海内辐凑，贵游豪威，及浮竞之徒，莫不尽礼事之。或著文章称美谧，以方贾谊。渤海石崇、欧阳建，荥阳潘岳、吴国陆机、陆云、兰陵缪徵、京兆杜斌、挚虞、琅邪诸葛诠、弘农王粹、襄城杜育、南阳邹捷、齐国左思，清

河崔基，沛国刘环、汝南和郁周恢、安平索秀、颍川陈纁、太原郭彰、高阳许猛、彭城刘讷、中山刘舆刘琨，皆傅会于谧，号曰二十四友，其余不得预焉。

(同上)

忽然得还营

初，贾充伐吴时，常屯项城，军中忽失充所在。充帐下都督周勤时昼寝，梦见百余人录充引入一途。勤惊觉。闻失充，乃出寻索，忽者见所梦之道，遂往求之，果见充，行至一府舍，侍卫甚盛，府公南面坐，声色甚厉，谓充曰：将乱吾家事，必尔与荀鮪，既惑吾子，又乱吾孙，间使任恺黜汝而不去，又使庾纯詈汝而不改。今吴寇当平，汝方表斩张华，汝之暗戇，皆此类也。若不悛悔，当旦夕加罪。”充因叩头流血，公曰：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，是卫府之勋耳，终当使系嗣死于钟之间，太子毙于金酒之中，小子困于枯木之下。葛鮪亦宜同，然其先德小浓，故在汝后，数世之外，国事亦替。”言毕命去，充忽然得还营，颜色憔悴，性理皆丧，经日乃复。(同上)

忧

贾充年衰疾剧，恒忧己谥。贾模曰：是非久自见，不可掩也。”(同上)

误入卿内

刘萇尝诣石崇家，如厕，见有绛纹帐，蔽褥甚丽，两婢持香囊，萇便退，笑谓崇曰：误入卿内。”崇曰：是厕耳。”萇曰：贫士未尝得此。”乃更如他厕。

(《刘萇列传》)

不过数十

和峤性至俭，家有好李，帝求之，不过数十。王济候其上直，率少年诣园，共毕，伐树而去。(《王浑列传》)

体似声真

王济卒，追赠骠骑将军，及其将葬，时贤无不毕至，孙楚雅敬济而后来，哭之甚悲，宾客莫不垂涕。哭毕，倚灵床曰：卿常好我作驴鸣，我为卿作之。”体似声真，客皆笑。楚顾曰：诸君不死，而令王济死乎！”(同上)

卿辈意亦复易败耳

王戎每与阮籍为竹林之游，戎尝后至，籍曰：俗物已复来败人意。”戎笑曰：卿辈意亦复易败耳。”(《王戎列传》)

膏肓之疾

王戎性好兴利广收，八方园田水碓，周遍天下，积实聚钱，不知纪极，每自执牙筹，昼夜算计，恒若不足。而又俭嗇，不自奉养，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。女适裴危页，贷钱数万，久而不还，女后归宁，戎色不悦，女遽还直，然后乃欢。从子将婚，戎遗其一单衣，婚讫而更责取。家有好李，常出货之，恐人得种

，恒钻其核。以此获讥于世。（同上）

李阳亦谓不可

王衍妻郭氏，贾后之亲，藉宫中之势，刚愎贪戾，聚敛无厌，好干预人事，衍患之而不能禁。时有乡人幽州刺史李阳，京师大侠也，郭氏素惮之，衍谓郭曰：非但我言卿不可，李阳亦谓不可。”郭氏为之小损。（《王衍列传》）

不以新妇属小郎

王衍妻郭，性贪鄙，欲令婢路上担粪。王澄年十四，谏郭以为不可，郭大怒谓澄曰：昔夫人临终，以小郎属新妇，不以新妇属小郎。”因捉其衣裾将杖之，澄争得脱，逾窗而走。（同上）

请解斋

刘毅夙夜在公，坐而待旦，言议切直，无所曲挠，为朝野之所式瞻。尝散斋而疾，其妻省之，毅便奏加妻罪，而请解斋。妻子有过，立加杖捶。（《刘毅列传》）

径往哭之

阮籍嫂常归宁，籍相见与别，或讥之，籍曰：礼岂为我设邪？”邻家少妇有美色，当缶卢沽酒，籍尝诣饮，醉便卧其侧，籍既不自嫌，其夫察之，亦不疑也。兵家女有才色，未嫁而死，籍不识其父兄，径往哭之，尽哀而还。（《阮籍列传》）

聊复尔耳

阮咸与籍居道南，诸阮居道北，北阮富而南阮贫。七月七日，北阮盛晒衣服，皆锦绮灿目，咸以竿挂大布犊鼻于庭，人或怪之，答曰：未能免俗，聊复尔耳。”（同上）

群豕来饮酒

诸阮皆饮酒，咸至宗人间共集，不复用杯觞酉斗酌，以大盆盛酒，圆坐相向，大酌更饮。时有群豕来饮其酒，咸直接去其上，便共饮之。群从昆弟，莫不以放达为行，籍弗之许。（同上）

胜负始分

初祖约性好财，阮孚性好屐，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。有诣约，见正料财物，客至，屏当不尽，

余两小麓，以著背后，倾身障之，意未能平。或有诣阮，正见自蜡屐，因自叹曰：未知一生当著几两屐！”神色甚闲畅，于是胜负始分。（同上）

天生刘伶

刘伶尝渴甚，求酒于其妻，妻捐酒毁器，涕泣谏曰：君酒太过，非摄生之道，必宜断之。”伶曰：善。吾不能自禁，惟当祝鬼神自誓耳，便可具酒肉。

”妻从之。伶跪祝曰：天生刘伶，以酒为名，一饮一斛，五斗解醒，妇儿之言，慎不可听。”仍饮酒御肉，隗然复醉。尝与俗人相许，其人攘袂奋拳而往，伶徐曰：鸡肋不足以安尊拳。”其人笑而止。（《刘伶列传》）

盗饮之

毕卓，太兴末，为吏部郎，常饮酒废职。比舍郎酿熟，卓因醉，夜至其瓮间盗饮之，为掌酒者所缚，明旦视之，乃毕吏部也，遽释其缚。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，致醉而去。（《毕卓列传》）

入令被中卧

光逸字孟祖，乐安人也。初为博昌小吏，县令使逸送客，冒寒，举体冻湿，还遇令不在，逸解衣炙之，入令被中卧。令还大怒，将加严罚，逸曰：家贫，衣单沾湿，无可代之，不暂温，势必冻死，奈何惜一被而杀一人乎？君子仁爱，必不尔也。故寝而不疑。”令奇而释之。（《光逸列传》）

露头狗窦

光逸以世难，避乱渡江，复依胡母辅之。初至，属辅之与谢琨、阮放、毕卓、羊曼、桓彝、阮孚，散发裸袒，闭室酣饮已累日，逸将排户入，守者不听，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，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，辅之惊曰：他人决不能尔，必我孟祖也。”遽呼入，遂与饮，不舍昼夜，时人谓之八达。（同上）

帛绳缠须

陆机初诣张华，华问：陆云何在？”机曰：云有笑疾，未敢自见。”俄而云至。华为人多姿制，又好帛绳缠须，云见而大笑，不能自己。先是尝著上船，于水中顾见其影，因大笑落水，人救获免。（《陆云列传》）

舆便娉之

王延爱妾荆氏有音伎，延尚未敛，刘舆便娉之，未及迎，又为太傅从事中郎王隼所争夺。御史中丞傅宣劾奏，东海王越不问舆而免隼官。（《祖逖列传》）

依知依知

桓玄尝候会稽王道子，正遇其醉，宾客满坐，道子张目谓人曰：桓温晚涂欲作贼，云何？”玄伏地流汗不得起。长史谢重举板答曰：故宣武公黜昏登圣，功超伊霍，纷纭之议，宜裁之听览。”道子颌曰：依知依知。”因举酒属玄，玄乃得起。由是玄益不自安，切齿于道子。（《武十三王列传》）

公在牙何敢死

嬖人赵牙出自优倡，茹千秋本钱塘捕贼吏，因赂谄进，会稽王道子以牙为魏郡太守，千秋骠骑谏议参军。牙为道子开东第，筑山穿池，列树竹木，功用钜万。道子使宫人为酒肆，沽卖于水侧，与亲昵乘船，就之饮宴，以为笑乐。帝尝幸其第，谓道子曰：府内有山，因得游瞩，甚善也。然修饰太过，非示天下以

俭。”道子无以对，唯唯而已，左右侍臣，莫敢有言。帝还宫，道子谓牙曰：上若知山是板筑所作，尔必死矣。”牙曰：公在，牙何敢死。”营造弥甚。（同上）

而无如之何

会稽王道子有疾，加以昏醉，子元显知朝望去之，谋夺其权，讽天子解道子扬州司徒，而道子不之觉。元显自以少年顿居权重，虑有讥议，于是以琅邪王领司徒，元显自为扬州刺史。既而道子酒醒，方知去职，于是大怒，而无如之何。（同上）

自谓无敌天下

时谓道子为东录，元显为西录，西府车骑填凑，东第门下可设雀罗矣。元显无良师友，正言弗闻，谄誉日至，或以为一时英杰，或谓为风流名士，由是自谓无敌天下，故骄侈日增。（同上）

欲加公九锡

王导妻曹氏性妒，导甚惮之，乃密营别馆以处众妾，曹氏知，将往焉。导恐妾被辱，遽令命驾，犹恐迟之，以所执尘尾柄驱牛而进。司徒蔡谟闻之，戏导曰：朝廷欲加公九锡。”导弗之觉，但谦退而已。谟曰：不闻余物，惟有短辕犍车，长柄尘尾。”导大怒，谓人曰：吾往与群贤共游洛中，何曾闻有蔡克儿也。”（《王导列传》）

相与有瓜葛

王导子悦字长豫，弱冠有高名，事亲色养，导甚爱之。导尝共悦弈棋争道，导笑曰：相与有瓜葛，那得为尔邪？”导性俭节，帐下甘果烂败，令弃之，云：勿使大郎知”。（同上）

食毕勃然

先是王导梦人以百万钱买悦，潜为祈祷者备矣。寻掘地得钱百万，意甚恶之，一皆藏闭，及悦疾笃，导忧念特至，不食积日，忽见一人，形状甚伟，被甲执刀，导问：君是何人？”曰：仆是蒋侯也。公儿不佳，欲为请命，故来耳，公勿复忧。”因求食，遂啖数升，食毕，勃然谓导曰：中书患，非可救者。”言讫不见，悦亦殒绝。（同上）

遵养时贼

陶侃发使，上表讨郭默，与王导书曰：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，害宰相便为宰相乎？”导答曰：默居上流之势，加有船舰成盗，故包含隐忍，使其有地，一月潜严，足下军到，是以得风发相赴，岂非遵养时晦，以定大事者耶？”侃省书笑曰：是乃遵养时贼也。”（《陶侃列传》）

何乃横得重名

周岂页性宽裕，而友爱过人，弟嵩尝因酒目真目谓岂页曰：君才不及弟，何乃横得重名？”以所燃蜡烛投之，岂页神色无忤，徐曰：阿奴火攻，固出下策耳。”（《周岂页列传》）

著羽衣就淫之

时暨阳人任谷，因耕息于树下，忽有一人，著羽衣就淫之，既而不知所在。谷遂有娠，积月将产，羽衣人复来，以刀穿其阴下，出一蛇子，便去。谷遂成宦者，后诣阙上书，白云有道术，帝留谷于宫中。（《郭璞列传》）

啮破吐之

王述性急为累，尝食鸡子，以刺之不得，便大怒掷地，鸡子圆转不止，便下床以屐齿破之，又不得，目真甚，掇内口中，啮破而吐之。（《王湛列传》）

绕三匝而出

王忱妇父常有惨，忱乘醉吊之，妇父恸哭，忱与宾客十许人，连臂被发，裸身而入，绕之三匝而去。（同上）

试守孝子

王绥字彦猷，少有美称，厚自矜迈，实鄙而无行。父愉为殷仲堪、桓玄所捕，绥未测存亡，在都有忧色，居处饮食，每事贬降，时人每谓为“试守孝子”。（同上）

古方

初，范甯尝患目痛，就中书侍郎张湛求方，湛因嘲之曰：古方宋阳里子少得其术，以授鲁东门伯，鲁东门伯以授左邱明，遂世世相传。及汉杜子夏郑康成、魏高堂隆、晋左太冲，凡此诸贤，并有目疾，得此方云：用损读书一，减思虑二，专内视三，简外视四，旦晚起五，夜早眠六，凡六物，熬以神火，下以气蕤，蕴于胸中，七日，然后纳诸方寸，修之一时，近能数其目睫，远视尺捶之余，长服不已，洞见墙壁之外，非但明目，乃亦延年。”（《范汪列传》）

天时尚温

虞啸父少历显位，后至侍中，为孝武帝所亲爱。尝侍饮宴，帝从容问曰：卿在门下，初不闻

制

有所献替耶？”啸父家近海，谓帝有所求，对曰：天时尚温，鱼虾，未可致，寻当有所上献。”帝大笑，因饮大醉，出拜不能起，帝顾曰：扶虞侍中。”啸父曰：臣位未及扶，醉不及乱，非分之赐，所不敢当。”帝甚悦。（《虞潭列传》）

家兄在郡定佳

何充初辟大将军王敦掾，转主簿。敦兄含时为庐江郡，贪狼籍，敦尝于座中称

曰：家兄在郡定佳，庐江人士咸称之。”充正色曰：充即庐江人，所闻异于此。”敦默然，傍人皆为之不安，充晏然自若，由是忤敦，左迁东海王文学。（《何充列传》）

卿图作佛

何充性好释典，崇修佛寺，供给沙门以百数，糜费巨亿，而不吝也。亲友至于贫乏，无所施遗，以此获讥于世。阮裕尝戏之曰：卿志大宇宙，勇迈终古。

”充问其故，裕曰：我图数千户郡，尚未能得，卿图作佛，不亦大乎？”（同上）

岂驴胜马耶

王导尝与诸葛恢戏争族姓，曰：人言王葛，不言葛王也。”恢曰：不言马驴，而言驴马，岂驴胜马耶？”（《诸葛恢传》）

开闭者数十

桓温将以殷浩为尚书令，遗书告之，浩欣然许焉，将答书，虑有谬误，开闭者数十，竟达空函，大忤温意，由是遂绝。（《殷浩列传》）

肉糟淹更堪久

孔群性嗜酒，王导尝戒之曰：卿恒饮，不见酒家覆甌布，日月久糜烂耶？”答曰：公不见肉糟淹，更堪久耶？”尝与亲友书云：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，不足了麴蘖事。”（《孔愉列传》）

苍生今亦将如卿何

谢安妻，刘真长妹也，既见家门富贵，而安独静退，乃谓曰：丈夫不如此也？”安掩鼻曰：恐不免耳。”及谢万黜废，安始有仕进志，时年已四十余矣。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，将发新亭，朝士咸送，中丞高崧戏之曰：卿累违朝旨，高卧东山，诸人每相与言，安石不肯出，将如苍生何？苍生今亦将如卿何？”安甚有愧色。（《谢安列传》）

我何由得相见

谢奕与桓温善，温辟为安西司马，犹推布衣好，在温坐，岸巾责笑咏，无异常日。桓温曰：我方外司马。”奕每饮酒，无复朝廷礼，尝逼温饮，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。主曰：君若无狂司马，我何由得相见？”奕遂携酒就听事，引温一兵帅共饮，曰：失一老兵，得一老兵，亦何所怪。”温不之责。（同上）

卿几坏我面

谢万尝与蔡系送客于征虏亭，与系争言。系推万落床，冠帽倾脱。万徐拂衣就席，神意自若，坐定谓系曰：卿几坏我面。”系曰：本不为卿面计。”然俱不以介意。时亦以此称之。（同上）

但晚令耳

太原王述，谢万之妻父也，为扬州刺史。万尝衣白纶巾，乘平肩舆，径至听事前，谓述曰：“人言君侯痴，君侯信自痴。”述曰：非无此论，但晚令耳。

”（同上）

烹以待之

王羲之性爱鹅，会稽有孤居姥，养一鹅，善鸣，求市未得，遂携亲友，命驾就观，姥闻羲之将至，烹以待之，羲之叹惜弥日。（《王羲之列传》）

吾已请大道鬼兵相助

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，凝之弥笃，孙恩之攻会稽，寮佐请为之备，凝之不从，方入靖室请祷，出语诸将佐曰：吾已请大道鬼兵相助，贼自破矣。”既不设备，遂为孙恩所害。（同上）

何不入斗

陶侃使毛宝守南城，邓岳守西城，贼遣韩晃攻之，宝登城射杀数十人，晃问宝曰：君是毛庐江耶？”宝曰：是”。晃曰：君名壮勇，何不出斗？”宝曰：君若健将，何不入斗？”晃笑而退。（《毛宝列传》）

当取公脚

会稽王世子元显，尝宴毛泰家，既而欲去，泰苦留之，曰：公若遂去，当取公脚。”元显大怒，奋衣而出。（同上）

将为怪鸟

孙盛出补长沙太守，以家贫，颇营资货，部从事至郡察知之，服其高名而不劾之。盛与桓温腾，而辞旨放荡，称：州遣从事观采风声，进无威凤来仪之美，退无鹰搏击之用，徘徊湘川，将为怪鸟。”温得盛腾，复遣从事重按之，赃私狼藉，槛车收盛，到州，舍而不罪。（《孙盛列传》）

一人有半

襄阳陷于苻坚，坚素闻刁凿齿名，与释道安俱舆而致焉，既见与语，大悦之，赐遗甚厚。又以其蹇疾，与诸镇书：昔晋氏平吴，利在二陆，今破汉南，获士裁一人有半耳。”（《刁凿齿列传》）

韩卢后

张骏遣从事中郎韩博、奋节将军康妙奉表，并送盟文。博有口才，桓温甚称之。尝大会，温使司马刁彝嘲之，彝谓博曰：君是韩卢后耶？”博曰：卿是韩卢后。”温笑曰：刁以君姓韩，故相问焉，他自姓刁，那得韩卢后耶？”博曰：明公脱未之思，短尾者则为刁也。”一坐推叹焉。（《张轨列传》）

鹿独不念我乎

许孜二亲没，柴毁骨立，杖而能起，建墓于县之东山，躬自负土，不受乡人之助。或愍孜羸惫，苦求来助，孜昼则不逆，夜便除之。每一悲号，鸟兽翔集。

孜以方营大功，乃弃其妻，镇宿墓所，列植松柏，亘五六里。时有鹿犯其松栽，孜悲叹曰：鹿独不念我乎？”明日，忽见鹿为猛兽所杀，置于所犯栽下，孜怅惋不已，乃为作冢，埋于隧侧，猛兽即于孜前自扑而死。孜益叹息，又取埋之。自后树木滋茂而无犯者。积二十余年，孜乃更娶妻，立宅墓次，朝夕，奉亡如存，鹰雉栖其梁檐，鹿与猛兽扰其庭圃，交颈同游，不相搏噬。元康中，郡察孝廉，不起，巾褐终身。（《许孜列传》）

跪而把之

麦熟，获者已毕，而采摭尚多。庾袞乃引其群子以退，曰：待其间。”及其摭也，不曲行，不旁掇，跪而把之，则亦大获。（《庾袞列传》）

正值软抵

韦讷叟性不严重，好徇己之功，论者亦以是少之。尝谓其子伯阳曰：我高我曾，重光累徽，我祖我考，父父子子，汝为我对，正值恶抵。”伯阳曰：伯阳之不肖，诚如尊教，尊亦正值软抵耳。”讷叟惭无言。时人传之，以为嗤笑。（《韦讷叟列传》）

为人作父如此

孝武帝尝会于西堂，伏滔豫坐，还下车，先呼子系之谓曰：百人高会，天子先问伏滔在坐不？此故未易得。为人作父如此，定何如也？”（《伏滔列传》）

此太逼人

桓玄时与顾恺之同在殷仲堪坐，共作了语，恺之先曰：火烧平原无遗燎”。玄曰：白布缠根树旒蕙。”仲堪曰：投鱼深泉放飞鸟。”复作危语，玄曰：矛头渐米剑头炊。”仲堪曰：百岁老翁攀枯枝。”有一参军云：盲人骑瞎马，夜半临深池。”仲堪眇目，曰：此太逼人。”因罢。（《顾恺之列传》）

弥自力忘倦

义熙初，顾恺之为散骑常侍，与谢瞻连省，夜于月下长咏，瞻每遥赞之，恺之弥自力忘倦，瞻将眠，令人代己，恺之不觉有异，遂申旦而止。尤信小术，以为求之必得。桓玄尝以一柳叶给之曰：此蝉所翳叶也，取之自蔽，人不见己。”恺之喜，引叶自蔽，玄就溺焉，恺之信其不见己也，甚以珍之。（同上）

径百里无千里

鲁胜著正天论云：以冬至之后，立晷测影，准度日月星，臣按日月裁径百里无千里，星十里不百里。”遂表上求下群公卿士考论。“若臣言合理，当得改先代之失，而正天地之纪；如无据验，甘即刑戮，以彰虚妄之罪”。事遂不报。（《鲁胜列传》）

若使新妇得配参军

钟氏适王浑生济，浑尝共钟坐，济趋庭而过，浑欣然曰：生子如此，足慰人心

。”钟笑曰：若使新妇得配参军，生子当不翅如此。”参军谓浑弟沦也。（《列女列传》）

此客必能作贼

石崇以奢豪矜物，厕上常有十余婢侍立，皆有容色，置甲煎粉、沈香汁，有如厕者，皆易新衣而出，客多羞脱衣，而敦脱故著新，意色无怍，群婢相谓曰：此客必能作贼。”（《王敦列传》）

公甚似刘司空

初，桓温自以雄姿风气，是宣帝、刘琨之俦。有以其比王敦者，意甚不平。及北征还，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，访之，乃琨妓女也，一见温，便潜然而泣，温问其故，答曰：公甚似刘司空。”温大悦，出外整理衣冠，又呼婢问，婢云：面甚似，恨薄，眼甚似，恨小，须甚似，恨赤，形甚似，恨短，声甚似，恨雌。”温于是褫冠解带，昏然而睡，不怡者数日。（《桓温列传》）

约亦不敢违忤

祖约妻无男，而性妒，约亦不敢违忤。尝夜寝于外，忽为人所伤，疑其妻所为。约求去职，帝不听，约便从右司马营东门私出，司直刘隗劾之曰：约幸荷殊恩，显位选曹，铨衡人物，众所具瞻，当敬以直内，义以方外，杜渐防萌，以遏寇害，而乃变起萧墙，患生婢妾，身被刑伤，亏其肤发，群小豷踏，嚣声远被，尘秽清化，垢累明时，天恩含垢，犹复慰喻。而约违命轻出，既无明智以保身，又孤恩废命，宜加贬黜，以塞众谤。”帝不之罪，隗重加执据，终不许。（《祖约列传》）

以生月防父

陈元达字长宏，后部人也，本姓高，以生月防父，故改云陈。（《刘聪载记》）

叩头泣血

石勒以参军樊坦清贫，擢受章武内史，既而入辞，勒见坦衣冠敝坏，大惊曰：樊参军何贫之甚也？”坦性诚朴，率然而对曰：顷遭羯贼无道，资财荡尽。”勒笑曰：羯贼乃尔暴掠耶？今当相偿耳。”坦大惧，叩头泣血，勒曰：孤律自防俗士，不关卿辈老书生也。”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，以励贪俗。（《石勒载记》）

唾而含出

谢安常设宴请苻朗，朝士盈坐，并机褥壶席，朗每事欲夸之，唾则令小儿跪而张口，既唾而含出，顷复如之。坐者以为不及之远也。（《苻坚载记》）

终不改号

妖贼王始聚众于太山，自称太平皇帝，号其兄为征东将军，弟征西将军，慕容镇讨擒之，斩于都市，临刑，或问其父兄所在，始答曰：太上皇蒙尘于外，征

东、征西乱兵所害，惟朕一身，独无聊赖。”其妻怒之曰：止坐此口，以至于此，奈何复尔。”始曰：皇后，自古岂有不破之家，不亡之国邪？”行刑者以刀环筑之，仰视曰：崩则崩矣。”终不改帝号，慕容德闻而哂之。（《慕容德载记》）

卷三

南史上

事不均平

山阴公主淫恣过度，谓帝曰：妾与陛下，虽男女有殊，俱托体先帝，陛下后宫数百，妾惟驸马一人，事不均平，一何至此？”帝乃为立面首左右三十人，进爵会稽郡长公主，秩同郡王，汤沐邑二千户，给鼓吹一部，加班剑二十人。（《宋前废帝子业本纪》）

且给三百年

明帝尝以南苑借张永，云：且给三百年，期尽更清。”（《明帝本纪》）

不如以雹箭射之

苍梧王屡欲害帝，尝率数十人直入镇军府，时暑热，帝昼卧裸袒，苍梧立帝于室内，画腹为射的，自引满将射之，帝神色不变，敛板曰：老臣无罪。”苍梧左右王天恩谏曰：领军腹大，是佳射棚，而一箭便死，后无复射，不如以雹箭射之。”乃取雹箭，一发即中帝脐，苍梧投弓于地，大笑曰：此手何如？”（《齐高帝本纪》）

不许易行

帝性宽，尝与直阁将军周覆、给事中褚思庄共棋，累局不倦，覆乃抑上手，不许易行。（同上）

不得进实中获

东昏于苑中立店肆，模大市，日游市中，杂列货物，与宫人阍竖共为裨贩，以潘妃为市令，自为市吏，录市将斗者，就潘妃罚之，帝小有得失，潘则与杖。乃敕虎贲，威仪不得进大荆，阖内不得进实中获。（《东昏侯宝卷本纪》）

城精

己未夜，郢城有数百毛人，逾堞且泣，因投黄鹄矾，盖城之精也。及旦，其城主程茂、薛元嗣遣参军朱晓求降，帝谓曰：城中自可不识天命，何意恒骂？”晓曰：明公未之思耳，桀犬何尝不吠尧。”（《梁武帝本纪》）

愿得一官号

或言后主名叔宝，反语为“少福”，亦败亡之征云。既见宥，隋文帝给赐甚厚，数得引见，班同三品。每预宴，恐致伤心，为不奏吴音。后监守者奏言叔宝云：既无秩位，每预朝集，愿得一官号。”隋文帝曰：叔宝全无心肝。”（《陈

后主本纪》)

不得侍中

何胤兄子衍，性躁动，位黄门郎，拜竟，求司徒司马；得司马，复求太子右率；拜一二日，复求侍中，旬日之间，求进无已。不得侍中，以怨骂赐死。（《后妃列传》）

门户既盛

南郡王侍书马澄，年少色美，本剡县寒人，尝于南岸逼略人家女，为秣陵县所录，南郡王语县散遣之。澄又逼求姨女为妾，姨不与，澄诣建康令沈徽孚讼之，徽孚曰：姨女可为妇，不可为妾。”澄曰：仆父为给事中，门户既盛，姨家犹是寒贱，政可为妾耳。”徽孚诃而遣之。（同上）

莫道猪狗子

梁武丁贵嫔父道迁，天监初为历阳太守，庐陵威王之生，武帝谓之曰：贤女复育一男。”答曰：莫道猪狗子。”世人以为笑。后位兖州刺史、宣城太守。（同上）

半面妆

梁元帝徐妃讳昭佩，无容质，不见礼，帝三二年一入房。妃以帝眇一目，每知帝将至，必为半面妆以俟，帝见则大怒而出。（同上）

此何人而在舆

宋长沙悼王瑾，弟韞字彦文，位雍州刺史、侍中，领右卫将军、领军将军，升明二年，被齐高帝诛。韞人才凡鄙，特为明帝所宠，在湘州、雍州，使善画者图其出行鹵簿羽仪，常自披玩。尝以图示征西将军蔡兴宗，兴宗戏之，阳若不解画者，指韞形问之曰：此何人而在舆？”韞曰：正是我。”（《诸王列传》）

所谓父子聚

刘韞弟述字彦思，亦甚庸劣，从子侯，疾危笃，父彦节母萧对之泣。述尝候之，便命左右取酒肉，令侯进之，皆莫知其意，或问焉，答曰：礼云：有疾饮酒食肉’。”述又尝新有繆惨，或诣之，问其母安否，述曰：惟有愁降。”次访其子，对曰：所谓父子聚。”盖谓为忧也。（同上）

下官初不识士衡

刘义綦封营道县侯，凡鄙无识，始兴王浚尝谓曰：陆士衡诗云：营道无烈心’，其意何苦阿父如此？”义綦曰：下官初不识士衡，何忽见苦？”其庸塞皆然。位湘州刺史，谥僖侯。（同上）

应避孙仇

宋临川康王义庆，元嘉中为丹阳尹，有百姓黄初妻赵杀子，妇遇赦，应避孙仇，义庆议以为：

“周礼父母之仇避之海外，盖以莫大之冤，理不可夺，至于骨肉相残，当求之法外，礼有过失之宥，律无仇祖之文，况赵之纵暴，本由于酒，论心即实，事尽荒毫，岂得以荒毫之王母，等行路之深仇，宜共天同域，无亏孝道。”（同上）

陆机入洛之年

宋彭城王义康，素无学术，待文义者甚薄，袁淑尝诣义康，义康问其年，答曰：“邓仲华拜袞之岁。”康曰：“身不识也。”淑又曰：“陆机入洛之年。”义康曰：“身不读书，君无为作才语见向。”（同上）

今年柑殊有佳者

时四方献馈，皆以上呈荐彭城王义康，而以次者供御。上尝冬月啖柑，叹其形味并劣，义康在坐曰：“今年柑殊有佳者，遣还东府取柑，大供御者三寸。”（同上）

辄题后作原字

宋江夏文献王义恭，奢侈无度，不爱财宝，左右亲幸，一日乞与，或至一二百万，小有忤意，辄追夺之。大明时资供丰厚，而用常不足，赍市百姓物，无钱可还，民有通辞求钱者，辄题后作原字。（同上）

项籍千败

宋南郡王义宣至江陵郭外，竺超人具羽仪迎之，时带甲尚万余人，义宣既入城，仍出听事见客。左右翟灵宝诫使抚慰众宾，以“臧质违指受之宜，用致失利，今治兵缮甲，更为后图。昔汉高百败，终成大业。”而义宣误云：“项籍千败”。众咸掩口而笑。（同上）

担付大官

时廷尉刘蒙妾孕临月，前废帝迎入后宫，冀其生男，欲立为太子。明帝尝忤旨，帝怒，乃裸之，缚其手脚，以杖贯手脚内，使担付大官，即日屠猪。建安王休仁笑谓帝曰：“未应死。”帝问其故，休仁曰：“待皇太子生，杀猪取肝肺。”帝意解曰：“且付廷尉，一宿出之。”（同上）

槟榔消食

刘穆之少时，家贫诞节，嗜酒食，不修拘检，好往妻兄家乞食，多见辱，不以为耻。其妻江嗣女，甚明识，每禁不令住。江氏后有庆会，属令勿来，穆之犹往，食毕求槟榔，江氏兄弟戏之曰：“槟榔消食，君乃常饥，何忽须此。”妻复截发市肴饌，为其兄弟以饷穆之，自此不对穆之梳沐。及穆之为丹阳尹，将召妻兄弟，妻泣而稽顙以致谢，穆之曰：“本不匿怨，无所致忧。”及至醉饱，穆之乃令厨人以金籬贮槟榔一斛以进之。（《宋刘穆之列传》）

向顾见啖

刘穆之孙邕，性嗜食疮痂，以为味以鰕鱼。尝过孟灵休，灵休先患炎疮，痂落在床，邕取食之，灵休大惊，痂未落者，悉褫取饴邕。邕去，灵休与何书曰：刘邕向顾见啖，遂举体流血。”南康国吏二百许人，不问有罪无罪，递与鞭，疮痂常以给膳。（同上）

驴汝好为之

王奂为尚书仆射，刘祥与奂子融同载，行至中道，见路人驱驴，祥曰：驴汝好为之，如汝人才，皆已令仆。”（同上）

惊以为神

王镇恶请率水军，自河入渭，直至渭桥，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，行船者悉在舰内，渭而进，舰外不见有行船人，北土素无舟舳，莫不惊以为神。（《王镇恶列传》）

终不敢动

朱龄石少好武，不事崖检。舅淮南蒋氏少劣，龄石使舅卧听事，翦纸方寸，帖着舅枕，以刀子悬掷之，相去八九尺，百掷百中，舅畏龄石，终不敢动。舅头有大瘤，龄石伺眠密割之，即死。（《朱龄石列传》）

大官令常如故

毛修之不信鬼神，所至必焚房庙。时蒋山庙中有好牛马，并夺取之。累迁相国右司马，行司州事，戍洛阳，修立城垒，武帝至履行善之，赐衣服玩好，当时评直二千万。王镇恶死，修之代为安西司马。桂阳公义真败，为赫连勃勃所禽，及赫连昌灭，入魏，修之在洛，敬事嵩高道士寇谦之，谦之为魏太武帝信敬，营护之，故不死。修之尝为羊羹荐魏尚书，尚书以为绝味，献之太武，大悦，以为大官令，被宠，遂为尚书、光禄大夫，封南郡公，大官令常如故。（《毛修之列传》）

各有称目

宋孝武狎侮群臣，各有称目：多须者谓之羊；短长肥瘦皆有比拟；颜师伯缺齿，号之曰齿彦；刘秀之俭癯，常呼为老慳。黄门侍郎宗灵秀躯体肥壮，拜起艰难，每一集会，辄于坐赐灵秀器服饮食，前后相系，欲其占谢倾踣，以为欢笑。又刻木作灵秀父光禄勋叔献像，送其家听事。柳元景、垣护之虽并北人，而王元谟独受老伧之目。凡诸称谓，四方书疏亦如之。尝为元谟作四时诗曰：堇茹供春膳，粟浆充夏餐，纒酱调秋菜，白鍬解冬寒。”（《王元谟列传》）

我是公子

王元谟子瞻字明远，一字叔鸾，负气傲俗，好贬裁人物。仕宋为王府参军，尝诣刘彦节，直登榻曰：吾侯是公孙，我是公子，引满促膝，唯余二人。”彦节外迹虽酬之，意甚不悦。（同上）

应声便号恸

刘德愿性坦率，为宋孝武狎侮。上宠姬殷贵妃薨，葬毕，数与群臣至殷墓，谓德愿曰：“卿哭贵妃若悲，当加厚赏。”德愿应声便号恸，抚膺擗踊，涕泗交流。上甚悦，以为豫州刺史。又令医术人羊志哭殷氏，志亦呜咽。他日有问志：“卿那得此副急泪？”志时新丧爱姬，答曰：“我尔日自哭亡妾耳。”（《刘怀肃列传》）

乃复为鬼所笑也

刘伯龙者，少而贫薄，及长，历位尚书左丞、少府、武陵太守，贫窶尤甚。常在家慨然，召左右将营十一之方，忽见一鬼在傍，抚掌大笑，伯龙叹曰：“贫穷固有命，乃复为鬼所笑也。”遂止。（《刘粹列传》）

其夕在京

刘康祖便弓马，膂力绝人，以浮荡酒为事，每犯法为郡县所录，辄越屋逾墙，莫之能禽。夜入人家，为有司所围，突围去，并莫敢追。因夜还京口，并夕便至，明旦守门诣府州要职。俄而建康移书录之，府州执事者并证康祖其夕在京，遂得无恙。（《刘康祖列传》）

必用汝老奴

赵伦之虽外戚贵宠，而居身俭素，性野拙涩，于人间世事多所不解。久居方伯，公私富贵，入为护军，资力不称，以为见贬。光禄大夫范泰好戏笑，谓曰：“司徒公缺，必用汝老奴，我不言汝资地，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。”伦之大喜，每载酒肴诣泰。（《赵伦之列传》）

至五更方决

当时能棋人，脊瑯王抗第一品，吴郡褚思庄、会稽夏赤松第二品。赤松思速，善于大行；思庄思迟，巧于斗棋。宋文帝时，羊元保为会稽，帝遣思庄入东，与元保戏，因置局图，还于帝前覆之。齐高帝使思庄与王抗交赌，自食时至日暮，一局始竟。上倦，遣还省，至五更方决，抗睡于局后寝，思庄达旦不寐。时或云思庄所以品第致高，缘其用思深入，人不能及。抗思庄并至给事中。永明中，敕使抗品棋，竟陵王子良使萧惠基掌其事。（《萧思话列传》）

带二江之双流

谢綽常轻江縻为人，縻常诣綽，綽因言有一诗，呼左右取，既而便停，縻问其故，云：“定复不急”。縻以为轻己。后縻及弟祀、刘、刘晏俱候綽，綽谓縻曰：“可谓带二江之双流。”以嘲弄之，縻转不堪。（《谢裕列传》）

但恨不可刑于寡妻

初，谢綽告王敬则反，敬则女为綽妻，常怀刀欲报綽，綽不敢相见，及当拜吏部，谦挹尤甚。尚书郎范缜嘲之曰：“卿人才无惭小选，但恨不可刑于寡妻。”

”總有愧色。及临诛，叹曰：天道其不可昧乎！我虽不杀王公，王公因我而死。”（同上）

欲以媚侧室

临川王义庆招集文士何长瑜，自国侍郎至平西记室参军。尝于江陵寄书与宗人何，以韵语序义庆州府僚佐，云：际展染白发，欲以媚侧室，青青不解久，星星行复出。”如此者五六句，而轻薄少年遂演之，凡人士并为题目，皆加剧言苦句，其文流行。义庆大怒，白文帝，除广州所统曾城令。（《谢灵运列传》）

君有凤毛

谢凤子超宗，随父徙岭南，元嘉未得还，与慧休道人来往，好学有文辞，盛得名誉，选补新安王子鸾国常侍。王母殷淑仪卒，超宗作诔奏之，帝大叹赏，谓谢庄曰：超宗殊有凤毛，灵运复出。”时右卫将军刘道隆在御坐，出候超宗曰：闻君有异物，可见乎？”超宗曰：悬罄之室，复有异物邪？”道隆武人无识，正触其父名，曰：旦侍宴，至尊说君有凤毛。”超宗徒跣还内，道隆谓检觅毛，至暗，待不得，乃去。（同上）

为是司驴

谢超宗出为南郡王中军司马，人问曰：承有朝命，定是何府？”超宗怨望，答曰：不知是司马，为是司驴？既是驴府，政应为司驴。”为有司奏以怨望免，禁锢十年。（同上）

唾左右人衣

谢景仁性矜严整洁，居宇净丽，每唾辄唾左右人衣，事毕，即听一日浣濯。每欲唾，左右争来受之。（《谢裕列传》）

公城子野何在

王弘少尝谄公城子野舍，及后当权，有人就弘求县，此人尝以戏得罪，弘诘之曰：君得钱会戏，何用禄为？”答曰：不审公城子野何在？”宏默然。（《王弘列传》）

且曰在近

王僧达服阙，为宣城太守，性好游猎，而山郡无事，僧达肆意驰骋，或五日三日方归，受辞辩讼，多在猎所，人或逢不识，问府君所在，僧达且曰：在近。”（同上）

灵宝已长

初，王僧达为太子洗马，在东宫，爱念军人朱灵宝，及出为宣城，灵宝已长，僧达诈列死亡，寄宣城左丞籍之，注以为子，改名元序。启文帝以为武陵国典卫令，又以补竟陵国典书令，建平国中军将军。孝建元年事发，又加禁锢。（同上）

家养一老狗

先是何尚之致仕，复膺朝命，于宅设八关斋，大集朝士，自行香，次至王僧达曰：愿郎且放鹰犬，勿复游猎。”僧达答曰：家养一老狗，放无处，去已复还。”尚之失色。（同上）

且食蛤蜊

王融初为司徒法曹，诣王僧，因遇沈昭略，未相识，昭略屡顾盼，谓主人曰：是何年少？”融殊不平，谓曰：仆出于扶桑，入于谷，照耀天下，谁云不知，而卿此问？”昭略云：不知许事，且食蛤蜊。”融曰：物以群分，方以类聚，君长东隅，居然应嗜此族。”（同上）

汤定不可浇雪

王懋字莹，累迁义兴太守，代谢超宗，超宗去郡，与莹交恶，还都就懋求书，属莹求一吏曰：“丈人一旨，如汤浇雪耳。”及至，莹答旨以公吏不可。超宗往懋处，对诸宾谓懋曰：汤定不可浇雪。”懋面洞赤，唯大耻愧。懋后往超宗处，设精白鱼邑美鮪月匕，懋问：那得佳味？”超宗诡言义兴始见饷。阳惊曰：丈人岂应不得邪？”懋大忿，言于朝廷，称莹供养不足，坐失郡，废弃久之。（《王诞列传》）

虎象来格

时有猛兽入郭，上意不悦，以问群臣，群臣莫对，王莹在御筵，乃敛板答曰：昔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。陛下膺御图，虎象来格。”众咸服焉。（同上）

与杖搏颊

王实袭爵建城县公，为新安太守，实从兄来郡就求告，实与铜钱五十万，不听于郡及道散用，从兄密于郡市货，还都求利。及去郡数十里，实乃知，命追之，呼从兄上岸盘头，令卒与杖，搏颊乞原，劣得免。（同上）

当作无骨交尊傍犬

王亮字奉叔，莹从父弟也。父攸，仕宋，位太宰中郎，亮历任秘书监，累迁晋陵太守，在职清公，有美政。时有晋陵令沈山赞之性粗疏，好犯亮讳，亮不堪，遂启代之，山赞之怏怏，乃造坐云：下官以犯讳被代，未知明府讳，若为攸字，当作无骨交尊傍犬？为犬傍无骨交尊？若是有心攸？无心攸？乞告示。”亮不履下床，跣而走，山赞之抚掌大笑而去。（同上）

如此数四

王琨，华从父弟也，谦恭谨慎，老而不渝。朝会必早起，简阅衣裳，抖擞冠帻，如此数四，或为轻薄所笑。（《王华列传》）

回面避之

尚书仆射颜师伯豪贵，下省设女乐，王琨时为度支尚书，要琨同听，传酒行炙

，皆悉内妓。琨以男女无亲授，传行每至，令置床上，回面避之，然后取，毕又如此，坐上莫不抚手嗤笑，琨容色自若。师伯后为设乐邀琨，琨不往。（同上）

此酒难遇

王琨俭于财用，设酒不过两盅，辄云：“此酒难遇。”盐豉姜蒜之属，并挂屏风，酒酱悉置床下，内外有求，琨手自赋之。（同上）

草翁之风必舅

王长子绚字长素，早慧，年五六岁，读论语至“周监于二代”，外祖何尚之戏之曰：“可改‘耶耶乎文哉’。”绚应声答曰：“尊者之名安可戏？宁可道‘草翁之风必舅’？”及长，笃志好学，位秘书丞。（《王列传》）

弹棋发八势

王敬弘形状短，而起坐端方，桓玄谓之“弹棋发八势”。（《王敬弘列传》）

正热不堪相见

王敬弘左右尝使二老妇女，戴五条辫，著青纹襌夸襌罗，饰以朱粉。女适尚书仆射何尚之弟述之，敬弘尝往何氏看女，遇尚之不在，因寄斋中卧，俄顷，尚之还，敬弘还使二妇女守阖，不听尚之入，云：“正热，不堪相见，君可且去。”尚之于是移于他室。（同上）

见辄日

王敬弘见儿孙，岁中不过一再相见，见辄日，未尝教子孙学问，各随所欲。人或问之，答曰：“丹朱不应乏教，甯越不闻被捶。”子恢之，位新安太守，尝请假定省，敬弘日见之，至日，辄不果，假日将尽，恢之求辞，敬弘呼前至阖，复不见，恢之于阖外拜辞，流涕而去。（同上）

世载雄狐

宋台建，王淮之除御史中丞，为百僚所惮，自彪之至淮之，四世居此职，淮之尝作五言诗，范泰嘲之：“卿唯解弹事耳。”淮之正色答：“犹差卿世载雄狐。”（《王淮之列传》）

又似悬风槌

梁到溉为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国子祭酒，表求列武帝所撰正言于学，请置正言助教二人，学生二十人。尚书左丞贺琛又请加置博士一人。溉特被武帝赏接，每与对棋，从夕达旦，或复失寝，加以低睡，帝诗嘲之曰：“状若丧家狗，又似悬风槌。”当时以为笑乐。溉第居近淮水，斋前山池有奇礪石，长一丈六尺，帝戏与赌之，并礼记一部，溉并输焉，未进，帝谓朱异曰：“卿谓到溉所输，可以送来？”敛板对曰：“臣既事君，安敢失礼。”帝大笑，其见亲爱如此。石即迎置华林园宴殿前。移石之日，都下倾城纵观，所谓到公石也。（《到彦之列传》）

)

行田时欲吹之

张兴世父仲子，由兴世致位给事中，兴世欲将往襄阳，爱乡里不肯去，尝谓世兴曰：我虽田舍老公，乐闻鼓角，汝可送一部，行田时欲吹之。”兴世素恭谨畏法，譬之曰：此是天子鼓角，非田舍公所吹。”兴世欲拜墓，仲子谓曰：汝卫从太多，先人必当惊怖。”兴世减彻而行。（《张兴世列传》）

窃恐二三诸侯

袁淑字阳源，喜夸，每为时人所嘲，始兴王尝送钱三万饷淑，一宿复遣人追取，谓为使人谬误，欲以戏淑，淑与书曰：闻之前志曰：七年之中，一与一夺，义士犹或非之’。况密迹旬次，何其哀益之亟也？窃恐二三诸侯，有以观大国之政。”（《袁湛列传》）

雅步如常

袁愨孙出为海陵太守，废帝即位，愨孙在郡，梦日堕其胸上，因惊，寻被徵，管机密，历吏部尚书、侍中、骁卫将军，愨孙峻于仪范，废帝裸之迫使走，愨孙雅步如常，顾而言曰：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（同上）

大惊求止

袁昂为尚书令，时仆射徐勉，势倾天下，在昂处宴，宾主甚欢，勉求昂出内人传杯，昂良久不出，勉苦求之，昂不获已，命出五六人，始至斋阁，昂谓勉曰：我无少年，老姬并是儿母，非王妃母，便是主大家，今令问讯卿。”勉闻大惊求止。方知昂为贵。（同上）

何无丈夫意

景和中，山阴公主淫恣，窥见褚彦回悦之，以白帝，帝召彦回西上阖宿十日，公主夜就之，备见逼迫，彦回整身而位，从夕至晓，不为移志。公主谓曰：君须髯如戟，何无丈夫意？”彦回曰：“回虽不敏，何敢首为乱阶。”（《褚裕之列传》）

以轺车给之

褚彦回拜司徒，宾客满座，从父弟癯叹曰：彦回少立名行，何意披猖至此？门户不幸，乃复有今日之拜，使彦回作中书郎而死，不当是一名士邪？名德不昌，遂有期颐之寿。”彦回性好戏，以轺车给之，癯大怒曰：著此辱门户，那可令人见？”索火烧之，驭人奔车乃免。（同上）

君乃真猴

何尚之爱尚文义，老而不休，与太常颜延之少相好狎，二人并短小，尚之常谓延之为，延之目尚之为猴。同游太子西池，延之问路人云：吾二人谁似猴？”路人指尚之为似，延之喜笑，路人曰：彼似猴耳，君乃真猴。”（《何尚之

列传》)

作齐书已竟

褚彦回、王俭为宰相，何点谓人曰：我作齐书已竟，赞云：回既世族，俭亦国华，不赖舅氏，遑恤国家。’”王俭闻之，欲候点，知不可见，乃止。(同上)

薄暮遘荒淫

何点老又娶鲁国孔嗣女，嗣亦隐者，点虽昏，亦不与妻相见，筑别室以处之。人莫喻其意。吴国张融少时免官，而为诗有高言，点答诗曰：昔闻东部日，不在简书前。”虽戏，而融久病之，及点后昏，融始为诗赠点曰：惜哉何居士，薄暮遘荒淫。”点亦病之。(同上)

何必有例

梁武帝遣领军司马王杲之以手敕谕何胤，并征谢贇，胤恐贇不出，先示以可起，乃下床跪受诏。及杲之从谢贇所还，问胤以出朝，胤知贇已应诏，答杲之曰：吾年已五十七，月食四斗米不尽，何容复有宦情。”杲之失色不能答，胤反谓曰：卿何不遣传诏还朝拜表，留与我同游邪？”杲之愕然曰：古今不闻此例。”胤曰：檀弓两卷，皆言物始，自卿而始，何必有例。”胤贇俱前代高士，胤处名誉尤迈矣。(同上)

疑食蚶蛎

初，何胤侈于味，食必方丈，后稍欲去其甚者，犹食白鱼、鱼旦脯、糖蟹，以为非见生物，疑食蚶蛎，使门人议之。学生钟祎曰：鱼旦之就脯，骤于屈申，蟹之将糖，躁扰弥甚，仁人用意，深怀如怛。至于车螯蚶蛎，眉目内阙，惭浑沌之奇，犷壳外緘，非金人之慎，不悴不荣，曾草木之不若，无馨无臭，与瓦砾其何算，故宜长充庖厨，永为口实。”竟陵王子良见祎议，大怒。(同上)

遥遥华胄

何昌宇后为吏部尚书，尝有一客姓闵求官，昌宇谓曰：君是谁后？”答曰：子騫后。”昌宇团扇掩口而笑，谓坐客曰：遥遥华胄。”(同上)

背为之焦

何敬容身长八尺，白皙美须眉，性矜庄，衣冠鲜丽。梁武帝虽衣浣衣，而左右衣必须洁，尝有侍臣衣带卷折，帝怒曰：卿衣带如绳，欲何所缚？”敬容希旨，故益鲜明，常以胶清刷须，衣裳不整，伏床熨之，或暑月背为之焦。每公庭就列，容止出人。(同上)

公家苟既奇大

何敬容拙于草隶，浅于学术，通苞苴饷馈，无贿则略不交语。自晋宋以来，宰相皆文义自逸。敬容独勤庶务贪癯，为时所嗤鄙。其署名敬字，则大作苟，小为文，容字大为父。陆翱戏之曰：公家苟既奇大，父亦不小。”敬容遂不能答

。(同上)

如明公之与萧何

尝有客姓吉，何敬容问：“卿与邴吉远近？”答曰：“如明公之与萧何。”时萧琛子巡，颇有轻薄才，因制卦名离合等诗嘲之，亦不屑也。(同上)

因呼为众造寺

何氏自晋司空充、宋司空尚之奉佛法，并建立塔寺，至敬容又舍宅东为伽蓝，趋权者因助财造构，敬容并不拒，故寺堂宇，颇为宏丽，时轻薄者因呼为“众造寺”。(同上)

无字不善

张率字士简，性宽雅，十二能属文，常日限为诗一篇，或数日不作，则追补之，稍进，作赋颂，至年十六，向作二千余首。有虞讷者，见而诋之，率乃一旦焚毁，更为诗示焉，托云沈约，讷便句句嗟称，无字不善。率曰：“此吾作也。”讷惭而退。(《张裕列传》)

壮哉雀鼠

张率嗜酒不事，于家务尤忘怀。在新安遣家僮载米三千石还宅，及至，遂耗大半，率问其故，答曰：“雀鼠耗。”率笑而言曰：“壮哉雀鼠。”竟不研问。(同上)

呼囚暴日

张种尝于无锡，见重囚在狱，天寒，呼囚暴日，遂失之。陈武帝大笑，而不深责。(同上)

故称白贼耶

魏尚书李孝伯曰：“魏主言太尉镇军，久阙南信，殊当忧邑，若欲遣信，当为护送。”张畅曰：“此方间路甚多，不复以此劳魏主。”孝伯曰：“亦知有水路，似为白贼所断。”畅曰：“君著白衣，故称白贼耶？”孝伯大笑曰：“今之白贼，亦不异黄巾、赤眉。”畅曰：“黄巾、赤眉，似不在江南。”孝伯曰：“亦不离青徐。”畅曰：“今者青徐，实为有贼，但非白贼耳。”(《张邵列传》)

干鱼自可还其本乡

张融浮海至交州，于海遇风，终无惧色，方咏曰：“干鱼自可还其本乡，肉脯复何为者哉？”(同上)

风止诡越

张氏自敷以来，并以理音辞、修仪范为事，至融风止诡越，坐常危膝，行则曳步，翘身仰首，意致甚多，见者惊异，观聚成市，而融了无惭色，随例同行，常稽迟不进。(同上)

又曰非是

张融与吏部尚书何戡善，往诣戡，误通尚书刘澄，下车入门，乃曰：非是。”至户望澄，又曰：“非是。”既造席，视澄曰：都自非是”。乃去。其为异如此。（同上）

权牵小船于岸上住

张融假东出，齐武帝问融：住在何处？”答曰：臣陆处无屋，舟居无水。”后上问其从兄绪，绪曰：融近东出，未有居止，权牵小船于岸上住。”上大笑。（同上）

半日乃息

豫章王大会宾僚，张融食炙，始行毕，行炙人便去，融欲求盐蒜，口终不言，方摇食指，并日乃息。（同上）

汝可号哭而看之

张融临卒，又戒其子曰：手泽存焉，父书不读，况文音清，婉在其韵，吾意不然，别遗尔旨，吾文体英变，变而屡奇，岂吾天挺，盖不降贵家声，汝可号哭而看之。”（同上）

虽为鬼痛犹难忍

徐熙生子秋夫，弥工医术，仕至射阳令。尝夜有鬼呻，声甚凄怆，秋夫问何须，答言：姓某，家在东阳，患腰痛死，虽为鬼，痛犹难忍，请疗之。”秋夫曰：云何厝法？”鬼请为刍人，按孔穴针之。秋夫如言，为炙四处，又针肩井三处，设祭埋之，明日，见一人谢恩，忽然不见。当世伏其通灵。（同上）

撰和香方

范蔚宗撰和香方，其序之曰：麝本多忌，过分必害。沉实易和，盈斤无伤。零藿虚燥，詹唐黏湿。甘松苏合，安息郁金，柰多和罗之属，并被珍于外国，无取于中土。又枣膏昏钝，甲煎浅俗，非惟无助于馨烈，乃当弥增于尤疾也。

”所言悉以比类朝士，麝本多烈，比庾仲文；零藿虚燥，比何尚之；詹唐黏湿，比沈演之；枣膏昏钝，比羊玄保；甲煎浅俗，比徐湛之；甘松苏合，比慧琳道人；沉实易和，以自比也。（《范泰列传》）

大德所以不德

荀伯子族弟昶字茂祖，与伯子绝服。元嘉初，以文义至中书郎，昶子万秋字元宝，亦用才学自显。昶见释慧琳谓曰：昨万秋对策，欲以相示。”答曰：此不须看，若非先见而答，贫道不能为；若先见而答，贫道奴皆能为。”昶曰：此将不伤道德邪？”答曰：大德所以不德。”乃相对笑，竟不看焉。（《荀伯子列传》）

于是遂行何书

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，数以示何法盛，法盛有意图之，谓绍曰：卿名位

贵达，不复俟此延誉；我寒士无闻于时，如袁宏、干宝之徒，赖有著述，流声于后，宜以为惠。”绍不与。至书成，在斋内厨中，法盛请绍，绍不在，直入窃书。绍还失之，无复兼本，于是遂行何书。（《徐广列传》）

格佞

刘毅当镇江陵，武帝会于江亭，朝士毕集，毅素好射，于是会戏，帝与毅敛局，各得其半，

积钱隐人，毅呼帝并之，先掷得雉，帝甚不悦，良久乃答之，四坐倾属，既掷得庐，毅意大恶，谓帝曰：知公不以大坐席与人。”郑鲜之大喜，徒跣绕床大叫，声声相续，毅甚不平，谓之曰：此郑君何为者？无复甥舅之敬。”帝少事戎旅，不经涉学，及为宰相，颇慕风流，时或谈论，人皆依违不敢难，鲜之难必切至，未尝宽假，与帝言，要须帝理屈，然后置之。帝有时惭恧变色，感其输诚，时人谓为格佞。（《郑鲜之列传》）

自称龚圣人

裴昭明为始安内史，郡人龚玄宜云：神人与其玉印玉板书，不须笔，吹纸便成字。自称龚圣人，以此惑众。前后郡太守敬事之，昭明付狱案罪。（《裴松之列传》）

常呼为奶母

何承天除著作佐郎，撰国史，承天年已老，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，颍川荀伯子嘲之，常呼为奶母，承天曰：卿当云凤凰将九子，奶母何言耶？”（《何承天列传》）

如其不悦无须多陈

宋文帝每有疑议，必先访何承天，信命相望于道。承天性褊促，尝对主者厉声曰：天何言哉？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文帝知之，应遣，先戒曰：善候伺颜色，如其不悦，无须多陈。”（同上）

朽木难雕

宋文帝尝召颜延之传诏，频不见，常日，但酒店裸袒挽歌，了不应对，他日醉醒乃见帝。常问以诸子才能，延之曰：峻得臣笔，测得臣文，得臣义，跃得臣酒。”何尚之嘲曰：谁得卿狂？”答曰：其狂不可及。”尚之为侍中，在直，延之以醉诣焉，尚之望见便阳眠，延之发帘熟视曰：朽木难雕。”尚之谓左右曰：此人醉甚可畏。”（《颜延之列传》）

谓之颜彪

颜延之性既褊激，兼有酒过，肆言直言，曾无回隐，故论者多不与之，谓之颜彪。（同上）

又非君家阿公

颜延之尝与何偃同从上南郊，偃于路中，遥呼延之曰：颜公。”延之以其轻脱怪之，答曰：“身非三公之公，又非田舍之公，又非君家阿公，何以见呼为公？”偃羞而退。（同上）

坠床致损

颜延之有爱姬，非姬食不饱，寝不安。姬凭宠，尝荡延之坠床致损，竣杀之。延之痛惜甚至，尝坐灵上哭曰：贵人杀汝，非我杀汝。”以冬日临哭，忽见妾排屏风以压延之，延之惧，坠地，因病卒，年七十三，谥曰宪子。（同上）

图作大老子

沈昙庆谨实清正，所莅有称绩。常谓弟子曰：吾处世无才能，图作大老子耳。”世以长者称之。（《沈怀文列传》）

险衣来者以赏之

刘显将之浔阳，朝贤毕祖道，显悬帛十匹，约曰：险衣来者以赏之。”众人竞改常服，不过长短之间，显曰：将有甚于此矣。”既而周弘正绿丝布襪夸绣假种，轩昂而至，折标取帛。（《周朗列传》）

语好为双声

羊玄保子戎少有才气，而轻薄少行检，语好为双声。江夏王义恭尝设斋，使戎布床，须臾，王出，以床狭，乃自开床。戎曰：官家恨狭，更广八分。”王笑曰：卿岂唯善双声，乃辩士也。”宋文帝好与玄保棋，尝中使至，玄保曰：今日上何召我邪？”戎曰：金沟清，铜池摇，既佳光景，当得剧棋。”玄保尝嫌其轻脱，云：此儿必亡我家。”位通直郎，坐与王僧达谤时政赐死。（《羊玄保列传》）

改字曰荣财

江湛曾孙禄，先为武宁郡，颇有资产，积钱于壁，壁为之倒迕，铜物皆鸣，人戏之曰：所谓‘铜山西倾，洛钟东应’者也。”湘东王恨之既深，以其名禄，改字曰荣财，以志其忿。（《江湛列传》）

屡被摧黜

江总自序云：太建之始，权移群小，谄嫉作威，屡被摧黜，奈何命也。”识者讥其言迹之乖。（同上）

奈何王约

沈昭略字茂隆，性狂鯁，不事公卿，使酒仗气，无所推下。尝醉，晚日负杖，携家宾子弟至娄湖苑，逢王景文子约，张目视之曰：汝是王约耶？何乃肥而疾。”约曰：汝沈昭略耶？何乃瘦而狂。”昭略抚掌大笑曰：瘦已胜肥，狂又胜痴，奈何王约，奈汝痴何。”（《沈庆之列传》）

白云为太山录事

齐武帝制以沈攸之弟雍之孙僧昭为义兴公之后，僧昭别名法朗，少事天师道士，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黄巾衣褐，醮于私室，时记人吉凶，颇有应验，自云为太山录事，幽司中有所收录，必僧昭署名。中年为山阴县，梁武陵王纪为会稽太守，宴坐池亭，蛙鸣聒耳，王曰：殊废丝竹之听。”僧昭魇厌十许口便息。及日晚，王又曰：欲其复鸣。”僧昭曰：王欢已阑，今恣汝鸣。”即便喧聒。又尝校猎，中道而还，左右问其故，答曰：国家有边事，须还处分。”问何以知之，曰：向闻南山虎啸知耳。”俄而使至。复谓人曰：吾昔为幽司所使，实为烦碎，今已自解。”乃开匣出黄纸书，上有一大字，字不可识，曰：教分判如此。”（《沈攸之列传》）

必先相问夫人

柳文通度量宽博，家人未尝见其喜愠。甚重其妇，颇成畏惮。性爱音乐，女伎精丽，略不敢视。仆射张稷与文通狎密，而为文通妻赏敬，稷每诣文通，必先相问夫人，文通每欲见妓，恒因稷请奏，其妻隔幔坐，妓然后出，文通因得留目。（《柳元景列传》）

安用此鬼名耶

柳津字元举，虽乏风华，性甚强直，人或劝之聚书，津曰：吾尝请道士上章驱鬼，安用此鬼名耶？”（同上）

扶手笑

初，刘孝绰与到溉兄弟甚狎，溉少孤，宅近僧寺，孝绰往溉许，适见黄卧具，孝绰谓僧物色也，扶手笑，溉知其旨，奋拳击之，伤口而去。（《刘面力列传》）

状如欲偶寝

刘王真少有行业，文藻、篆隶、丹青并为当世所称。时有荥阳毛惠远善画马，王真善画妇人，并为当世第一。王真妹为齐鄱阳王妃，伉俪甚笃，王为齐明帝所诛，妃追伤，遂成锢疾，医所不疗。有陈郡殷善写人面，与真不别，王真令画王形象，并图王平日所宠姬共照镜状，如欲偶寝，王真乃密使媪奶示妃，妃视毕，乃唾之，因骂云：故宜其早死。”于是恩情即歇，病亦除差，宠姬亦被废苦，因即以此画焚之。（同上）

直号首阳山

齐豫章王嶷于邸起土山，列种桐竹，号为桐山。武帝幸之，置酒为乐，顾临川王映曰：王邸山亦有嘉名否？”映曰：臣好栖静，因以为称。”又问武陵王华，华曰：臣山卑，不曾栖灵昭景，唯有薇蕨，直号首阳山。”帝曰：此直劳者之歌也。”（《齐诸王列传》）

今日可谓连璧

王敬则与王俭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时徐孝嗣于崇礼门候俭，因嘲之曰：今日可谓连璧。”俭曰：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。”人以告敬则，敬则欣然曰：我南沙县吏，侥幸得细铠，左右逮风云，以至于此，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，王敬则复何恨。”了无恨色。朝士以此多之。（《王敬则列传》）

臣几落此奴度

齐武帝令群臣赋诗，王敬则曰：臣几落此奴度。”上问之，敬则对曰：臣若解书，不过作尚书都令史尔，那得今日。’敬则虽不大识书，而性甚警黠，临郡令省事读辞，下教制决，皆不失理。（同上）

檀公三十六策走为上计

王敬则仓卒东起，朝廷振惧，东昏侯在东宫，议欲叛，使人上屋，望见征虏亭失火，谓敬则至，急装欲走，有告敬则者，敬则曰：檀公三十六策，走为上计。汝父子唯应急走耳。”盖讥檀道济避魏事也。（同上）

太傅是谁我不识

张敬儿在雍州，贪残，人间一物堪用，莫不夺取。于襄阳城西起宅聚物货，宅大小殆侔襄阳。又欲移羊叔子堕泪碑，于是处置台，纲纪谏曰：此羊太傅遗德，不宜迁动。”敬儿曰：太傅是谁，我不识。”（《张敬儿列传》）

信梦尤甚

张敬儿性好卜术，信梦尤甚。初征荆州，每见诸将师，不遑有余计，唯叙梦云：未贵时，梦居村中社树，忽高数十丈。及在雍州，又梦社树直上至天。”以此诱说部曲，自云“贵不可言”。由是不自测量无知。又使于乡里为谣言，使小儿辈歌曰：天子在何处？宅在赤谷口。天子是阿谁？非猪如是狗。”敬儿家在冠军宅前，有地名赤谷，既得开府，又望班剑，语人曰：我车边犹少班兰物。”敬儿长自荒远，少习武事，既从容都下，又四方宁靖，益不得志。其妻尚氏亦曰：吾昔梦一手热如火，而君得南阳郡。元徽中，梦一髀热如火，君得本州。建元中，梦半体热，寻得开府。今复举体热矣。”以告所亲，言其妻初梦次梦，又言今举体热矣。阍人闻其言说之事达武帝。敬儿又遣使与蛮中交关，武帝疑有异志，永明元年，敕朝臣华林八关斋，于坐收敬儿。（同上）

屏人学揖让

张敬儿初徵为护军，乃潜于密室中，屏人学揖让答对，空中俯仰，妾侍窃窥笑焉。将拜三司，谓其妻嫂曰：我拜后，府开黄阁。”因口自为鼓声。初得鼓吹，羞便奏之。又于新林姥庙为妾祈子，祝神口自称三公，其鄙俚如此。（同上）

故猪儿亦改为恭儿

张敬儿母始于田中卧，梦犬子有角舐之，已而有娠生敬儿，故初名狗儿，又生一子，因狗儿之名复名猪儿。宋明帝嫌狗儿名鄙，改为敬儿，故猪儿亦改为恭

儿。(同上)

仕至扬州议曹从事

先是，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，粗知围棋，解文义，鲋游公卿，仕至扬州议曹从事。事发，齐明帝驱令还东，逞始作妇人服而去，叹曰：如此伎还之为老妪，岂不惜哉。”此人妖也，阴而欲为阳事，不果故泄，王敬则、萧遥光、陈显达、崔慧景之应也。（《崔慧景列传》）

临时卒忘所教

焦度求竟陵郡，不知所以置辞，亲人授之辞百余言，度习诵数日，皆得上口。会齐高帝履行石头城，度于大众中欲自陈，临时卒忘所教，乃大言曰：度启公，度启公，度无食。”帝笑曰：卿何忧无食。”即赐米百斛。（《焦度列传》）

足狗肉便了事

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，先经为县令死，遂发灵，山图启乞加神位辅国将军，齐武帝答曰：足狗肉便了事，何用阶级焉。”（《周山图列传》）

饷周公阿杜

齐建元元年，魏攻寿春，以周盘龙为军主，假节，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，大破之。上闻之

喜，下诏称美，送金钗二十枚与其爱妾杜氏，手敕曰：饷周公阿杜。”（《周盘龙列传》）

此貂蝉从兜鍪中生耳

周盘龙为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，武帝戏之：卿著貂蝉，何如兜鍪？”盘龙曰：此貂蝉从兜鍪中生耳。”（同上）

臣不敢辞

王珍国迁桂阳内史，还为大司马、中兵参军，齐武帝雅相知赏，谓其父广之曰：珍国应堪大用，卿可谓老蚌也。”广之曰：臣不敢辞。”帝大笑。（《王广之列传》）

黄颌月霍恨无之

虞觜家富于财，而善为滋味。豫章王嶷盛饌享宾，谓觜曰：肴羞有所遗不？”觜曰：何曾食有黄颌，恨无之。”（《虞觜列传》）

遂使宫人顿成语

上方欲奖胡谐之以贵族盛姻，以谐之家人语音不正，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。二年后，帝问曰：卿家人语音已正未？”谐之答曰：宫人少，臣家人多，非唯不能得正音，遂使宫人顿成语。”帝大笑，鲋向朝臣说之。（《胡谐之列传》）

虞玩之至死烦人

虞玩之以久宦衰疾，上表告退，许之。玩之于人物好臧否，宋末，王俭举员外郎孔龔使魏，玩之言论不相饶，龔俭并恨之。至是，玩之东归，俭不出送，朝廷无祖饯者。中丞刘休与亲知书曰：虞公散发海隅，同古人之美，而东都之送，殊不蔼蔼。”玩之归家数年卒。其后员外郎孔蠹就俭求会稽五官，俭方盥，投皂荚于地曰：卿乡俗恶，虞玩之至死烦人。”（《虞玩之列传》）

亲卖皂荚扫帚

宋明帝憎妇人妒，尚书右丞劳彦远以善棋见亲，妇妒伤其面，帝曰：我为卿断之何如？”彦远率尔从旨，其夕遂赐药杀其妻。刘休妻王氏亦妒，帝闻之，赐休妾，敕与王氏二十杖，令休于宅后开小店，使王氏亲卖皂荚扫帚，以此辱之。（《刘休列传》）

陆公书厨也

陆澄当世称为硕学，读易三年不解文义，欲撰宋书竟不成。王俭戏之曰：陆公，书厨也。”家多坟籍，人所罕见，撰地理书及杂传，死后乃出。（《陆澄列传》）

叙书僧正

时有王斌者，不知何许人，著四声论行于时。斌初为道人，博涉经籍，雅有才辩，善属文，能昌导而不修容仪，尝弊衣于瓦官寺听云法师讲成实论，无复坐处，唯僧正慧超尚空席，斌直坐其侧，慧超不能平，乃骂曰：那得此道人，禄藪似队父唐突人。”因命驱之。斌笑曰：既有叙勋僧正，何为无队父道人。”不为动，而抚机问难，辞理清举，四坐皆属目。后还俗，以诗乐自乐，人莫能名之。（《陆慧晓列传》）

食蛙尝有二十七种

庾杲之解褐，奉朝请，稍迁尚书驾部郎，清贫自业，食唯有韭俎廿廿韭生韭杂菜，任窻尝戏之曰：谁谓庾郎贫，食蛙尝有二十七种。”（《庾杲之列传》）

面甚尖危

庾少聪慧，家富于财，好宾客，食必列鼎，又状貌丰美，颐颊开张，人皆谓必为方伯，无馁乏之虑。及魏江陵，卒致饿死。时又有水军都督褚萝，面甚尖危，有纵理入口，竟保衣食而终。（同上）

置围州邑

宋明帝好围鹯，置围鹯州邑，以建安王休仁为围鹯州都大中正，王湛与太子右率沈勃、尚书水部郎庾皂之、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，朝请褚思庄、傅楚之为清定访问。（《王湛列传》）

所谓大力者负之而趋

王詵以博学见知，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，总校虚实，类物隶之，谓之隶事

，自此始也。俭尝使宾客隶事，多者赏之，事皆穷，唯庐江何宪为胜，乃赏以五花簟、白团扇，坐簟执扇，容气甚自得。詗后至，俭以所隶示之曰：卿能夺之乎？”詗操笔便成，文章既奥，辞亦华美，举坐击赏，詗乃命左右抽宪簟，手自掣取扇，登车而去。俭笑曰：所谓大力者负之而趋。”（同上）

仲师长尺二寸

沈约云：何承天纂文奇博，其书载张仲师及长颈王事，此何所出？”刘杳曰：仲师长尺二寸，唯出论衡。（王充论衡齐世篇：人生长六七尺，大三四围，面有五色，寿至于百，万世不异；如以上世人民，身长佼好，坚疆长寿，下世反比，则天地初立，始为人时，长可如防风之君，色如宋朝，寿如彭祖乎？从当今至千世之后，人可长如莢英，色如嫫母，寿如朝生乎？王莽之时，长人生长一丈，名曰霸。出建武年中，颍川张仲师长一尺二寸；张汤八尺有余，其父不满五尺。俱在今世，或长或短，儒者之意，竟非误也。”）长颈是毗騫王，朱建安扶南以南记云：古来至今不死’。”约即取二书寻检，一如杳言。（《刘怀珍列传》）

以名为姓其后边

明僧绍字休烈，平原鬲人，一字承烈。其先吴太伯之裔，百里奚子孟明以名为姓，其后也。笑典氏曰：言族系则华矣，其如吴、虞不别，名姓不分何？自诬诬人，均可笑也，嘻！”（《明僧绍列传》）

政恐陋巷天枕

刘之遴在荆府，常寄居南郡，忽梦前太守袁彖谓曰：卿当后为折臂太守，即居此中。”之遴后牛奔堕车折臂，右手偏直，不复得屈伸，书则以手就笔，叹曰：岂黥而王乎？”周舍尝戏之曰：“虽复立立坐可横，政恐陋巷无枕。”（《刘虬列传》）

化为支道林

侯景初以萧正德为帝，刘之遴时落景所，将使授玺绂，之遴预知，剃发披法服乃免。先是，平昌伏挺出家，之遴为诗嘲之曰：传闻伏不斗，化为支道林。

”乃之遴遇乱，遂披染服，时人笑之。（同上）

神影亦有酒色

临汝侯猷为吴兴郡守，性倜傥，与楚王庙神交饮，至一斛，每酹祀，尽欢极醉，神影亦有酒色，所祷必从。（《梁诸王列传》）

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

长沙王郢州刺史韶，昔为幼童，庾信爱之，有断袖之欢，衣食所资，皆信所给，遇客，韶亦为信传酒。后为郢州，信西上江陵，途经江夏，韶接信甚薄，坐青油幕下，引信入宴，坐信别榻，有自矜色。信稍不堪，因酒酣，乃径上韶床

，践踏肴饌，直视韶面谓曰：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。”宾客满坐，韶甚惭耻。（同上）

躬自率领

萧明字靖通，少被武帝亲爱，封贞阳侯。太清元年，为豫州刺史，百姓诣阙拜表，言其德政，树碑于州门内，及碑匠采石，出自肥陵，明乃广营厨帐，多召人物，躬自率领牵至州。识者笑之曰：侯自立碑，非州人也。”（同上）

张准雉媒

临贺郡王正德妹长乐主适陈郡谢禧，正德奸之，烧主第，缚一婢加玉钏于手，以金宝附身，声云：主被烧死。”检取婢尸，并金玉葬之，仍与主通，呼为柳夫人，生二子焉，日月稍久，风声渐露。后黄门郎张准有一雉媒，正德见而夺之。寻会重云殿为净供，皇储以下，莫不毕集，准于众中吒骂曰：张准雉媒，非长乐主，何可略夺。”皇太子恐帝闻之，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，及出，送雉媒还之。（同上）

终常摇握

武化侯正信字公理，幼不慧，常执白团扇，湘东王取题八字铭玩之，正信不知嗤之，终常摇握，位给事中卒。（同上）

号旱母

萧推字智远，少清敏，好属文，深为简文所亲赏。普通六年，以王子封南浦侯，历淮南、晋陵、吴郡太守，所临必赤地大旱，吴人号旱母焉。（同上）

主人愤愤不如客

南平郡王世子恪字敬则，宏雅有风则，姿容端丽，位雍州刺史，年少，未闲庶务，委之群下，百姓每通一辞，数处输钱，方得闻彻。宾客有江仲举、蔡、王台卿、庾仲容四人，俱被接遇，并有蓄积，故人间歌曰：江千万，蔡五百，王新车，庾大宅。”遂达武帝，帝接之曰：主人愤愤不如客。”寻以庐陵王代为刺史，恪还奉见，武帝以人间语问之，恪不惭，不敢一言。（同上）

皆署杖五十

昭明太子统，年十二，于内省见狱官将谳事，问左右曰：是衲衣何为者？”曰：廷尉官属。”召视其书，曰：是皆可念，我得判否？”有司以统幼，给之曰：得。”其狱，皆刑罪上，统皆署杖五十。有司抱具狱，不知所为具，言于帝，帝笑而从之。自是数使听讼，每有欲宽纵者，即使太子决之。（同上）

此可食否

庐陵王应不慧，至内库阅珍物，见金铤，问左右曰：此可食否？”答曰：不可。”应曰：既不可食，并特乞汝。”（同上）

匍匐号叫

邵陵王纶尝逢丧车，夺孝子服而著之，匍匐号叫，帅惧罪，密以闻，帝始严责，纶不能改。(同上)

为送葬之法

邵陵王纶忽作新棺木，贮司马崔会意，以车需车挽歌，为送葬之法，使姬乘车悲号，会意不堪，轻骑还都以闻。(同上)

五色口辨其须

元帝贞惠世子方诸，出为郢州刺史，镇江夏，以鲍泉为行事。时元帝遣徐文盛与侯景将任约相持，方诸年十五，童心未革，恃文盛在近，不恤军政，日与鲍泉酒为乐，侯景知之，乃遣其将宋子仙从间道袭之，百姓奔告，方诸与鲍泉并不信，曰：文盛大军在下，虏安得来？”始命闭门，贼已入城，方诸方踞泉腹，以五色口辨其须，子仙执方诸以归。(同上)

皆以意造

曹景宗为人自恃尚胜，每作书，字有不解，不以问人，皆以意造，虽公卿无所推，惟以韦鞬年长，且州里胜流，特相敬重，同宴御筵，亦曲躬谦逊。武帝以此嘉之。(《曹景宗列传》)

如三日新妇

曹景宗性躁动，不能沉默，出行常欲赛车帷幔，左右辄谏，以位望隆重，人所具瞻，不宜然。景宗谓所亲曰：我昔在乡里，骑快马如龙，与少年辈数十骑，拓弓弦作霹雳声，箭如饿鸱叫，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，渴饮其血，饥食其胃，甜如甘露浆，觉耳后生风，鼻头出火，此乐使人忘死，不知老之将至。今来扬州作贵人，动转不得，路行开车幔，小人辄言不可，闭置车中，如三日新妇，此邑邑使人气尽。”(同上)

误称下官

帝数宴见功臣，共道故旧，曹景宗酒后谬妄，或误称下官，帝故纵之，以为笑乐。(同上)

谓帘为夏侯妓衣

夏侯为六郡三州，不为产业，禄赐所得，随散亲故，性俭率，居处服用，充足而已，不事华侈。晚年颇好音乐，有妓妾十数人，并无被服姿容，每有客，常隔帘奏之，时谓帘为夏侯妓衣。(《夏侯详列传》)

我为郡有四尽

鱼宏襄阳人，身長八尺，白皙美姿容，累从征讨，常为军锋，历南谯、盱眙、竟陵太守，尝谓人曰：我为郡有四尽，水中鱼鳖尽，山中獐鹿尽，田中米谷尽，村里人庶尽。丈夫生如轻尘栖弱草，白驹之过隙。人生但欢乐，富贵在何时。”于是恣意酣赏，侍妾百余人，不胜金翠，服玩车马，皆穷一时之惊绝。有

眠床一张，皆是蹙柏，四面周匝，无一有异，通用银镂金花寿福两重为脚。（《鱼弘列传》）

详果封侯

初吉士瞻为荆府城局参军，浚万人仗库防池，得一金革钩，隐起镂甚精巧，篆文曰：锡尔金钩，且公且侯。”士瞻娶夏侯详兄女，女窃以与详，详喜佩之，及是革命，详果封侯，而士瞻不锡茅土。（《吉士瞻列传》）

千万买邻

宋季雅罢南康郡，市宅居吕僧珍宅侧，僧珍问宅价，曰：一千一百万。”怪其贵，季雅曰：一百万买宅，千万买邻。”（《吕僧珍列传》）

徵丞相不就

沈子国，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。春秋之时，列于盟会，鲁昭四年，晋使蔡灭沈，其后因国为氏，自兹以降，谱牒罔存。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。汉初，逞曾孙保封竹邑侯。保子遵自本国迁居九江之寿春，官至齐王太傅，封敷德侯。笑典氏曰：嘻，丞相而可徵哉？虎狼之秦而徵丞相哉？且可不就焉，沈约诬祖无礼乃如此，其封侯之无稽，又不足论。”（《沈约列传》）

凭空顿于户下

初，武帝有憾于张稷，及卒，因与沈约言之，约曰：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，已往之事，何足复论。”帝以为约昏家相为，怒咤曰：卿言如此，是忠臣邪？”乃辇归内殿。约惧，不觉帝起，犹坐如初。及还，未至床，凭空顿于户下，因病。梦齐和帝剑断其舌，召巫视之，巫言如梦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，称禅代之事，不由己出。（同上）

以麻绳为带

陈武帝受命，沈众位中书令，帝以众州里知名，甚敬重之，赏赐超于时辈。性吝嗇，财帛亿计，无所分遗，自奉甚薄，每朝会，中衣裳破裂，或躬提冠履。永定二年，兼起部尚书，监起太极殿，恒服布袍芒屨，以麻绳为带，又囊麦饭半以啖之，朝士咸共诮其所为。众性狷急，因忿恨，遂历诋公卿，非毁朝廷，武帝大怒，以众素有令望，不欲显诛，因其休暇还武康，遂于吴中赐死。（同上）

有鬼在外曰

范云又尝与梁武同宿顾諠之舍，諠之妻方产，有鬼在外曰：此中有王有相。”云起曰：王当仰属，相以见归。”因是尽心推算。（《范云列传》）

那得割截都尽

江淹为宣城太守，时罢归，始泊禅灵寺渚，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，谓曰：前以一匹锦相寄，今可见还。”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，此人大恚曰：那得割截都尽

？”顾见邱迟谓曰：余此数尺，既无所用，以遗君。”自尔淹文章蹶矣。又尝宿于冶亭，梦一丈夫，自称郭璞，谓淹曰：吾有笔在卿处多年，可以见还。”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，尔后为诗，绝无美句，时人谓之才尽。笑典氏曰：文章诗何必两梦滞哉？”（《江淹列传》）

亦是传中一事

天监三年，徐勉除给事黄门侍郎、尚书吏部郎，参掌大选，迁侍中。时师方侵魏，候驿填委，勉参掌军书，劬劳夙夜，动经数旬，乃一还家，群犬惊吠，勉叹曰：吾忧国忘家，乃至于此！若吾亡后，亦是传中一事。”（《徐勉列传》）

唯作大诺而已

陈伯之不识书，及迁江州，得文牒辞讼，唯作大诺而已，有事，典传口语，与夺决于主者。（《陈伯之列传》）

陈故酒徒陈君之神道

陈暄学不师受，文才俊逸，尤嗜酒，无节操，觔历王公门，沈酒暄讵尧，过差非度。其兄子秀常忧之，致书于暄友人何胥，冀以讽谏。暄闻之，与秀书曰：旦见汝书与孝典，陈吾饮酒过差。吾有此好，五十余年，昔吴国张长公亦称耽嗜，吾见张时，伊已六十，自言引满大胜少年时。吾今所进，亦多于往日，老而弥笃，唯吾与张季舒耳。吾方与此子交欢于地下，汝欲笑吾所志邪？昔阮咸、阮籍同游竹林，宣子不闻斯言。王湛能玄言巧骑，武子呼为痴叔。何陈留之风不嗣，太原之气岿然，翻成可怪？吾既寂漠当世，朽病残年，产不异于颜原，名未动于卿相，若不日饮醇酒，后欲安归？汝以饮酒为非，吾不以饮酒为过。昔周伯仁渡江，唯三日醒，吾不以为少；郑康成一饮三百杯，吾不以为多。然洪醉之后，有得有失，成厮养之志，是其得也。使次公之狂，是其失也。吾尝譬酒之犹水，可以济舟，亦可以覆舟。故江谿议有言：酒犹兵也，兵可千日而不用，不可一日而不备，酒可千日而不饮，不可一饮而不醉。’美哉江公，可与共论酒矣。汝惊吾堕马侍中之门，隐池武陵之第，觔布朝野，自言焦悚。某也幸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吾生平所愿，自没之后，题吾墓云‘陈故酒徒陈君之神道’，若斯志意，岂避南征之不复，贾谊之恸哭者哉？何水曹眼不识杯铛，吾口不离瓢杓，汝宁与何同日而醒，与吾同日而醉乎？政言其醒可及，其醉不可及也。速营糟邱，吾将老焉，尔无多言，非尔所及。”暄以落魄，不为中正所品，久不得调。陈太康中，徐陵为吏部尚书，精简人物，缙绅之士，皆向慕焉。暄以玉帽簪插髻，红丝布裹头，袍拂踝，靴至膝，不陈爵里，直上陵坐，陵不之识，命吏持下，暄徐步而出，举止自若，竟无忤容。作书谤陵，陵甚病之。后主之在东宫，引为学士，及即位，迁通直散骑常侍，与义阳王叔达、尚书孔范、度支尚书袁叔、侍中王闇、金紫光禄大夫陈褒、御史中

丞沈醇、散骑常侍王仪等，恒入禁中，陪侍游宴，谓为狎客。暄素通脱，以俳优自居，文章谐谬，语言不节，后主甚亲昵而轻侮之，尝倒悬于梁，临之以刃，命使作赋，仍限以晷刻。暄援笔即成，不以为病，而中散弄转甚。后主稍不能容，后遂搏艾为帽，加于其首，火以之，然及于发，垂泣求哀，声闻于外而弗之释。会卫尉卿柳庄在坐，遽起拔之，拜谢曰：陈暄无罪，臣恐陛下有玩人之失，辄矫赦之，造次之愆，伏待刑宪。”后主素重庄，意稍解，引暄出，命庄就坐。经数日，暄发悸而死。（《陈庆之列传》）

天帝召之歌耳

贺麟伯祖道养，工卜筮，经遇工歌女人病死，为筮之，曰：此非死，天帝召之歌耳。”乃以土块加其心上，俄顷而苏。笑典氏曰：事本不经，取加麟传之首，麟，儒者也，又甚不类，史乎史乎！嘻！”（《贺麟列传》）

此皆是义事不可问

朱异字彦和，吴郡钱塘人也，祖昭之，以学解称于乡，叔父谦之字处光，以义烈知名。年数岁，所生母亡，昭之假葬于田侧，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，同产姊密语之，谦之虽小，便哀感如持丧，长不昏娶。齐永明中，手刃杀幼方，诣狱自系，县令申灵鮪表上之，齐武帝嘉其义，虑相报复，乃遣谦之随曹武西行。将发，幼方子恠于津阳门伺杀谦之。谦之兄巽之，即异父也，又刺杀恠，有司以闻。”武帝曰：此皆是义事，不可问。悉赦之。”吴兴沈岂页闻而叹曰：弟死于孝，兄徇于义，孝友之节，萃此一门。”（《朱异列传》）

囚之累日

除陵，太清二年，兼通直散骑常侍，使魏，魏人授馆宴宾。是日甚热，其主客魏收嘲陵曰：“今日之热，当由徐常侍来。”陵即答曰：昔王肃至此，为魏始制礼仪，今我来聘，使卿复知寒暑。”收大惭。齐文襄为相，以收失言，囚之累日。（《徐訖列传》）

鲍通直复是何许人而得如此

鲍泉为通直侍郎，常乘高闾车，从数十左右，乡散盖服玩甚精，道逢国子祭酒王承，承疑非旧贵，遣访之，泉从者答曰：鲍通直。”承怪焉，复欲寻之，遣逼车问：鲍通直复是何许人，而得如此？”都下少年遂为口实，见尚豪华人相戏曰：鲍通直复是何许人而得如此？”以为笑谑。（《鲍泉列传》）

徒劳绕喙

鲍泉既专征长沙，久而不，元帝乃数泉二十罪为书责之，曰：而如冠玉，还疑木偶，须似躄毛，徒劳绕喙。”乃从狱中起王僧辩代泉为都督，使舍人罗重欢领斋杖三百人与僧辩往。及至长沙，遣通泉曰：罗舍人被令从王竟陵来。”泉愕然顾左右曰：得王竟陵助我经略，贼不足平矣。”乃拂席坐而待之。僧辩入

，乃背泉而坐曰：鲍郎，卿有罪，令旨使我锁卿，卿勿以故意见期。”令重欢出令示泉，锁之床下，泉颜色自若，了无惧容，曰：稽缓王师，罪乃甘分，但恐后人，更思鲍泉之愤愤耳。”僧辩色甚不平。（同上）

骑背为马

郢州平，元帝以世子方诸为刺史，鲍泉为长史，行州府事。方诸见泉和弱，每有谘陈，未尝用，使泉伏床骑背为马，书其衣，作其姓名。由是州府尽相欺。（同上）

好韵语

时又有鲍行卿以博学大才称，位后军临川王录事，兼中书舍人，迁步兵校尉，上玉璧铭，武帝发诏褒赏好韵语。及拜步兵，面谢帝曰：作舍人不免贫，得五校实大校。”例皆如此。（同上）

无处不逢鲍佐

鲍泉弟客卿，位南康太守，客卿三子捡正至并才艺知名，俱为湘东王五佐，正好交游，无日不适人。人为之语曰：无处不逢鸟躁，无处不逢鲍佐。”（同上）

岂羊质虎皮乎

羊侃初为尚书郎，以力闻。魏帝常问曰：郎官谓卿为虎，岂羊质虎皮乎？试作虎状。”侃因伏以手抉殿没指，魏帝壮之，赐以珠剑。（《羊侃列传》）

鼓吹恒置斋中

胡僧后拜领军将军，厚自封植，以所加鼓吹，恒置斋中，对之自娱，人曰：此是羽仪，公名望隆重，不宜若此。”答曰：我性爱之，恒须见耳。”或出游，亦以自随，入士笑之。（《胡僧列传》）

脚数年不洗

阴子春迁都督梁秦二州刺史，子春虽无佗才行，临人以廉洁称，闺门混杂，而身服垢，脚数年不洗，每洗则失财败事，云：在梁州，以洗足致梁州败。”（《阴子春列传》）

卷四

南史下

高声长诵

始兴于叔陵修饰虚名，每入朝，常于车中马上执卷读书，高声长诵，阳阳自若，归坐斋中，或自执斧斤，为沐猴百戏，又好游冢墓间，遇有莹表主名可知者，辄命左右发掘，取其石志古器，并骸骨肘胫，持为玩弄，藏之府库。（《陈诸王列传》）

合十余船为大舫

孙贲居家，颇失于侈，家庭穿筑，极林泉之致，歌钟舞女，当时罕俦。宾客填

门，轩盖不绝。及出镇郢州，乃合十余船为大舫，于中立亭池，植荷芰，每良辰美景，宾僚并集，泛长江而置酒，亦一时之胜赏焉。（《孙贲列传》）

必当无智

虞寄字次安，少聪敏，年数岁，客有造其父，遇寄于门，嘲曰：郎子姓虞必当无智。”寄应声曰：文字不辨，岂得非愚。”客大惭，入谓其父：此子非常人，文举之对，不是过也。”（《虞荔列传》）

恶蛇受祭酹

傅乡 宰虽强直有才，而毒恶傲慢，为当世所嫉。及死，有恶蛇屈尾来上灵床，当前受祭酹，去而复来者百余日，时时有弹指声。（《傅乡 宰列传》）

我有奇术

时临淮刘玄明亦有吏能，历山阴、建康令，政常为天下第一，终为司农卿。后傅岁羽又代玄明为山阴令，问玄明曰：愿以旧政告新令尹。”答曰：我有奇术，卿家谱所不载，临别当相示。”既而曰：作县令唯日食一升饭，而莫饮酒，此第一策也。”（《循吏列传》）

司风令史

宋明帝性猜忌，休肥，憎风，夏月常著小皮衣，拜左右二人为司风令史，风起方面，辄先启闻。（同上）

虽素而华

孙谦末年头生二肉角，各长一寸，卒官，时年九十二。临终遗命诸子曰：吾少无人间意，故自不求闻达，而仕历三代，官成两朝，如我资名，或蒙赠谥，自公体耳，气绝即以幅巾就葬，每存俭率。此见车需车过精，非吾志也。士安束以藁，王孙俛入后土，虽是匹夫之节，取于人情未允。今使棺足周身，圻足容棺，蕙书爵里，无曰不然。旒表命数差可停息。直僦车需床，装之以卮。以常所乘者为魂车，他无所用。”第二子贞巧，乃织细废装车需，以篋为铃佩，虽素而华，帝为卮

举哀，甚悼惜之。（同上）

卿礼有过陆纳

何远为武康令，愈厉廉节，除淫祀，正身率职，人甚称之。太守王彬巡属县，诸县皆盛供帐以待焉，至武康，远独设糗水而已。彬去，远送至境，斗酒只鹅而别，彬戏曰：卿礼有过陆纳，将不为古人所笑乎？”（同上）

称为水淫

何佟之性好洁，一日之中，洗涤者十余遍，犹恨不足，时人称为水淫。于时，又有遂安令刘澄，为性弥洁，在县埽拂郭邑，路无横草，水翦虫秽，百姓不堪命，坐免官。（《儒林列传》）

侃因唾灼口中

郑灼性精勤，尤明三礼，少时，尝梦与皇侃遇于途，侃谓曰：“郑郎开口。”侃因唾灼口中，自后义理益进。灼家贫，抄义疏，以日继夜，笔毫尽，每削用之。常蔬食，讲授多苦心热，若瓜时，辄偃卧以瓜镇心，起便读诵，其笃志如此。（同上）

仆助君师

张讥字直言，受学于汝南周弘正，每有新意，为先辈推服。陈天嘉中，为国子助教，时周弘正在国学，发周易题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席。讥与弘正论议，弘正屈，弘直危坐厉声，助其申理。讥乃正色谓弘直曰：“今日集义，辨正名理，虽知兄弟急难，四公不得有助。”弘直谓曰：“仆助君师，何为不可。”举坐以为笑乐。（同上）

掘顾荣冢

邱灵鞠领东观祭酒，曰：“人居官愿数迁，使我终身为祭酒，不恨也。”永明二年，领骁骑将军，灵鞠不乐武位，谓人曰：“我应还东掘顾荣冢，江南地方数千里，士子风流，皆出此中，顾荣忽引诸侪辈渡，妨我辈涂辙，死有余罪。”灵鞠好饮酒，臧否人物，在沈深坐见王俭诗，深曰：“王令文章大进。”灵鞠曰：“何如我未进时。”此言达俭。灵鞠宋时文名甚盛，入齐颇减，蓬发弛纵，无形仪，不事家业，王俭谓人曰：“邱公仕宦不进，才亦退矣。”（《文学列传》）

曹子建何足数哉

吴迈远者，好为篇章，宋明帝闻而召之，及见曰：“此人连绝之外，无所复有。”迈远好自夸，而嗤鄙他人，每作诗得称意语，辄掷地呼曰：“曹子建何足数哉！”檀超闻而笑曰：“昔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，而好诋诃人文章，季绪琐琐，焉足道哉！至于迈远，何为者乎？”（同上）

著蚤虱等赋

卡彬颇饮酒，摈弃形骸，仕既不遂，乃著蚤虱蜗虫虾蟆等赋，皆大相指斥。其蚤虱赋序曰：“余居贫布衣，十年不制，一袍之縵，有生所托，资其寒暑，无与易之，为人多病，起居甚疏，萦寝败絮，不能自释，兼摄性懈惰，懒事皮肤，澡刷不谨，浣沐失时，四体宁宁毛宁毛，加以臭秽，故苇席蓬纓之间，蚤虱猥流，淫痒渭，无时恕肉，探揣攫撮，日不替手。虱有谚云：朝生暮死。若吾之虱者，无汤沐之虑，绝相吊之忧，晏聚乎久衽夸烂布之裳，复不鉞之讨捕，孙孙子子，三十五岁焉。”其略言皆实录也。又为禽兽决录，目禽兽云：“羊性淫而狠，猪性卑而率，鹅性顽而傲，狗性险而出。”皆指斥贵势。其羊淫狠，谓吕文显；猪卑率，谓朱隆之；鹅顽傲，谓潘敞；狗险出，谓沈文度。其险诣如此。虾蟆赋云：“纁青拖紫，名为蛤鱼。”世谓比令仆也。又云：蝌蚪唯唯

，群浮暗水，唯朝继夕，聿役如鬼。”比令史谘事也。文章传于闾巷，后历尚书比部郎、安吉令、车骑记室。彬性饮酒以瓠壶瓢勺，竊皮为肴。著帛冠，十二年不改易。以大瓠为火笼，什物多诸诡异。自称卜田居，妇为傅蚕室。或谓曰：卿都不持操，名器何由得升。”彬曰：掷五木子，十掷辄鬪，岂复是掷子之拙？吾好掷政极此耳。”后为绥建太守，卒官。永明中，琅邪诸葛鲈为国子生，作云中赋，指祭酒以下，皆有形似之目，坐事系东冶，作东冶徒赋，武帝见，赦之。又有陈郡袁嘏自重其文，谓人曰：我诗应须大材连之，不尔飞去。”建武末，为诸暨令，被王敬则贼所杀。时有广陵高爽，博学多材，刘为晋陵县，爽经途诣之，了不相接，爽甚衔之。俄而爽代为县，遣迎赠甚厚，爽受饷，答书云：高晋陵自答。”人问其所以，答云：刘饷晋陵令耳，何关爽事。”又有人送书与爽告蹶，云：比日守羊困苦。”爽答曰：守羊无食，何不货羊余米。”孙抱为延陵县，爽又诣之，抱了无故人之怀。爽出，从县阖下过，取笔书鼓云：徒有八尺围，腹无一寸肠，面皮如许厚，受打未讫央。”爽机悟多如此。坐事被系，作鰕鱼赋以自况，其文甚工，后遇赦免，卒。孙抱，东莞人，善吏职，形体肥壮，腰带十围，爽故以此激之。（同上）

一万见与

崔慰祖卖宅须四十五万，买者云：宁有减不？”答曰：诚异韩伯休，何容二价？”买者又曰：“君但卖四十六万，一万见与。”慰祖曰：岂是我心乎？”（同上）

每宿昔作名一束

何思澄重交结，分华林遍略书与诸宾朋校定，而终日造谒。每宿昔作名一束，晓便命驾，朝贤无不悉狎，狎处即命食，有人方之娄护，欣然当之。投晚还家，所赍名必尽。（同上）

恐虱饥死

江泌字士清，济阳考城人也，父亮之，员外郎。泌少贫，昼日斫为业，夜读书，随月光，光斜则握卷升屋，睡极堕地，则更登。性行仁义，衣敝虱多，绵裹置壁上，恐虱饥死，乃复置衣中，数日间终身无复虱。（《孝义列传》）

自称下官

庾道愍尤精相板，宋明帝时，山阳王休屡以言语忤颜，见道愍，托以己板为他物，令道愍占之，道愍曰：此乃甚贵，然使人多衍忤。”休以褚彦回详密，求换其板，他日彦回侍明帝，自称下官，帝多忌，甚不悦，休具以状言，帝乃意解。（同上）

不胜忿作劫

建康人张悌，家贫无以供养，以情告邻富人，富人不与，不胜忿，遂结四人作

劫，所得衣物，三劫持去，实无一钱入己。县抵悌死罪，悌兄松诉称：与弟景是前母子，后母唯生悌，松长不能教诲，乞代悌死。”景又曰：松是嫡长，后母唯生悌，若从法，母亦不全，亦请死。”母又云：悌应死，岂以弟罪枉及诸兄。”悌亦引分全两兄供养。县以上谏，帝以为孝义，特降死，后不得为例。

(同上)

山中宰相

陶弘景字通明，止于句容之句曲山，自号华阳隐居，梁武帝手敕招之，锡以鹿皮巾，后屡加礼聘，并不出，唯画作两牛，一牛散放水草之间，一牛著金笼头，有人执绳以杖驱之。武帝笑曰：“此人无所不作，欲效曳尾之龟，岂有可致之理？”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，无不前以谘询，月中常有数信，时人谓为山中宰相。二宫及公主贵要，参候相继，赠遗未尝脱时，多不纳受，纵留者即作功德。天监四年，移居积金东涧。弘景行辟导引之法，自隐处四十许年，年逾八十，而有壮容。仙书云：眼方者寿千岁。”弘景末年，一眼有时而方。曾梦佛授其菩提记云名为胜力菩萨，乃诣贸阝县阿育王塔，自誓受五大戒。（《隐逸列传》）

恣其取足

庾洗字彦宝，新野人也。尝乘舟从沮中山舍还，载米一百五十石，有人寄载三十石，及至宅，寄载者曰：君三十斛，我一百五十斛。”洗嘿然不校，恣其取足。（同上）

咸闻空中唱

庾洗晚年，尤遵释教，宅内立道场，环绕礼讖，六时不辍，诵法华经，每日一遍。后夜中忽见一道人，自称愿公，容止甚异，呼洗为上行先生，授香而去。中大通四年，因寝，忽惊觉曰：愿公复来，不可久住。”颜色不变，言终而亡，年七十八。举室咸闻空中唱“上行先生已生弥陀净域矣。”武帝闻而下诏，谥贞节处士，以显高烈。（同上）

敌陈戴三千万钱

戴法兴，会稽山阴人也。家贫，父硕子以贩为业。法兴二兄，延寿、延兴，并修立，延寿善书，延兴好学。山阴有陈戴者，家富有钱三千万，乡人或云：戴硕子三儿，敌陈戴三千万钱。”（《恩幸列传》）

谨录牡

戴法兴临死，封闭库藏，使家人谨录硃牡。（同上）

何容读书

孝武公除后晋安王子勋侍读，博士谘徐爰：宜习业与不？”爰答曰：居丧读丧礼，习业何嫌。”少日，始安王子真博士谘爰，爰曰：小功废业，三年丧何容

读书。”其专断乖谬皆如此。(同上)

何不迁合朔日邪

阮佃夫及王道隆、杨运夫并执权，亚于人主，尝正旦应合朔，尚书奏迁元会，佃夫曰：元正庆会，国之大礼，何不迁合朔日邪？”其不稽古如此。(同上)

此是黄门手板

綦母珍之在西州时，有一手板，相者云：当贵。”每以此言动帝，又图黄门郎，帝尝问之曰：“西州时手板何在？”珍之曰：此是黄门手板，官何须问？”帝大笑。(同上)

置嫔御妓乐

徐龙驹以奄人本给安陆侯，后度东宫为斋帅，废帝即位以后，便佞见宠。凡诸鄙黷杂事，皆听诱劝，位羽林监、后阖舍人、黄门署令、淮陵太守，帝为龙驹置嫔御妓乐，常住含章殿，著黄纶帽，被貂裘，南面向案，代帝画敕，内左右侍直，与帝不异。前代赵忠、张让之徒，莫之能比。(同上)

亦从改焉

齐东昏自群公诛后，无复忌惮，无日不游走，所幸潘妃，本姓俞，名尼子，王敬则妓也，或云宋文帝有潘妃，在位三十年，于是改姓曰潘。其父宝庆亦从改焉。帝呼宝庆及茹法珍为阿丈，梅虫儿及东冶营兵俞灵韵为阿兄。帝与法珍等俱诣宝庆，帝躬自汲水，助厨人作膳，为市中杂语，以为谐谑。(同上)

谓为生犀

陆验与徐马两人递为少府丞太史，验本无艺业，而容貌特丑，先是外国献生犀，其形甚陋，故闾里咸谓验为生犀。验马并以苛刻为务，百贾畏之，朱异尤与之昵，时人谓之三蠹。(同上)

啄口流血

司马申历事陈朝三帝，性忍害，好飞书以谮毁，朝之端士遍被其殃。尝昼寝于尚书下省，有鸟啄其口，流血及地，时论以为谮贤之效也。(同上)

此是我马何因死去

隋师将济江，群臣请为备防，施大庆沮坏之，后主未决，孔范奏曰：长江天堑，古来限隔，虏军岂能飞渡？边将欲作功劳，妄言事急。臣自恨位卑，虏若能来，定作太尉公矣。”或妄言北军马死，范曰：此是我马，何因死去。”后主深以为然，故不为备。(同上)

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

侯景又矫诏，自加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，以诏文呈简文帝，简文帝大惊曰：将军乃有宇宙之号乎？”(《贼臣列传》)

伊那得来啖是

王伟请立七庙，侯景曰：何谓七庙？”伟曰：天子祭七世祖考，故置七庙。

”并请七世讳，敕太常具祭祀之礼。景曰：前世吾不复忆，唯阿耶名标，且在朔州，伊那得来啖是。”众闻咸笑之。景党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，自外悉是王伟制其名位，以汉司徒侯霸为始祖，晋徵士侯瑾为七世祖，于是推尊其祖周为大丞相，父标为元皇帝。（同上）

皆谓为厢

侯景床东边香炉无故堕地，景呼东西南北皆谓为厢，景曰：此东厢香炉那忽下地？”议者以为湘东军下之徵。（同上）

湘东一目

王伟及吕季略、周石珍、严俱送江陵，伟尚望见全，于狱为诗赠元帝下要人曰：赵壹能为赋，邹阳解献书，何惜西江水，不求辙中鱼。”又上五百字诗于元帝，元帝爱其才，将舍之，朝士多忌，乃请曰：前日伟作檄文有异辞句。”元帝求而视之，檄云：项羽重瞳，尚有乌江之败，湘东一目，宁为四海所归。

”帝大怒，使以钉钉其舌于柱，剜其肠，颜色自若，仇家齧其肉，俯而视之，至骨，方刑之。（同上）

北史上

非是俊物

典御丞李集面谏齐文宣帝，比帝有甚于桀纣，帝令缚置流中沉没，久之，复令引出，谓曰：“吾何如桀纣？”集曰：回来弥不及矣。”帝又令沉之，引出更问，如此数四，集对如初，帝大笑曰：

“天下有如此痴汉，方知龙逢比干，非是俊物。”遂解放之。（《齐文宣本纪》）

不登变童之床

齐文宣在晋阳，太子监国，集诸儒讲孝经，令杨传旨，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：先生在世，何以自资？”对曰：散愁自少以来，不登变童之床，不入季女之室，服膺简策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平生素怀，若斯而已。”太子曰：颜子缩屋称贞，柳下姬而不乱，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。”乃赉绢百匹。（同上）

具牢馔而亲观之

齐后主御马，则藉以毡褥，食物有十余种，将合牝牡，则设青庐，具牢馔，而亲观之。狗则饲以粱肉，马及鹰犬，乃有仪同郡君之号，故有赤彪仪同、逍遥郡君、凌霄郡君，高思好所谓馱龙逍遥者也。犬于马上设褥以抱之，斗鸡亦号开府，犬马鸡鹰，多食县干。又于华林园立贫穷村舍，帝自敝衣为乞食儿，又为穷儿之市，躬自交易。（《齐后主本纪》）

将恐来世以予为口实

西魏恭帝元年四月，帝大飡群臣，魏史柳虬执简书告于朝曰：废帝，文皇帝之嗣子，年七岁，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：是子也才，由于公，不才亦由于公，公宜勉之。’公既受兹重寄，居元辅之任，又纳女为皇后，遂不能训诲有成，致令废黜，负文皇帝付嘱之意，此咎非安定公而谁？”帝乃令太常卢辩作诰喻公卿曰：呜呼，我群后暨众士，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，托于余训之诲之，庶厥有成，而予罔能弗变厥心，庸暨乎废，坠我文皇帝之志。呜呼，兹咎予其焉避。予实知之，矧尔众人之心哉？惟予之颜，岂惟今厚，将恐来世以予为口实。”（《周文帝本纪》）

曾为次长祖

周宣帝不听人有高者大者之称，诸姓高者改为姜，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，曾为次长祖，官称名位，凡谓上及大者改为长。又令天下车皆浑成为轮，禁天下妇人皆不得施粉黛，唯宫人得乘有辐车、加粉黛焉。（《周宣帝本纪》）

少年为妇人服饰

周宣帝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，入殿歌舞，与后宫观之，以为喜乐。（同上）
乃体过于吾

琅邪公主名玉仪，魏高阳王斌庶生妹也，初不见齿，为孙腾妓，腾又放弃，齐文襄帝遇堵途，悦而纳之，遂被殊宠，奏魏帝封焉。文襄谓崔季舒曰：尔由来为我求色，不如我自得一绝异者。崔暹必当造直谏，我亦有以待之。”及暹谏事，文襄不复假以颜色，居三日，暹怀刺坠之于前，文襄问：何用此为？”暹悚然曰：未得通公主。”文襄大悦，把暹臂入见焉。季舒语人曰：崔暹常忿我佞，在大将军前，每谓叔父合杀，及其自作，体佞乃体过于吾。”（《后妃列传》）

俗弄女婿法

齐文宣段韶仪，段韶妹也。婚夕，韶妻元氏为俗弄女婿法，戏文宣，文宣衔之，后因发怒，谓韶曰：我会杀尔妇。”元氏惧，匿娄太后家，终文宣世不敢出。（同上）

妆点不获时至

冯淑妃名小怜，大穆后从婢也。穆后爱衰，以五月五日进之，号曰续命，慧黠，能弹琵琶，工歌舞。后主惑之，坐则同席，出则并马，愿得生死一处。命淑妃处隆基党，淑妃恶曹昭仪所常居也，悉令反换其地。周师之取平日，帝猎于三堆，晋州亟告急，帝将还，淑妃请更杀一围，帝从其言，及帝至晋州，城已欲没矣，作地道攻之，城陷十余步，将士乘势欲入，帝敕且止，召淑妃共观之，淑妃妆点不获时，至周人以木拒塞，城遂不下。旧俗相传晋州城西石上有圣人迹，淑妃欲往观之，帝与淑妃度桥，桥坏，至夜乃还，称妃有勋，将立为

左皇后，即令使驰取翟等皇后服御，仍与之并骑观战，东偏少却，淑妃怖曰：军败矣。”帝遂以淑妃奔还，至洪洞戍，淑妃方以粉镜自玩，后声乱唱贼至，于是复走。内参自晋阳以皇后衣至，帝为按辔，命淑妃著之，然后去。帝奔邺，太后后至，帝不出迎，淑妃将至，凿城北门出十里迎之。复以淑妃奔青州。后主至长安，请周武帝乞淑妃，帝曰：朕视天下如脱屣，一老姬岂与公惜也。”仍以赐之。及帝遇害，以淑妃赐代王达，甚嬖之。淑妃弹琵琶，因弦断，作诗曰：虽蒙今日宠，犹忆昔日怜，欲知心断绝，应看胶上弦。”达妃为淑妃所憎，几至于死。隋文帝将赐达妃兄李询，令著布裙配舂，询母逼令自杀。笑典氏曰：小怜处隆基堂，岂唐明皇帝之前世因乎！”（同上）

竟不能得

艾陵伯元苕性刚毅，虽有吉庆事，未尝开口而笑。孝文迁都，苕以代尹留镇，除怀朔镇都大将，因别赐苕酒，虽拜饮而颜色不泰，帝曰：闻公一生不笑，今方隔山，当为朕笑。”竟不能得。帝曰：五行之气，偏有所不入，六合之间，亦何事不有。”左右见者无不扼腕大笑。（《魏诸宗室列传》）

十钱主簿

阳平王熙玄孙庆智，性贪鄙，为太尉主簿，事无大小，得物然后判，或十数钱，或二十钱，得便取之，府中号为“十钱主簿。”（《魏诸王列传》）

正似鸭耳

元善以高趋有宰相之具，尝言于上曰：杨素粗疏苏威怯懦，元胄、元，正似鸭耳。可以付社稷者，唯有高趋。”上初然之，及趋得罪，上以善言为趋游说，深责让之，善忧惧，先患消渴，于是病顿而卒。（同上）

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

淮阳王孝友，尝奏表曰：古诸侯娶九女，士有一妻二妾。晋令诸王置妾八人，郡君侯妾六人。官品令第一、第二品有四妾，第三、第四有三妾，第五、第六有二妾，第七、第八有一妾，所以阴教聿修，继嗣有广。广继嗣，孝也。修阴教，礼也。而圣朝忽弃此数，由来渐久，将相多尚公主，王侯娶后族，故无妾媵，习以为常，妇人多幸，生逢今世，举朝略是无妾，天下殆皆一妻。设令人强志广娶，则家道离索，身事箠，内外亲知，共相嗤怪。凡今之人，通无准节。父母嫁女，则教之以妒。姐姐逢迎，必相劝以忌。持制夫为妇德，以能妒为女工。自云受人欺。畏他笑我。王公犹自一心，以下何敢二意。夫妒忌之心生，则妻妾之礼废，妻妾之礼废，则奸淫之兆兴，斯臣之所以毒恨者也。请以王公第一品娶八，通妻以备九女称事，二品备七，三品、四品备五，五品、六品则一妻二妾，限以一周，悉令充数，若不充数，及待妾非礼，使妻妒，加捶挞，免所居官，其妻无子而不娶妾，斯则自绝，无以血食祖父，请科不孝之

罪，离遣其妻。欲使王侯将相、功臣子弟，苗裔满朝，传祚无穷，此臣之志也。”诏付有司，议奏不同。（同上）

何为窃入王家

扶风郡王孚性机辩，好酒，貌短而秃，周文帝偏所眷顾，尝于室内置酒十瓶，瓶余一斛，上皆加帽欲戏孚。孚适入室，见即惊且喜曰：吾兄弟辈甚无礼，何人窃入王家，匡坐相对，宜早还宅也。”因持酒归。周文抚手大笑。（同上）

大致纷纭

广阳王湛，名位渐重，留连声色，始以婢紫光遗尚书郎中宋游道，后乃私耽，出为冀州，窃而携去，游道大致纷纭，乃云：紫光湛父所宠，湛母遗己。”将致公文，久乃停息。论者两非之。（同上）

始经五朝便尔逃遁

元钦曾托青州人高僧寿为子求师，师至，未几逃去。钦以让僧寿，僧寿性滑稽，反谓钦曰：“凡人绝粒七日乃死，始经五朝，便尔逃遁，去食就信，实有所难。”钦乃大惭，于是待客稍厚。（同上）

重笞一百

孝武帝将入关，授元仲景中军大都督，留京师，齐神武欲至洛阳，仲景遂弃妻子，追驾至长安，仍除尚书右仆射，封顺阳王。仲景既失妻子。乃娶故朱天光妻也列氏，本娼女，有美色，仲景甚重之。经数年，前妻叔袁纥氏自洛阳间行至，也列遂徙居异宅。之久，有奸事露，诏仲景杀之，仲景宠情愈至，谬杀一婢，蒙其尸而厚葬以代焉，也列徙于密处，人莫知其诈。仲景三子济钟奉，叔袁纥氏生也，皆以宗室，早历清官。仲景以也列尚在，恐妻子漏之，乃谋杀叔袁纥。纥先觉，复欲阴害也列。也列谓从奴曰：若叔袁纥杀我，必投我厕中，我告丞相，冀或不死，若必理前愆，犹埋我好地，尔为我告之。”奴遂告周文帝。周文依奏，诏笞仲景一百，免右仆射，以王归第。也列以自告而逐之。仲景犹私不已。又有告者，诏重笞一百，付宗正，官爵尽除。仲景仍通焉。后周文帝以其历任有令名，且杖策追驾，乃奏复官爵，也列叔袁纥于是同居。大统五年，除幽州刺史。仲景多内乱，后就州赐死。（同上）

未得三十钱

济阴王诞累迁齐州刺史，在州贪暴，大为人患。牛马骡驴，无不逼夺，家之奴隶，悉迫取良人为妇。有沙门为诞采药，还见诞，问外消息，对曰：唯闻王贪，愿王早代。”诞曰：齐州七万家，吾至来，一家未得三十钱，何得言贪？”后为御史中尉元纂所纠，会赦免，薨谥静王。（同上）

一时放免

元丽拜雍州刺史，为政严酷，吏人患之。其妻崔氏诞一男，丽遂出州狱死囚，及徒流案未申台者，一时放免。（同上）

何为著百戏衣

孝武帝汎舟天泉池，命宗室诸王陪宴，乐浪王忠愚而无智，性好衣服，遂著红罗襦，绣作领，碧纁由袵夸，锦为缘。帝谓曰：“朝庭衣冠，应有常式，何为著百戏衣？”对曰：“臣少来所爱，情存绮罗，歌衣舞服，是臣所愿。”帝曰：“人之无良，乃至此乎！”（同上）

先造棺犹在僧寺

魏宣武帝委政于高肇，宗室倾惮，唯元匡与肇抗衡。先自造棺，置于听事，意欲輿棺诣阙，论肇罪恶，自杀切谏。肇闻而恶之。后因与太常卿刘芳议争权量，遂与肇声色，为御史中尉王显所纠，诏可。有司奏匡诬肇，处匡死刑。宣武免死，降为光禄大夫，又兼宗正卿，出为兖州刺史。明帝初，入为御史中尉，严于弹纠，封东平郡王。匡每有奏请，尚书令任城王澄时致执夺，匡刚隘，内遂不平，先所造棺，犹在僧寺，乃复修事，将与澄相攻。澄颇知之，后将赴省，与匡逢遇，驺卒相挝，朝野骇愕。澄因是奏匡罪状三十余条，廷尉处以死刑，诏付八议，特加原宥，削爵除官。（同上）

攘袂抚几而言

时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录尚书高阳王雍，雍欲以为廷尉评，频请托吏部尚书东阿县公元顺，顺不为用，雍遂下命用之，顺投之于地。雍闻之大怒，昧爽坐都厅，召尚书及丞郎毕集，欲待顺至于众挫之。顺日高方至，雍攘袂抚几而言曰：“身天子之子，天子之弟，天子之叔，天子之相，四海之内，尊亲莫二，元顺何人，以身成命，投弃于地？”顺须鬣俱张，仰面看屋，愤气奔涌，长遑而不言，久之，摇一白羽扇，徐而谓雍曰：“高祖迁宅中土，创定九流，官方清浊，轨仪万古，而朱暉小人，身为省吏，何合为廷尉清官？殿下既先皇同气，诚宜遵旨，自有恒规，而复逾之也？”雍曰：“身为丞相、录尚书，如何不得用一人为官？”顺曰：“庖人虽不理庖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。未闻有别旨，令殿下参选事。”顺又厉声曰：“殿下必如是，顺当依事奏闻。”雍遂笑而言曰：“岂可以朱暉小人，便相忿恨。”遂起，呼顺入室，与之极饮。（同上）

盗窃求乞

齐郡王简，字叔亮，性好酒，不能理公私之事。妻常氏，燕郡公喜女也，文明太后以赐简，干综家事，颇节简酒，乃至盗窃，求乞婢侍，卒不能禁。（同上）

谓之是箸

咸阳王禧与直寝符承祖薛魏孙谋，将害宣武，其斋帅刘小苟告之，禧是夜宿于洪池别墅，不知事露，其夜，将士所在追禧，禧自洪池东南走，左右从禧者唯

兼防阖尹龙武，禧忧迫谓曰：试作一谜，当思解之，以释毒闷。”龙武倏忆旧谜云：眠则同眠，起则同起，贪如豺狼，赃不入己。”都不有心于规刺也。喜亦不以为讽己，因解之曰：此是眼也。”而龙武谓之是箸。渡洛水，至柏坞，顾谓龙武曰：汝可勉心作与太尉公同死计。”龙武曰：若与殿下同命，虽死犹生。”俄而禧被禽，送华林都亭，著千斤锁格龙武，羽林掌卫之。（同上）

以彭城为嫔御

彭城王韶字世胄，齐神武以孝武帝后配之，魏室奇宝，多随后入韶家。有二玉钵相盛，转而不可出，马脑容三升，玉缝之，皆称西域鬼作也。历位太尉、侍中、录尚书事、司州牧、特进、太傅。齐天保元年，降爵为县公。韶性行温裕，以高氏婿，颇膺时宠，能自谦退，临人有惠政，好儒学，礼致才彦，爱林泉，修第宅，华而不侈，文宣帝剃韶鬓须，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，曰：以彭城为嫔御。”讥元氏微弱，比之妇女。（同上）

少盛如花

北海王详之初禁，乃以淫安定王嬖妃高氏事告母高太妃，母大怒，詈之曰：汝自有妻妾侍婢，少盛如花，何共高丽婢奸，令致此罪？我得高丽婢，当啖其肉。”乃杖详背及两脚百余下，自行杖，力疲，乃使奴代。（同上）

吏书失体

刘仁之字山静，性酷虐，在晋阳，曾管城雉，仁之统监作役，以小稽缓，遂杖前殷州刺史裴瑗、并州刺史王绰。齐神武大加谴责。性好文字，吏书失体，便加鞭撻，言韵微讹，亦见捶楚，吏人以此苦之。（《刘庠仁列传》）

得作稽古不

尉瑾为齐吏部尚书，历位右仆射卒，外虽通显，内阙风训，闺门秽杂，为世所鄙。有女在室，忽从奔诱，瑾遂以适妇癫皮逸人。瑾又通寡嫂元氏。瑾尝讥吏部郎中顿邱李构云：郎不稽古。”构对令史云：我实不稽古，未知通嫂得作稽古不？”瑾闻大惭。然亦能折节下士，意在引接名流，但不之别也。有贾彦始者，仪望虽儒生，称堪充聘陈使，司徒户曹祖崇儒，文辩俱不足，言将为当世莫及。好学吴人摇辱振足，为人所哂，时论比之寒蝉。又少威仪，子德载以蒲鞭责之，便自投井，瑾自临井上呼云儿出，闻者皆笑。（《尉古真列传》）

效人举措

尉地干机悟有才艺，驰马立射五的，时人莫能及。魏太武时位庠部尚书，加散骑常侍，领侍辇郎，奉上忠谨，尤善嘲笑，太武见其效人举措，忻悦不能自胜，甚见亲爱，参军国大谋。（同上）

令诸父癯余

魏景穆监国，穆寿与崔浩等辅政，人皆敬浩，寿独陵之。又自恃位任，以人莫

己及，谓其子师曰：但令吾儿及我，亦足胜人，不须苦教之。”遇诸父兄弟，有如仆隶，夫妻并坐食，而令诸父癯余，为时人鄙笑。（《穆崇列传》）

家人筐篋中物

崔浩性不好庄老之书，每读不过数十行辄弃之，曰：此矫诬之说，不近人情，必非老子所做，老聃习礼，仲尼所师，岂设败法之言，以乱先王之教？袁生所谓家人筐篋中物，不可扬于王庭。”（《崔宏列传》）

谓己稽古过之

崔浩纤妍白皙如美妇人，性敏达，长于谋计，自比张良，谓己稽古过之。既被谗，以白马公归第，因欲修服食养性术，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新经，浩因师事之。（同上）

肉袒自罚

荆襄初附，周文表授长孙俭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、东南道行台仆射，所部郑县令泉璨为百姓所讼，推案获实。俭即大集僚属，遂于听事前引己过，肉袒自罚，舍璨不问。于是属城肃励，莫敢犯法。魏文帝玺书劳之。周文又与俭书曰：近闻公部内县令有罪，遂启杖三十，用肃群下，闻之嘉叹良久不可言。”（《长孙嵩列传》）

大承业十余岁

长孙承业少轻侠，斗鸡走马，力争杀人，因亡抵龙门将陈兴德家，会赦乃免。因以后妻罗前夫女吕氏妻兴德兄兴恩以报之。罗年大承业十余岁，酷妒忌，承业雅相敬爱，无姬妾，童侍之中，在承业左右嫌疑致死者，乃有数四。（《长孙道生列传》）

飞食菘

魏道武攻中山，未，六军乏粮，问计于崔逞，逞曰：飞食菘而改音，诗称其事，可取以助粮。”帝虽嫌其侮慢，然兵既须食，乃听人以菘当租。逞又言：可使军人及时自取，过时则落尽。”帝怒曰：内贼未平，兵人安可解甲收菘乎？”以中山未拔，故不加罪。及姚兴侵晋，襄阳戍将郗恢驰使乞师于常山王遵书云：贤兄武步中原。”道武以为悖君臣之礼，敕逞与张袞为遵书答使，亦贬其主号以报之，逞袞为书，乃云贵主，帝怒其失旨，黜袞，遂赐逞死。（《崔逞列传》）

家人号曰成母

卫将军武城县公崔，天平中授徐州刺史，给广宗部曲三百，清河部曲千。性暴慢，宠妾冯氏长且狡，家人号曰成母，朝士邢子才等多奸之，至是假其威势，恣情取受，风政不立。（同上）

今则魏子

崔素与魏收不协，收后专典国史，恐被恶言，乃悦之曰：昔有班固，今则魏子。”收缩鼻笑之，恨不释。（同上）

君定名士

崔瞻性简傲，以才地自矜，所与周旋，皆一时名望。在御史台，恒宅中送食，备尽珍羞，别室独食，处之自若。有一河东人士，姓裴，亦为御史，伺瞻食，便往造焉，瞻不与交言，又不命匕箸，裴坐观瞻食罢而退，明日，自携匕箸，恣情饮啖，瞻谓曰：我初不唤君食，亦不共君语，遂能不拘小节。昔刘毅在京口，冒请鹅炙，岂亦异是，君定名士。”于是每与之同食。（同上）

敝衣冠骑驴而至

崔聘聘陈还，授员外散骑侍郎，以聋，常得无事，一醉辄八日。越国公杨素时方贵幸，重门地，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，聘礼甚厚，亲迎之始，公卿满坐，素令骑迎之。敝衣冠骑驴而至，素推令上坐，礼甚倨，言又不逊，素忿然拂衣而起，竟罢坐。后数日，方来谢，素待之如初。诏授易州刺史，或言其未合，乃追停。语人曰：易州刺史何必胜道义。”（同上）

实痴实昏终得保存

王寤字道长，魏孝文初为南部尚书，在任十四年，时南州多事，讼者填门，寤性懦缓不断，终日昏睡。李讷、邓宗庆等号为明察，而二人终见诛戮，余十数人，或出或免，唯寤卒得自保。时人语曰：实痴实昏，终得保存。”后封华山公，入为内都大官，卒。（《王宪列传》）

任马所之

王昕字元景，太尉汝南王悦辟为骑兵参军。旧事，王出则骑兵武服，持刀陪从，昕耻之，未尝肯依行列。悦好逸游，或驰骋信宿，昕辄弃还。后乃令骑兵在前，手为驱策，昕舍轡高拱，任马所之，左右言其诞慢，悦曰：府望唯在此贤，不可责也。”悦数散钱于地，令诸佐争拾之，昕独不拾，悦又散银钱以目昕，乃取其一。（同上）

我骂之极深

王昕雅好清言，词无浅俗。在东莱时，获杀其同行侣者，诘之未服，昕谓曰：彼物故不归，卿无恙而反，何以自明？”邢邵后见文襄说此言，以为笑乐。听闻之，诣邵曰：卿不识造化。”还谓人曰：子才应死，我骂之极深。”顷之，又被谤。左迁阳平太守，在郡有称绩，文襄谓人曰：王元景殊获我力，由吾数戏之，其在吏事，遂为良二千石。”（同上）

以手撩胸而退

百官尝赐射，王中的，当得绢，为不书箭，有司不与。陶陶然曰：我今段可谓武有余文不足矣。”无子，齐孝昭帝将赐之妾，使小黄门就宅宣旨，皇后相闻

妻，令妻答，妻终不言，以手撩胸而退，帝闻之笑。（同上）

亦是留连之一物

王性闲澹寡欲，虽王事鞅掌，而雅操不移。在并州虽戎马填门，未尝以事物为累，良辰美景啸咏遨游，登临山水，以话燕为事，人士谓之“方外司马”。诣晋祠赋诗曰：日落应归去，鱼鸟见留连。”忽有相王使召，不时至，明日，丞相西阁祭酒卢思道谓曰：昨被召已，朱颜得无以鱼鸟致怪？”缓笑曰：昨晚陶然，颇以酒浆被责，卿辈亦是留连之一物岂直在鱼鸟而已。”及晋阳陷败，与同志避周兵东北走，山路险回，惧有土贼，而温酒服膏，曾不一废，每不肯疾去，行侣尤之，曰：莫尤我，我行事若不悔，久作三公矣。”（同上）

我马尚在

王鰟字秀高，少立名行，为士友所称。遭母忧居丧，有至性，儒缓亦同诸兄。尝从文宣北征，乘黑马，旦蒙霜气，遂不复识，自言失马，虞侯为求觅不得，须臾日出，马体霜尽，系在幕前，方云：我马尚在。”为司徒掾，在府听午鼓，蹠躩待去，群寮嘲之曰：王七思归何太疾？”季高曰：“大鹏始欲举，燕雀何啾唧。”嘲者曰：谁家屋当头，铺首浪游逸。”于是喧笑，季高不复得言。（同上）

打像为誓

封述厚积财产，一无分馈，虽至亲密友，贫病困笃，亦绝于拯济，朝野物论甚鄙之。外貌方整，而不免请谒，回避进趣，颇致嗤骇。前妻河内司马氏，一息为娶陇西李士元女，大输财聘，及将成礼，犹竞悬违，述忽取所供养像对士元打像为誓，士元笑曰：封公何处常得应急像，须誓使用。”一息娶范阳卢庄之女，述又经府诉云：送骡乃嫌脚踏，许田则云碱薄，铜器又嫌古废。”皆为瘵啻所及，每致纷纭。（《封懿列传》）

自许膏腴

宋弁字义和，西河介休人也。高祖恭，始家于广平列人焉。弁性矜好伐，自许膏腴，孝武以郭祚晋魏名门，从容谓弁曰：卿固当推郭祚之门。”弁笑曰：臣家未肯推祚。”帝曰：卿自汉魏以来，既无高官，又无俊秀，何得不推？”弁曰：臣清素自立，要尔不推。”侍臣出后，帝谓彭城王勰曰：弁人身自不恶，乃复欲以门户自矜，殊为可怪。”（《宋隐列传》）

被处分为高崇妻

宋颖字文贤，位魏郡太守，纳货刘腾，腾言之，以为凉州刺史。颖前妻亡后十五年，颖梦见之，拜曰：新妇今被处分为高崇妻，故来辞君。”泫然流涕，及旦，见崇言之，崇后数日而卒。（同上）

断兵手以水浇之

宋鸿贵为定州北平府参军，送戍兵于荆州，坐取兵绢四百匹，兵欲告之，乃斩兵十人。又疏凡不达，见律令有梟首罪，乃生断兵手，以水浇之，然后斩决，寻坐伏法。时人哀兵之苦，笑鸿贵之愚。（同上）

又号齐须公

许美须，下垂至带，省中号长鬣公，齐文宣尝因酒酣，提须称美，以刀截之，唯留一握。惧，因不复敢长，人又号“齐须公”。（《许彦列传》）

瞎虎

谷楷有干局，稍迁奉车都尉，眇一目，性甚严忍，前后奉使，皆以酷暴为名，时人号曰：瞎虎。”累迁城门校尉，卒。（《谷浑列传》）

阴毛拂踝

酈范解青州还京也，夜梦阴毛拂踝，他日说之，时齐人有占梦者史武进云：公豪盛于齐下矣，使君临抚东秦，道光海岱，必当重牧全齐，再禄营邱矣。”范笑答曰：吾将为卿必验此梦。”后果如言。（《酈范列传》）

问龙所在

源师字践言，幼得名，明辩有识悟，尤以吏事自许。仕齐为尚书左外兵郎中，又摄祠部，后属孟夏，以龙见请雩，时高阿那肱为录尚书事，谓为真龙出见，大惊喜，问龙所在，云作何颜色。师整容云：此是龙星初见，依礼当雩祭郊坛，非谓真龙，别有所降。”阿那肱忿然作色曰：汉儿多事，强知星宿，祭事不行。”师出，窃叹曰：国家大事，在祀与戎，礼废也，其能久乎，齐亡无日矣。”（《源贺列传》）

戾手臂

刘昶好犬马，爱武事，入魏历纪，犹布衣皂冠，同凶素之服。然呵骂僮仆，音杂夷夏，虽在公坐，诸王每侮弄之，或戾手砣臂，至于痛伤，笑呼之声，闻于御听；孝文每优假之，不以怪同。（《刘昶列传》）

有规检衿衡

邢邵尝戏卢询祖曰：卿少年才学富盛，戴角者无上齿，恐卿不表。”对曰：询祖初闻此言，实怀惕惧，见丈人苍苍在鬓，羞以自安。”邵甚重其敏贍。既有口辩，好臧否人物，众共嫉之，言其淫于从妹。宗人思道谓曰：大夏何为招四海议？”询祖曰：骨肉还相残，何况执玉帛者？”万国与思道俱为北州人俊，魏收扬誉思道，而以询祖为不及。询祖谓人曰：见未能高飞者，借其羽毛，知逸势冲天者，翦其翅翮。”既诸毁谤日至，素论皆薄其为人。长广太守邢子广曰：询祖

有规检衿衡，思道无冰映文举。”（《卢观列传》）

并求敕浩注礼传

著作令史闵湛郗斌性巧佞，为崔浩信待，见浩所注诗书论语及易，遂上疏曰：马郑王贾，不如浩之精微，请收藏境内诸书，班浩所注，并求敕浩注礼传。”浩亦荐湛有著作才。（《高允列传》）

夜常久语不寝

高慎字仲密，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，为慎弃。暹时为齐文襄委任，乃为暹高嫁其妹，礼夕，亲临之。慎后妻赵郡李徽伯女也，艳且慧兼工书记，善骑乘。慎之为沧州，甚重沙门显公，夜常久语不寝。李氏患之，眄之于慎，遂被拉杀。文襄闻其美，挑之，不从，衣尽破裂。李以告慎，慎由是积恨，且谓暹眄己为御史中尉，遂罕所纠劾，多行纵舍。神武嫌责之，弥不自安，出为北豫州刺史，遂据武牢降西魏，妻子尽见禽，文襄盛服见其妻乃从焉。（同上）

以儿投鼎中

高昂字敖曹，其母张氏，始生一男，二岁，令婢为汤，将浴之。婢置而去，养猿系解，以儿投鼎中，烂而死。张使积薪于村外，缚婢及猿焚杀之，扬其灰于漳水，然后哭之。昂性似其母。（同上）

今被压竟知为人否

高昂兄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婚，崔氏不许，昂与兄往劫之，置女村外，谓兄曰：何不行礼？”于是野合而归。乾及昂等并劫掠，父次同常系狱中，唯遇赦乃出。次同语人曰：吾四子皆五眼，我死后岂有人与我一锹土邪？”及次同死，昂大起冢，对之曰：老公子生平畏不得一锹土，今被压，竟知为人否？”（同上）

祭河伯

神武以高昂为西南道大都督，径取商洛。昂渡河，祭河伯曰：河伯水中之神，高敖曹地上之虎，行经君所，故决酹。”（同上）

性好为诗

高昂尝诣相府，欲直入，门者不听，昂怒引弓射之，神武知而不责。性好为诗，言甚鄙陋，神武每容之。（同上）

持一壶酒往光州劝之

高季式豪率好酒，又恃举家勋功，不拘检节。与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游款，在济州夜饮，忆元忠，开城门，令左右乘驿马持一壶酒往光州劝之。朝廷知而容之。兄慎叛后，少时解职。黄门郎司马消难，左仆射子如之子，又是神武士胥，势盛当时，因退食暇，寻季式酣歌，留宿旦日，重门并关，消难固请去，季式曰：君以地势胁我邪？”消难拜谢请出，终不见许，酒至不肯饮，季式索车轮括消难颈，又更索一车轮自括颈，引满相劝，消难不得已，笑而从之，方俱脱车轮，更留一宿，及消难出，方具言之。（同上）

闻叫声则胜

神武初起兵，范阳卢曹亦以勇力称，为朱氏守据蓟，神武厚礼召之，以昂相似，曰：宜来与从叔为二曹。”曹愠曰：将田舍儿比国士。”遂率其徒自蓟入海岛，得长人骨，以髑髅为马皂，胫长丈六尺，以为二，送其一于神武，诸将莫能用，唯彭乐强举之。未几，曹遇疾，恫声闻于外，巫言海神为祟，遂卒。其徒五百人，皆服斩衰，葬毕潜散。曹身長九尺，鬣面甚雄，臂毛逆如猪鬣，力能拔树，性弘毅方重，常从容雅服，北州敬仰之。尝卧疾，犹申足以举二人。蠕蠕寇范阳，曹登城射之，矢出三百步，投弓于外，群虏莫能弯，乃去之。时有沙门昙赞，号为神力，唯曹与之角焉，昙赞闻叫声则胜。（同上）

狗便呀欲死

崔巨伦字孝宗，幼孤，及长，历涉经史，有文学武艺。叔楷为殷州，巨伦仍为长史，北道别将在州陷贼，敛恤存亡，为贼所义。葛荣闻其才名，欲用为黄门郎，巨伦心恶之。至五月五日，会集官僚，令巨伦赠诗，巨伦乃曰：五月五日时，天气已大热，狗便呀欲死，牛复喘吐舌。”以此自晦，获免。（《崔辩列传》）

汝初未食鳖

崔弘度，隋仁寿中检校大府卿，每诫其僚吏曰：人当诚恕，无得欺诳。”皆曰诺。后尝食鳖，侍者八九人，弘度问之曰：鳖美乎？”人惧之，皆曰美。弘度大骂曰：庸奴何敢诳我，汝初未食鳖，安知其美？”俱杖之八十。官属百工，见之莫不汗流，无敢欺隐。时有屈突盖为武侯车骑，亦严刻，长安为之语曰：宁饮三斗醋，不见崔弘度；宁灸三斗艾，不逢屈突盖。”（同上）

两人擎裾而入

崔暹迁御史中尉，齐文襄欲假暹威势，诸公在坐，朝令暹后通名，因待以殊礼。暹乃高视徐步，两人擎裾而入，文襄分廷对揖，不让席而坐，觞再行，便辞退，文襄曰：下官薄有蔬食，公少留。”暹曰：适受敕，在台检校。”遂不待食而去，文襄降送之。旬日后，文襄与诸公出之东山，遇暹在道，前驱为赤棒所击，文襄回马避之。（《崔挺列传》）

讲义两行得中郎

崔暹子达拿，年十三，暹令儒者权会教其解周易两字，乃集朝贵名流，命达拿高坐开讲，同郡睦仲让阳屈服之，暹用仲让为司徒中郎。邺下为之语曰：讲义两行得中郎。”（同上）

尔爱仆射时宜勿饮酒

李元忠虽处要任，初不以物务干怀，唯以声酒自娱，大率常醉，家事大小，了不关心，园庭罗种果药，亲朋寻诣，必留连宴赏，每挟弹携壶，遨游里，每言

：宁无食，不可使我无酒。阮步兵吾师也，孔少府岂欺我哉。”后自中书令复求为太常卿，以其有音乐而多美酒。故神武欲用为仆射，文襄言其放达常醉，不可委以台阁。其子搔闻之，请节酒，元忠曰：我言作仆射，不胜饮酒乐，尔爱仆射时，宜勿饮酒。”（《李灵列传》）

共车千秋分一字耳

李绘，武定初兼散骑常侍，为聘梁使主，梁武问高相今在何处？异獭若为形容？高相作何经略？”绘敷对明辩，梁武称佳。与梁人汎言氏族，袁狎曰：未若我本出自黄帝，姓在十四之限。”绘曰：兄所出虽远，当共车千秋分一字耳。”一坐皆笑。（同上）

子玉以还雕龙绝矣

李纬为尚书南主客郎，前后接对凡十八人，梁谢朓来聘，使纬劳之，朓问安平诸崔，纬曰：“子玉以还，雕龙绝矣。”崔暹闻之怒，纬诣门谢之，暹上马不顾。纬语人曰：虽失要人意，聘梁使不得舍我。”（同上）

儒五星也

客问三教优劣，李士谦曰：佛，日也；道，月也；儒，五星也。”客不能难而止。（《李孝伯列传》）

为穆绍求福

李肃字彦邕，位员外常侍。初谄附侍中元暉，后以左道事侍中穆绍，常裸身披发，画腹衔刀，于隐屏处为绍求福，故绍悦之，荐为黄门郎。（《李裔列传》）

作得李长史一脚指不

李幼廉性聪敏，累迁齐文襄骠骑府长史，文襄荐为济州仪同府长史，又迁瀛州长史，神武行经冀部，总合河北六州文籍，商榷户口增损，亲自部分，多在马上征责文簿，指影取备，事非一绪。幼廉应机立成，恒先期会，为诸州准的，神武深加慰勉，乃责诸人曰：碎卿等诸人，作得李长史一脚指不？”是时，诸人并谢罪，幼廉独前拜恩，观者咸叹美之。神武还并州，以告文襄，文襄喜谓人曰：吾是知人矣。”（《李义深列传》）

闾本名驴

高闾早孤，少好学，博综经史，下笔成章，少为车子，送租至平城，修刺诣崔浩，浩与语奇之，使为谢中书监表，明日，浩历租车，过驻马呼闾，诸车子皆惊，闾本名驴，浩乃改为闾而字闾士焉，由是知名。（《高闾列传》）

奉敕游学

段承根，父暉字长祚，身長八尺余，师事欧阳汤，汤甚器重之。有一童子与暉同志，后二年，童子辞归，从暉请马，暉戏作木马与童子，甚悦，谢暉曰：吾泰山府君子，奉敕游学，今将归，烦子厚赠，无以报德，子后至常伯封侯，非

报也，且以为好。”言终，乘马腾虚而去，暉乃自知必将贵，仕乞伏炽盘为御史大夫、西海侯。（《段承根列传》）

固大痴

宋游道除司州中从事，时将还邺，会霖雨，行旅拥于河桥，游道于幕下朝夕宴歌，行者曰：“何时节作此声也？固大痴。”游道应曰：“亦何时节而不作此声也？亦大痴。”（《宋繇列传》）

称族弟游山

宋游道重交游，其友李奖二子构训居贫，游道后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，凡得钱百五十万，尽以入构训，其使气党侠如此。时人语曰：“游道猕猴面，陆操蝌蚪形，意识不关见，何谓丑者必无情。”构尝因游道会客，因戏之曰：“贤从在门外，大好人，宜自迎接。”为通名称族弟游山。游道出见之，乃猕猴而衣帽也，将与构绝，构谢之，豁然如旧。（同上）

王氏世鼻

初，崔浩弟恬闻慧龙王氏子，以女妻之，浩既婚姻，及见慧龙曰：“信王家儿也。”太原王氏世鬪鼻，江东谓之“鬪王”，慧龙鼻渐大，浩曰：“真贵种矣。”数向诸公称其美。（《王慧龙列传》）

并留奴

王琼女适范阳卢道亮，不听归其夫家。女卒，哀恸无已，琼自葬之别所，冢不即塞，常于圻内哭泣，久之乃掩，当时深怪之。加以聋疾，每见道俗，乞丐无已，造次见之，令人笑愕。道逢太保广平王怀，据鞍抗礼，自言马瘦，怀即以乘马并乘具与之。尝诣尚书令李崇，骑马至其黄阁，见崇子世哲，直问继伯在否，崇趋出，琼乃下。崇俭而好以纸帖衣领，琼哂而掣去之。崇小子青肫尝盛服就褫之，崇亦不恨。领军元义使奴遗琼马，琼并留奴。尚书琅邪王诵闻之，笑曰：“东海之风，于兹堕矣。”（同上）

洗手焚香闭目诵之

隋文帝时，有人于黄凤泉浴，得二白石，颇有文理，王劼遂附其文以为字，复言有诸物象而上奏曰：其大玉有日月、星辰、八卦、五岳及二麟、双凤、青龙、朱雀、驺虞、元武，各当其方位。又有五行、十日、十二辰之名，凡二十七字。又有‘天门、地户、人门、鬼门闭’九字，又有二鸟，其鸟皆人面，则抱朴子所谓‘千秋万岁’者也。其小玉亦有五岳，却非虬犀之象，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云控鹤之象，别有异状诸神，不可尽识，盖是风伯雨师、山精海若之类。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，坐钩陈北斗，三公、天将军、土司空、老人、天仓、南河、北河、五星、二十八宿，凡四十五官诸字，本无行伍，皆往往偶对。于大玉则有皇帝日名，并临南面，与日字正鼎足。复有老人星，盖明南面象

日而长寿也。皇后二字在西，上有月形，盖明象月也。于次玉则皇帝名与九千字次比，两杨字与万年字次比，隋与吉字正并，盖明长久吉庆也。”劭复回互其字，作诗二百八十篇奏之，上以为诚，赐帛千匹。劭于是采人间歌谣，引图书讖纬，依约符命，摺摭佛经，撰为皇隋灵感志，合三十卷奏之，上令宣示天下，召集诸州朝集使，洗手焚香，闭目诵之，曲折其声，有如歌咏，经涉旬朔，衃而后罢，上益喜，赏赐优洽。（同上）

此梦大吉

隋文帝梦欲上高山而不能得，崔彭捧脚，李盛扶肘，乃得上，因谓彭曰：死生当与尔俱。”王劭曰：此梦大吉。上高山者，明高崇大安，永如山也。彭犹彭祖，李犹李老，二人扶侍，实为长寿之徵。”上闻之，喜见容色。（同上）

盘肉为仆从所啖

王劭爰自志学，暨于暮齿，笃好经史，遗略世事，用思既专，性颇恍惚，每至对食，闭目凝思，盘中之肉，辄为仆从所啖，劭弗之觉，唯责肉少，数罚厨人，厨人以情白劭，劭依前闭目，伺而获之，厨人方免笞辱。（同上）

且知妹夫疏于妇弟

待诏文林馆太子中舍人崔昂，后妻郑元礼姊也，魏收又昂之妹夫，昂尝持元礼诗数篇示卢思道，乃曰：晋元礼比来诗咏，亦曾不减魏收。”思道答云：未觉元礼贤于魏收，且知妹夫疏于妇弟。”（《郑义列传》）

不得一钱

郑译为宪司所劾除名，未几，诏译参撰律令，复授开府隆州刺史，请还疗疾，有诏徵之，见于醴泉宫，赐宴甚欢，因谓译曰：贬退已久，情相矜悯。”于是顾谓侍臣曰：郑译与朕同生共死，间关危难，兴言念此，何日忘之。”译因奉觞上寿，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诏书，复爵沛国公，位上柱国，高赳戏谓译曰：笔乾。”答曰：出为方岳，杖策言归，不得一钱，何以润笔。”上大笑。（同上）

谓其效己

郑伟性吃，少时，尝逐鹿于野，失之，遇牧竖问焉，牧竖答之，其言亦吃，伟怒，谓其效己，遂射杀之。（同上）

伪作高平郡守

隋文帝受禅，薛胄三迁为兖州刺史，到官，系囚数百，胄剖断旬日便了，囹圄空虚。有陈州人向道力伪作高平郡守，将之官，胄遇诸涂，察其有异，将留诘之，司马王君馥固谏，乃听诣郡，既而悔之，即遣主簿追道力。有部人徐俱罗尝任海陵郡守，先是己为道力伪代之，比至秩满，公私不悟，俱罗遂语君馥曰：向道力经赐代为郡，使君岂容疑之。”君馥以俱罗所陈，又固请胄，胄呵君

馥乃止，遂收之，道力惧而引伪，时人谓为神明。（《薛辩列传》）

近梦恐有两楹之忧

薛裕曾宿宴于韦于庐，后庭有井，裕夜出户，若有人欲牵其手，裕便却行，遂落井，同生共出之，因劝裕酒曰：向虑卿不测忧，幸得无他，宜尽此爵。”裕曰：坠井盖小小耳，万当逾于此也。”人问其故，裕曰：近梦恐有两楹之忧。”寻卒，文章之士，谏之者数人。（同上）

不复与诸君齐列矣

杨大眼起家奉朝请，时将南伐，尚书李冲典选征官，大眼往求焉，冲弗许。大眼曰：尚书不见知，听下官出一技。”便出长绳二丈许，系髻而走，绳直如矢，马驰不及，见者无不惊叹。冲因曰：千载以来，未有逸材若此者也。”遂用为军主。大眼顾谓同寮曰：吾之今日，所谓蛟龙得水之秋，自此一举，不复与诸君齐列矣。”（《杨大眼列传》）

此潘将军也

时蛮酋樊秀安等反，诏杨大眼为别将，隶都督李崇讨平之，大眼功尤多。妻潘氏善骑射，自诣军省大眼，至攻战游猎之际，潘亦戎装，齐镞并驱，及至还营，同坐幕下，对诸寮佐，言笑自得。大眼时指谓诸人曰：此潘将军也。”（同上）

以为眼如车轮

王肃弟秉之初归国也，谓杨大眼曰：在南闻君之名，以为眼如车轮，及见乃不异于人。”大眼曰：旗鼓相望，目真眸奋发，足使君目不能视，何必大如车轮。”（同上）

遂取大眼尸令人马上抱之

杨大眼有三子，长甌生，次领军，次征南，皆潘氏所生，咸有父风。初，大眼徙营州，潘在洛阳，颇有淫行。及为中山，大眼侧生女夫赵延宝告之于大眼，大眼怒，幽潘而杀之，后取继室元氏。大眼之死也，甌生等问印绶所在，时元始怀孕，自指其腹谓甌生等曰：开国当我儿袭之，汝等婢子，勿有所望。”甌生等深以为恨。及大眼丧将还京，出于城东七里营车而宿，夜二更，甌生等开大眼棺，延宝怪而问焉，征南射杀之，元怖走入水，征南又弯弓将射之，甌生曰：天下岂有害母之子。”乃止，遂取大眼尸令人马上抱之，左右扶挟以叛，荆人畏甌生等骁武，不敢苦追，遂奔梁。（同上）

健妇夫半

裴泽妻，钜鹿魏氏，恩好甚隆，不能暂相离，泽每从驾，其妻不宿，亦至性强立，时人以为健妇夫半。（《裴延鯁列传》）

将被收掩

裴伯茂末年，剧饮不已，乃至伤性，多有愆失。未亡前数日，忽云：我得密信，将被收掩。”乃与妇乘车西逃避，后因顾指壁中，言有官人追逐，其妻方知其病。卒后，殡于家园，友人常景李浑王元景卢元明魏季景李骞等十许人于墓傍置酒设祭，哀哭涕泣，一饮一酌，曰：裴中书魂而有灵，知吾曹也。”乃各赋诗一篇。李骞以魏收亦与之友，寄以示收。收时在晋阳，乃同其作，论叙伯茂，其十字云：临风想元度，对酒思公荣。”时人以伯茂性侮傲，谓收诗颇得事实。（同上）

三日不上省

皇甫亮为尚书殿中郎，摄仪曹事，疏慢自任，无干务才，每有礼仪大事，常令余司摄焉。性质朴纯厚，终无片言矫饰，属有敕下司各列勤惰，亮三日不上省，齐文宣亲诘其故，亮曰：一日雨，一日醉，一日病酒。”文宣以其恕实，优容之，杖脛三十而已。所居宅下，标辞卖之，将买者或问其故，亮每答云：为宅中水淹不泄，雨即流入床下。”由此宅终不售。（《裴佗列传》）

闻鼓声疾病遂愈

裴侠转工部中大夫，尝遇疾沈顿，士友忧之，忽闻五鼓，便即惊起，顾左右曰：可向府邪？”所苦因此而瘳。周晋公护闻之曰：裴侠危笃若此，而不废忧公，因闻鼓声，疾病遂愈，此非天其勤恪也？”（《裴侠列传》）

衣食不充

房伯祖历官齐郡内史，性暗弱，委事于功曹张僧皓，大有受纳，伯祖衣食不充。（《房法寿列传》）

冀以厌当之

房豹字仲干，体貌魁岸，美音仪；年十七，州辟主簿。王思政入据颍川，慕容绍宗出讨，豹为绍宗开府主簿，兼行台郎中，绍宗自云：有水厄。”遂于战舰中浴，并自投于水，冀以厌当之。豹白绍宗曰：夫命也在天，岂人理所能延保，公若实有水厄，非禳辟所能却，若其实无，何禳之有。今三军之事，在于明公，唯应达命任理，以保元吉，方乃乘船入水，云以防灾，岂如岸上指麾，以保万全也？”绍宗笑曰：不能免俗，聊复尔耳。”未几而绍宗遇溺，时论以为知微。（同上）

忽闻门有客声

房伯祖弟幼愍为安丰新蔡二郡太守，坐事夺官，居家，忽闻门有客声，出无所见，还至庭中，为家群犬所噬，卒。（同上）

竟无捶挞

房文烈性温柔，未尝嗔怒，为吏部郎时，经霖雨绝粮，遣婢余米，因尔逃窜，三四日方归，文烈徐谓曰：举家无食，汝何处来？”竟无捶挞。（同上）

常呼元宾为使君

毕众敬子元宾，少豪侠，有武干，涉猎书史，与父同建勋诚，至京师俱为上宾，赐爵须昌侯，后拜兖州刺史，假彭城公，父子相代为本州，当世荣之。时众敬以老还乡，常呼元宾为使君，每元宾听政时，乘板舆出，至元宾所，先遣左右敕不听起，观其断决，忻忻然喜见颜色。（《毕众敬列传》）

不服重

毕元宾入魏，初娶东平刘氏，有四子，祖朽祖髦祖归祖旋，赐妻元氏，生二子，祖荣祖晖。祖朽最长，祖晖次祖髦。故事，前妻虽先有子，后赐之妻，子皆承嫡，所以刘氏先亡，祖晖不服重，元氏后卒，祖朽等三年礼终。（同上）

忽通孤贫亦为矫诈

尚书左丞司马子瑞奏弹毕义云，称：天保元年四月，窦氏皇姨祖载日，内外百官，赴第吊省，义云唯遣御史投名，身遂不赴。又义云启云：丧妇孤贫，复娶李世安女为妻。世安身虽父服未终，其女为祖已就平吉，特乞暗迎，不敢备礼’。及义云成婚之夕，众礼备设，日拜阖，鸣驺清道，盛列羽仪，兼差台吏二十人，责其鲜服，侍从后车，直是苟求成婚，诬罔干上。义云资产宅宇，足称豪室，忽通孤贫，亦为矫诈。又驾幸晋阳，都坐判拜起居表，四品以下，五品以上，令预前一日赴南都署表，三品以下，临日署讫。义云乃乖例，署表之日，索表就家先署，临日遂称私忌不来。”于是诏付廷尉科罪，寻敕免推。（同上）

常随之听讲

齐孝昭赴晋阳，高元海留邺，毕义云深相依附，知其信向释氏，常随之听讲，为此款密，无所不至。及孝昭大渐，顾命武成高归彦至都，武成犹致疑惑，元海遣犍车迎义云入北宫参审，遂与元海等劝进，仍从幸晋阳，参预时政，寻除兖州刺史，给后部鼓吹，即本州也。轩昂自得，意望铨衡之举，见诸人自陈逆许接引，又言离别暂时，非久在州，先有饶吹，至于按部，行游两部并用。（同上）

背如土牛殊耐鞭杖

甄琛迁侍中领中尉，眉畏避，不能绳纠贵游，凡所劾者，率多下吏。于时，赵修宠贵，琛倾身事之，琛父凝为中散大夫，弟僧林为本州别驾，皆托修申达。至修奸诈事露，明当收考，今日乃举其罪，及监决修鞭；犹相隐惻然，告人曰：赵修小人，背如土牛，殊耐鞭杖。”有识以此非之。修死之明日，琛与黄门郎李凭以朋党被召，诣尚书。兼尚书元英邢峦穷其阿附之状。琛曾拜官，诸宾悉集，峦乃晚至，琛谓峦：何处放蛆来，今晚始顾？”虽以言戏，峦变色衔忿，及此大相推穷，司徒录尚书事北海王详等奏曰：谨按：侍中领御史中尉甄琛

，身居直法，纠摘是司，风邪响黷，犹宜劾纠。况赵修侵公害私，朝野切齿，而琛尝不陈奏，方更往来，中外影响，致其名誉，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，七品之弟越陟三阶之禄，亏先皇之选典，尘圣明之官人。又与黄门郎李凭相为表里，凭兄叨封，知而不言。及修衅彰，方加弹奏。生则附其形势，死则就地排之，窃天之功，以为己力，仰欺朝廷，俯罔百司，其为鄙诈，于兹甚矣。谨依律科，请从以职除。其父中散，实为叨越，虽皇族帝孙，未有此例，既得不以伦，请下收夺。李凭朋附赵修，是亲是仗，缙点皇风，尘鄙正化，此而不纠，将何以肃整阿谀，奖厉忠概，请免所居官，以肃风轨。”奏可，遂免归本郡。（《甄琛列传》）

钦其器貌

魏孝文时，甄琛兼主客郎，迎送齐使彭城刘缵，琛钦其器貌，常叹咏之。缵子昕为胸山戍主，昕死，家属入洛，有女年二十，琛乃纳昕女为妻，婚日，诏给厨费。琛所好悦，宣武时调戏之。（同上）

卷五

北史中

乃以将略自许

高聪微习弓马，乃以将略自许，魏孝文锐意南讨，专访王肃以军事。聪托肃愿以偏裨自效。肃言之于帝，故假聪辅国将军，受肃节度，同援涡阳。聪躁怯少威重，及与贼交，望风退败，孝文怨死，徙平州（《高聪列传》）

以为死之晚也

赵修嬖幸，高聪深朋附，及诏追赠修父聪为碑文，出入同载，观视碑石，聪每见修，迎送尽礼。聪又为修作表，陈当时便宜，教其自安之术，由是迭相亲狎。修死，李凭甄琛皆被黜落，聪深用危虑，而先以疏宗之情，曲事高肇，竟获自免，肇之力也。修之任势，聪倾身事之，及死，言必毁恶。茹皓之宠，聪又媚附，每相招命，称皓才识，非修之俦。乃因皓启请田宅，皆被遂许，乃皓见罪戮聪，以为死之晚也。（同上）

并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

高聪有妓十余人，有子无子，皆注籍为妾，以悦其情。及病，欲不适他人，并令烧指吞炭，出家为尼。（同上）

杨使君有千里眼

杨逸为政爱人，尤憎豪猾，广设耳目，善恶毕闻。其兵吏出使下邑，皆自持粮，人或为设食者，虽在暗室，终不敢进，咸言杨使君有千里眼，那可欺之。（《杨播列传》）

似贫士市瓜取其大者

杨曲选二十余年，奖擢人伦，以为己任，然取士多以言貌，时致谤言，以为之用人，似贫士市瓜，取其大者。暗闻不以为意。其聪记强识，半面不忘，每有所召，或单称姓，或单称名，无有误者。后有选人鲁漫汉，自信猥贱，独不见识，曰：卿前在元子思坊，骑秃尾草驴，经见我不下驴，以方翅障面，我何不识卿。”漫汉惊服，又调之曰：名以定体，漫汉果自不虚。”（同上）

骑牛从军

王诵弟衍字文舒，名行器艺，亚于诵，位光禄大夫、廷尉卿、扬州刺史、大中正、度支七兵二尚书、太常卿，出为散骑常侍、西兖州刺史，为朱仲远所禽，以其名望不害，令骑牛从军，久乃见释，还洛，孝静初，位侍中，卒敕给东园秘器，赠尚书令司徒公，谥曰文献。（《王肃列传》）

卢八问讯刘二

齐文宣崩，文士并作挽歌，杨遵彦择之，员外郎卢思道用八首，刘逖用二首，余人多者不过三四，中书郎李戏逖曰：卢八问讯刘二。”逖衔之。乾明元年，兼员外散骑常侍，使策梁主萧庄，还兼三公郎中。武成时，和士开宠要，逖附之，正授中书侍郎，入典机密，时李献赋，言天保中被谗，逖摘其文奏曰：诽谤先朝大不敬。”武成怒，大加鞭朴，逖喜，复前恨曰：高捶两下，执鞭一百，何如呼刘二时。”（《刘芳列传》）

黄扁瓜少师

郭祚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，并州大中正，迁尚书右仆射，领太子少师，曾从幸东宫，魏明帝幼弱，祚持一黄扁瓜出奉之。时应诏左右赵桃弓与御史中尉王显迭相唇齿，深为帝所信，祚私事之，时人谤祚者号为桃弓仆射，黄扁瓜少师。（《郭祚列传》）

下殿就视而答

淮南太守杨纡林，尝与十余人同来谒见，隋炀帝问谒者大夫张乾威曰：其首立者为谁？”乾威下殿就视而答曰：淮南太守杨纡林。”帝谓乾威曰：卿为谒者大夫，而乃不识参见人，何也？”乾威对曰：臣非不识杨纡林，但虑不审所以，不敢轻对。石建数马足，盖慎之至。”帝甚嘉之。（《张彝列传》）

牛象斗于江南

魏孝昌之后，天下多务，世人竞以吏工取达，文学大衰，司州中从事宋游道以公断见知，时与通直常侍邢昕嘲谑，昕谓之曰：世事同知文学外。”游道有惭色。兴和中，以本官副李象使于染，昕好忤物，人谓之牛，是行也，议者谓之牛象斗于江南。（《邢峦列传》）

买黄纸写而送之

袁翻祖莹，位望通显，文笔之美，见称先达，以邢邵藻思华赡，深共嫉之。每

洛中贵人拜职，多凭邵为谢章表，尝有一贵胜，初授官，大事宾食，翻与邵俱在坐，翻意主人托其为让表，遂命邵作之，翻甚不悦，每告人云：邢家小儿常客作表章，自买黄纸，写而送之。”邵恐为翻所害，乃辞以疾。（同上）

昼入内阁为狗所吠

邢子才有斋不居，坐卧恒在一小屋，果饵之属，或置之梁上，宾至下而取啖。天姿质素，特安异同，士无贤愚，皆能倾接。对这或解衣觅虱，且与剧论。有书甚多，而不甚讎校，见人校书，笑曰：何愚之甚，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阙，焉能始复校此？”日思误书，更是一适。妻弟李季节，才学之士，谓子才曰：世间人多不聪明，思误书，何由能得？”子才曰：若思不能得，便不劳读书。

”与妇甚疏，未尝内宿，白云：尝昼入内阁，为狗所吠。”言毕便抚掌大笑。

性好论赏，又不能闲，独公事归休，恒须宾客自伴。（同上）

说思安被害之苦

定州流人解庆宾史弟，坐事俱徙扬州，弟思安背役亡归，庆宾惧后役追责，规绝名贵，乃认城外死尸，诈称其弟为人所杀，迎归殡葬，颇类思安，见者莫辨。又有女巫阳氏，白云见鬼，说思安被害之苦，饥饿之意。庆宾又诬疑同军兵苏显甫李盖等所杀，经州讼之，二人不胜楚毒，各自疑引，狱将决竟，侍中都督江西诸军事李崇疑而停之，密遣二人非州内所识者，伪从外来，诣庆宾告曰：仆住在北州，比有一人见过寄宿，夜中共语，疑其有异，便即诘问，乃云是流兵背役，姓解字思安，时欲送官，苦见求及，称有兄庆宾今住扬州相国城内，嫂姓徐，君脱矜悯，为往告报，见申委屈，家兄闻此，必重相报，今但见质，若往不获，送官何晚，是故相造，指申此意，君欲见顾几何，当放贤弟，若其不信，可见随看之。”庆宾怅然失色，求其少停。此人具以报崇，摄庆宾问之，伏引，更问盖等，乃云自诬，数日之间，思安亦为人缚送，崇召女巫视之，鞭笞一百。（《李崇列传》）

善用三短

李谐为人短小六指，因癭而举颐，因跛而缓步，因蹇而徐言，人言李谐善用三短。（同上）

艺眉有效然后树须

李庶生而天阉，崔谿调之曰：教弟种须，以锥刺作孔，插以马尾。”庶曰：先以此方，回施贵族，艺眉有效，然后树须。”世谓谿门有恶疾，以呼沱为墓田，故庶言及之。邢子才在傍大笑。（同上）

窃言羊车鹿车何所迎

李若聪敏，颇传家业，风采词令，有声邺下。坐兄庶事徒临海，乾明初追还，后兼散骑常侍，大被亲狎，加仪同三司。若性滑稽，善讽诵，数奉旨咏诗

，并使说外间世事可笑乐者，凡所话言，每多会旨。尝在省中趋而前却，对答学奏事之象，和士开闻而奏之。齐武成帝每狎弄之，武成以斛律金旧老，每朝赐羊车上殿，金曾使人奏启，若为舍人，误奏云在阙下，诏命出羊车，若重思，知金不至窃言羊车鹿车何所迎。帝闻亦笑而不责。又帝于后园讲武，令若为吴将，皇后皆出，引若当前，观其进止俯仰，事罢，遣使谢之，厚加赏赐。韩长鸾等忌恶之，密眊其短，坐免官，未几，诏复本官。隋开皇中，卒于秦王府谘议。（同上）

百三郡国诗

魏太和中，崔光依宫商角徵羽本音而为五韵诗，以赠李彪，彪为十二次诗以报光，光又为百三郡国诗以答之，国别为卷，为百三卷焉。（《崔光列传》）

并以刀剑自卫

崔僧深坐兄僧与沙门法秀谋反，徒薄骨律镇，后位南青州刺史，元妻房氏，生子伯马伯骥，后薄房氏，纳平原杜氏，与俱徙，生四子，伯凤祖龙祖螭祖虬。僧深得还之后，绝房氏，遂与杜氏及四子寓青州。伯马伯骥与母房居冀州，虽往来父间，而心存母氏，孝慈之道，顿阻一门。僧深卒，伯马奔赴，不敢入家，寄哭寺门。祖龙刚躁，与兄伯马讼嫡庶，并以刀剑自卫，若怨雠焉。（《崔亮列传》）

惜钱不买

崔和位平昌太守，家巨富，而性吝，埋钱数百斛。其母李春思堇，惜钱不买。子轨字启则，盗钱百万，背和亡走。（同上）

以身为婢

裴植母，夏侯道迁姊也，性甚刚峻，于诸子皆如严君，长成后非衣罽不见，小有罪过，必束带伏门，经五三日乃引见之，督以严训，唯少子愆得以常服见之，旦之温。植在瀛州也，其母年逾七十，以身为婢，自施三宝布衣麻，手执箕帚，于沙门寺洒扫。植弟瑜粲行，并亦奴仆之服，泣涕而从，有感道俗，诸子各以布帛数百赎免，其母于是出家为比丘，入嵩高，积岁及还家。（《裴叔业列传》）

不以沾濡改节

裴粲曾诣清河王怿，下车始进，便属暴雨，粲容步舒雅，不以沾濡改节，怿乃令人持盖覆之，叹谓左右曰：何代无奇人。”性好释学，亲升讲座，虽持义未精，而风韵可重，但不涉经史，终为知音所轻。（同上）

仆白君

魏孝武初，裴粲出为骠骑大将军、胶州刺史，属时亢旱，士人劝令祷于海神，粲惮违众人，乃为祈请，直据胡床举杯曰：仆白君”。左右云：前后例皆拜

谒。”粲曰：王岳视三公，四渎视诸侯，安有方伯致礼海神？”卒不肯拜。（同上）

岂有此理

裴粲为胶州，时青州叛贼耿翔寇乱三齐，粲唯高谈虚论，不事防御之术，翔乘其无备，掩袭州城，左右白言贼至，粲云：岂有此理？”左右又言已入州门，粲乃徐云：耿王可引上厅事，其余部众，且付城人。”寻为翔害，送首于梁。（同上）

纵闻亦不解

柳远字季云，性粗放，无拘检，时人或谓之柳癡。好弹琴，耽酒，时有文咏。魏孝武初，除仪同开府参军事，放情琴酒之间，每出行返，家人或问消息，答云：无所闻，纵闻亦不解。”后客游卒。（同上）

大饮溺衣如此

夏侯道迁不聘正室，唯有子数人，长子，字元廷，历镇远将军、南兖州大中正。性好酒，居丧不戚，醇醪肥鲜，不离于口，沽买饮啖，多所费用。父时田园货卖略尽，人间债犹数千余匹，谷食至常不足，弟妹不免饥寒。初，道迁知好酒，不欲传授国封，未亡前，忽梦见征虏将军房世宝至其家厅事，与其父坐，屏人密言，心惊惧，谓人曰：世宝为官，少间必击我也。”寻有人至云：官呼郎。”随召即去，遣左右杖之二百，不胜楚痛大叫，良久乃悟，流汗彻于寝具。至明，前京城太守赵卓诣之，见其衣湿，谓曰：卿昨夜当大饮，溺衣如此。”乃具陈所梦。先是旬余，秘书监郑道昭暴病卒，闻谓卓曰：人生何常，唯当纵饮。”于是昏酣遂甚，梦后二日，不能言，针之乃得语，而犹虚劣，俄闷而死。洗浴者视其尸体，大有杖处，青赤隐起，二百下许。赠钜鹿太守。初，与南人辛湛庾遵江文遥等，终日游聚，酣饮之际，恒相谓曰：人生局促，何殊朝露，坐上相看，先后间耳，脱有先亡者，于良辰美景，灵前饮宴，倘或有知，庶共歆飨。”及亡后，三月上巳，诸人相率至灵前，仍共酌饮。时日晚天阴，室中微暗，咸见在坐，衣服形容，不异平昔，时执杯酒，似若献酬，但无语耳。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，披帘欲出，便即僵仆，状若被殴。从兄欣宗云：今是节日，诸人忆弟畴昔之言，故来共饮，僧明何罪而被嗔责？”僧明便悟，而欣宗鬼语，如平生，并怒家人，皆得其罪，又发阴私窃盗，咸有次绪。（《夏侯道迁列传》）

令观者改容也

李元护为齐州刺史，三年卒，病前月余，京师无故传其凶问，又城外送客亭柱，有人书曰：“李齐州死。”纲佐饯别者，见而拭之，后复如此。元护妾伎十余，声色自纵，情欲既甚，支骨稍消，须长二尺，一时落尽，及将亡，谓左右

曰：吾尝以方伯簿伍至青州，士女属目，若丧过东阳，不可不好设仪卫，哭泣尽哀，令观者改容也。”家人遵其诫。（《李元护列传》）

每自称六十九

傅永后为南兖州刺史，年逾八十，犹能驰射盘马奋稍，常讳言老，每自称六十九，还京，拜光禄大夫，卒赠齐州刺史。（《傅永列传》）

以斧斫出之于坎

傅永妻贾氏既葬永于东清河，永昔营宅兆葬父母于旧乡，贾于此强徙之，与永同处，永宗亲不能抑。葬已数十年矣，棺为桑枣根所束，去地尺余，甚为周固，以斧斫出之于坎，时人咸怪。（同上）

吾昨夜梦

傅融南徙渡河，家于磐阳，为乡间所重，性豪侠，有三子，灵庆灵根灵越，并有才力，融以自负，谓足为一时之雄，尝谓人曰：吾昨夜梦有一骏马，无堪乘者，人曰：何由得人乘？’有一人曰：唯傅灵庆堪乘此马。’又有弓一张，亦无人堪引，人曰：唯有傅灵根可弯此弓。’又有数纸文书，人皆读不能解，人曰：唯有傅灵越可解此文。’”融谓其三子文武才干，以驾驭当世，常从容谓乡人曰：汝闻之不鬲之子有三灵，此图讖文也。”好事者然之，故豪勇士多相归附。（《傅竖眼列传》）

身服布裳而婢妾纨绮

张僧皓字山容，历涉群书，工于论说，有名于当世，以谏议大夫、国子博士、散骑侍郎微，并不起，世号徵君焉。好营产业，孜孜不已，藏镪巨万，他资称是。兄弟自供俭约，车马瘦敝，身服布裳，而婢妾纨绮，僧皓尤好弈，戏不择人，是以获讥于世。（《张烈列传》）

今日重来非所知也

王肃之至，鸾舆行幸，肃多扈从，敕著作佐郎成淹将引，若有古迹，皆使知之，行到朝歌，肃言：此是何城？”淹言：纣都朝歌城。”肃言：应有殷之顽人。”淹言：昔武王灭纣，悉居河洛，中因刘石乱华，仍随司马东渡。”肃知淹寓青州，乃笑谓曰：青州何必无其余种。”淹以肃本柰隶徐州，答言：青州本非其地，徐州间今日重来，非所知也。”肃遂伏马上掩口笑，顾谓待御史张思宁曰：向聊因戏言，遂致辞溺。”思宁驰马以闻，孝文大悦，谓彭城王勰曰：淹此段足为制腾。”舆驾至洛，肃因侍宴，帝戏肃曰：近者行次朝歌，闻成淹共卿殊有往复，卿试重叙之。”肃言：臣于朝歌失言，一之已甚，岂宜再说。”遂大笑。肃又言：淹才词宜应叙进。”帝言：若因此进淹，恐辱卿转甚。”肃言：臣屈己达人，正可显臣之美。”帝曰：卿为人所屈，欲求屈己之名，复于卿大优。”肃言：淹既蒙进，臣得屈己申人，此所谓陛下惠而不费。

”遂酣笑而止，赐淹龙鯨上马一匹，并鞍勒宛具，朝服一袭，转谒者仆射。（《成淹列传》）

瞎巴三千

董绍除洛州刺史，好行小惠，颇得人情。萧宝夤反于长安，绍上书求系之，云：“臣当出瞎巴三千，生啖蜀子。”魏孝明谓黄门徐纡曰：“此巴真瞎也。”纡答：“此绍之壮辞，云巴人劲勇，见敌无所畏，非实瞎也。”帝大笑，敕绍速行。以拒宝夤功，赏新蔡县男。（《董绍列传》）

常徒走上省以示清贫

时有齐郡聊昂，有学识，举秀才，永安中，除太学博士，兼尚书郎，常徒步上省，以示清贫。忽遇盗，大失绶纆，时人鄙其矫诈。（《冯元兴列传》）

命也如何

魏孝文监轩，令诸州中正，各举所知，幽州中正阳尼与齐州大中正房千秋各举其子，帝曰：“昔有一祁，名垂往史，今有二奚，当闻来牒。”尼出为幽州平北府长史，带渔阳太守，未拜，坐为中正时受乡人货免官，每自伤曰：“吾昔未仕，不曾羡人，今日失官，与本何异，然非吾宿志，命也如何？”既而还家，有书数千卷，所造字释数十篇，未就而卒。（《阳尼列传》）

怀属书而盈把

先是中书专主论诰，魏宣武已来，事移门下，武定时，发诏依旧，阳休之除中书侍郎，任遇甚显，时魏收为散骑常侍，领兼侍郎，与休之参掌诏命，世论以为中兴。有人士戏嘲休之云：“有触藩之羝羊，乘连钱之马，从晋阳而向邺，怀属书而盈把。”左丞卢斐以其文书请谒，启神武禁止，会赦不问。（同上）

允文允武何必减卿

齐受禅，阳休之坐诏书脱误，左迁骁骑将军。文宣郊天，百僚咸从，休之衣两裆甲，手持白菟，时魏收为中书令，嘲之曰：“义真服未？”休之曰：“我昔为常伯，首戴蝉冕，今处骁游，身被衫甲，允文允武，何必减卿。”言笑晏然，议者服其夷旷。（同上）

其梦竟验云

初，阳休之在洛将仕，夜梦见黄河北驿道上行，从东向西，道南有一冢，极高，休之步登冢头，见一铜柱，趺为莲花形，休之从西北登一柱础上，以手捉一柱，柱遂右转，休之魇曰：“柱转三匝，吾至三公。”柱遂三匝而止，休之寻寤，意如在邺城东南者，其梦竟验云。（同上）

阳五伴侣

阳休之弟俊之，位兼通直常侍，聘陈副尚书郎，当齐文襄时多作六言歌辞，淫荡而抽，世俗流传，名为阳五伴侣，写而卖之，在市不绝。俊之尝过市，取而

改之，言其字误，卖书者曰：阳五古之贤人，作此伴侣，君何所知，轻敢议论？”俊之大喜。后待诏文林馆，自言：有文集十卷，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。”（同上）

凤遂资其衣物

贾思伯累迁南青州刺史，初，思伯与弟思同师事北海阴凤，业竟，无资酬之，凤遂资其衣物，时人为之语曰：阴生读书不免痴，不识双凤脱人衣。”及思拍之部，送缣百匹遣凤，因具车马迎之，凤惭不往，时人称叹焉。（《贾思伯列传》）

圣小儿

祖莹年八岁，能诵诗书，十二为中书学生，耽书，父母恐其成疾，禁之不能止。常密于灰中藏火，驱逐僮仆，父母寝睡之后，燃火读书，以衣被蔽塞窗户，恐漏光明，为家人所觉，由是声誉甚盛，内外亲属，呼为圣小儿。（《祖莹列传》）

卿定是神口

尚书令王肃曾于省中咏悲平城诗云：悲平城，驱马入云中，阴山常晦雪，荒松无罢风。”彭城王勰甚嗟其美，欲使肃更咏，乃失语云：公可更为诵悲彭城诗，肃因戏勰曰：何意呼悲平城为悲彭城也。’勰有惭色，尚书三公郎中祖莹在座，即云“悲彭城，王公自未见。”肃云：可为诵之。”莹应声曰：悲彭城，楚歌四面起，尸积石梁亭，血流睢水里。”肃甚嗟赏之，勰亦大悦，退谓莹曰：卿定是神口，今日若不得卿，几为吴子所屈。”（同上）

与诸人递寝

齐文宣为并州刺史，署祖开府仓曹参军，性疏率，不能廉慎守道，仓曹虽云州局，及受山东课输，由此大有受纳，丰于财产；又自解弹琵琶，能为新曲，招城市年少，歌舞为娱，游集诸娼家，与陈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为声色之游。诸人尝就宿，出山东大文绫，并连珠孔雀罗等百余匹，令诸姬掷拊赌之以为戏乐。参军元景献，故尚书令元世𩺰子也，其妻司马庆云女，是魏孝静帝故博陵长公主所生，忽迎景献妻赴席，与诸人递寝，亦以货物所致，其豪纵淫逸如此。常云“丈夫一生不负身己。”文宣罢州，例应随，府规为仓局之间，致请于陈元康，元康为白，由是还任仓曹，又委体附参军事摄典签陆子先，为画计请粮之际，令子先宣教，出仓粟十车，为寮官捉送。神武亲问之，自言不署。归罪子先，神武信而释之。出言曰：此丞相天缘明鉴，然实孝徵所为。”性不羁放纵，曾至胶州刺史司马世云家饮酒，遂藏铜叠二面，厨人请搜诸客，果于怀中得之，见者以为深耻。所乘老马，常称骝驹。又与寡妇王氏奸通，每人前相闻往复。裴让之与早狎，于众中嘲曰：卿那得如此诡异？老马年十岁，犹号

骝驹，奸耳顺，尚称娘子。”于喧然传之。后为神武中外府功曹，神武宴寮属，于坐失金叵罗，窦太令饮酒者皆脱帽，于髻上得之，神武不能罪也。后为秘书丞，领舍人，事文襄，周客至，请卖华林遍略，文襄多集书人，一日一夜写毕，退其本，曰：不须也。”以遍略数帙质钱，文襄杖之四十。（同上）

恐不益亡者

齐文襄嗣事，以祖为功曹参军，及文襄遇害，陈元康被伤创重，倩作书属家累事，并云：“祖喜边有少许物，宜早索取。”乃不通此书，唤祖喜私问，得金二十五铤，唯与祖喜二铤，余尽自入。又盗元康家书数千卷，祖喜怀恨，遂告元康二弟叔谏季璩等，叔谏以语杨，鬪眉答曰：恐不益亡者。”因此得停。（同上）

常呼为贼

祖除尚药丞，寻选典御，又奏选胡桃油，复为割藏免官，文宣每见之，常呼为贼。（同上）

女媧已来无有也

齐灵太后之被幽也，祖欲以陆媪为太后，撰魏帝皇太后故事，为太姬言之，谓人曰：太姬虽云妇人，实是雄杰，女媧已来无有也。”太姬亦称为国师国宝，由是拜尚书左仆射、监国史，加特进，入文林馆，总监撰书，封燕郡公，食太原郡干，给兵七十人，所住宅在义井坊，旁拓邻居，大事修筑，陆媪自往案行，势倾朝野。（同上）

畏之而罢

祖解侍中仆射开府仪同，出为北徐州刺史，至州，会有陈寇，百姓多反，不闭城门，守陴者皆令下城，靖坐街巷，禁断人行，鸡犬不听鸣吠，贼无所闻见，莫测所以，或疑人走城空，不设警备，至夜，忽令大叫，鼓噪喧天，贼众大惊，登时走散，后复结陈向城，乘马自出，令录事参军王君植率兵马，仍亲临战。贼众先闻其言，谓为不能拒抗，忽见亲在戎行，弯弧纵镞，相与警怪，畏之而罢。（同上）

相触力穷

朱荣性甚严暴，曾见沙弥重骑一马，荣即令相触，力穷不能复动，遂使旁人以头相击，死而后已。（《朱荣列传》）

敝衣而往

初，神武遗令恕朱文略十死，恃此益横，多所陵忽。齐天保末，尝邀平秦王高归彦、武兴王高普至宅，供设奢丽，各有赠贿，诸王共假聚宝物以要之，文略敝衣而往，从奴五十人，皆骏马侯服，平秦王有七百里马，文略敌以好婢赌取之，明日，平秦王使人致请，文略杀马及婢，以二银器盛婢头马肉而遗之，平

秦王诉之于文宣，系于京畿狱，文略弹琵琶，吹横笛，谣咏倦极，便卧唱挽歌，居数月，夺防者弓矢以射人，曰：不然，天子不忆我有误。”有司奏，遂伏法。（同上）

请为记识

永熙元年正月晦日，令仆并不上省，西门不开，忽有河内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门亭长云：今旦为朱令王借牛车一乘，终日于洛滨游观，至晚，王还省将军，出东掖门，始觉车无褥，请为记载。”亭长以令仆不上西门，不开，无迹入者。此奴固陈不已，公文列诉，尚书都令史谢远疑谓妄有假借，白朱世隆，付曹推验。时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。奴言：初来时，至司空府西，欲向省，令王嫌迟，遣催车，车入到省西门，王嫌牛小，系于阙下槐树，更将以青牛驾车。令王著白纱高顶帽，短小黑色，僮从皆裙襦袴夸褶握板，不似常时服章。”遂遣一吏将奴送入省中听事东阖内东厢第一屋中，其屋先常闭，奴云：入此屋中，有板床，床上无席，大有尘土，兼有瓮米。奴拂床坐，兼画地戏，瓮中米亦握看之。”子容与谢远看之，闭极久，全无开迹，及入，床皆符同，具以此对世隆，世隆怅然，意以为恶，未几见诛。（同上）

令人持刀披心

朱弼字辅伯，节闵帝时封河间郡公，寻为青州刺史。韩陵之败，欲奔梁，数日与左右割臂为约，弼帐下都督冯绍隆为弼信待，乃说弼曰：今方同契阔，宜当披心沥血，示众以信。”弼从之，大集部下，弼乃踞胡床，令绍隆以刀披心，绍隆因推刃杀之。（同上）

故见败毛敝被

綦𪚗佞巧，能候当涂，斛斯椿贺拔胜皆与友善，性多诈，贺拔胜出镇荆州，过𪚗别，因辞𪚗母，𪚗故见败毡敝被，胜更遗之钱物。（《綦𪚗列传》）

段婆善为送女客

齐清河三年，周师及突厥至并州，段孝思总六军，持重不与贼战，自晋阳失道，为虏所屠，无遗类焉。斛律光自三堆还，武成以遭大寇，抱其头哭，任城王蒨进曰：何至此。”乃止。光面折孝先于帝前曰：段婆善为送女客。”（《齐诸王列传》）

何为不作三公

博士韩毅教彭城景思王繹书，见繹笔迹未工，戏繹曰：五郎书画如此，忽为常侍开国，今日后宜更用心。”繹正色答曰：昔甘罗为秦相，未闻能书。凡人唯论才具何如，岂必勤勤笔迹？博士当今能者，何为不作三公？”时年八岁矣，毅甚惭。（同上）

于是杖之一百

初，术士言亡高者黑衣，由是自神武后，每出行不欲见桑门，为黑衣故也。是时，文宣幸晋阳，以所忌问左右曰：何物最黑？”对曰：莫过漆。”帝以上党王涣第七为当之，乃使库真都督破六韩伯升之邺征涣，涣至紫陌桥杀伯升以逃，凭河而度，土人执以送帝。铁笼盛之，与永安王浚同置地牢下。岁余，与浚同见杀，时年二十六。以其妃李氏配冯文洛，是帝家旧奴，积劳位至刺史，帝令文洛等杀涣，故以其妻妻焉。至乾明元年，收二王余骨葬之，赠司空，谥曰刚肃。有敕李氏还第，而文洛尚以故意，修饰诣李。李盛列左右，引文洛立于阶下数之曰：遭难流离，以至大辱，志操寡薄，不能自尽，幸蒙恩诏，得反藩闱。汝是谁家孰奴？犹欲见侮！”于是杖之一百，流血洒地。（同上）

换其新靴

任城王蒨，天统三年拜太保、并州刺史，时有妇人临汾水浣衣，有乘马人换其新靴驰而去，妇人持故靴诣州言之，蒨召居城诸媪以靴示之。给曰：有乘马人于路被贼劫害，遗此靴，焉得无亲属乎？”一姬抚膺哭曰：儿昨着此靴向妻家。”如其言捕获之，时称明察。（同上）

无官职汉何须礼

高阳康穆王，神武第十一子也，天保元年封，十年稍迁尚书令，以滑稽便辟，有宠于文宣，在左右行杖，以挾诸王，太后深衔之。其妃父护军长史张晏之尝要道拜，不礼焉，帝问其故，对曰：无官职汉，何须礼。”帝于是拜晏之为徐州刺史。（同上）

使人在下张口承之

安德王延宗，文襄第五子也，母陈氏，广阳五妓也。延宗幼为文宣所养，年十二，犹骑置腹上，令溺已脐中，抱之曰：可怜，止有此一个。”问欲作何王，对曰：欲作冲天王。”文宣问杨，曰：天下无此郡名，顾使安于德。”于是封安德焉。为定州刺史，于楼上大便，使人在下张口承之，以蒸猪糝和人粪以饲左右，有难色者鞭之。孝昭帝闻之，使赵道德就州杖之一百，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谨，又加三十。（同上）

左右曰理然

安德王延宗，容貌充壮，坐则仰，偃则伏，人皆笑之。及即位于并州，赫然奋发，气力绝异，驰骋行阵，劲捷若飞，倾府藏及后宫美女以赐将士，藉没内参千余家，后主闻之，谓近臣曰：我宁使周得并州，不欲安德得之。”左右曰：理然。”（同上）

钟氏因此遂贫

渔阳王昭信，文襄第六子也，历特进、开府、中领军、护军、青州刺史，行过渔阳，与大富人钟长命同床坐，太守郑道盖来谒，长命欲起，昭信不听，曰

：此何物小人，主人公为起。”乃与长命

结为义兄弟，妃与长命妻为姊妹，责其闾家长幼，皆有赠贿，钟氏因此遂贫。
(同上)

云学文宣伯为人

南阳王绰字仁通，武成长子也，以五月五日辰时生，至午时后主乃生，武成以绰母李夫人非正嫡，故贬为第二。初名融字君明，出后汉阳王，河清三年，改封南阳，别为汉阳置后。绰始十余岁，留守晋阳，爱波斯狗，尉破胡谏之，然斫杀数狗，狼藉在地，破胡惊走，不敢复言。后为司徒、冀州刺史，好裸人，画为兽状，纵犬噬而食之。左转定州，汲井水为后池，在楼上弹人。好微行，游猎无度，恣情强暴，云学文宣伯为人。有妇人抱儿在路，起避入草，绰夺其儿饲波斯狗，妇人号哭，绰怒又纵狗使食，狗不食，涂以儿血乃食焉。后主闻之，诏锁绰赴行在所，至而宥之，问：在州何者最乐？”对曰：多取蝎，将蛆混看，极乐。”后主即夜索蝎一斗，比晓得二、三升，置诸浴斛，使人裸卧浴斛中，号叫宛转，帝与绰临观，喜噓不已，谓绰曰：如此乐事，何不早驰驿奏闻？”绰由是大为后主宠，拜大将军，朝夕同戏。(同上)

隔青纱步障观之

琅邪王俨字仁威，武成第三子也，初封东平王，拜开府侍中中书监、京畿大都督、领军大将军，领御史中丞，迁大司徒尚书令、大将军、车录尚书事、大司马，魏氏旧制，中丞出，千步清道，与皇太子分路行，王公皆遥住车去牛，顿辔于地，以待中丞过，其或迟违，则赤棒棒之。自都邺后，此仪浸绝。武成欲雄宠俨乃使一依旧制。俨初从北宫出，将上中丞，凡京畿步骑领军之官属，中丞之威仪，司徒之卤簿，莫不毕备，帝与胡后在华林园东门外张幕隔青纱步障观之，遣中贵骤马趣仗，不得入，自言奉敕，赤棒应声碎其鞍，马惊人坠，帝大笑以为善，更敕令驻车，传语良久，观者倾京邑。(同上)

能与霹雳斗

神武尝阅马于北牧，道逢暴雨，大雷动地，火烧浮图，神武令仪同三司薛孤延视之，延案稍直前大呼，绕浮图走，火遂灭。延还，须及马鬃尾皆焦，神武叹其勇决，曰：：延乃能与霹雳斗。”（《薛孤延列传》）

啖猪肠小儿

东南道行台、开府燕郡公慕容绍宗，与大都督高岳，禽梁贞阳侯萧明于寒山，回军讨侯景于涡阳。时景军甚盛，初闻韩轨往讨之，曰：啖猪肠小儿。”闻高岳往，曰：此兵精人。”凡尔诸将被轻，及闻绍宗至，扣鞍曰：谁教鲜卑小儿解遣绍宗来？若然，高王未死邪？”及与景战，诸将频败，无肯先者，绍宗麾兵径进，诸将从之，因大捷。（《慕容绍宗列传》）

何故听入

庾狄伏连为郑州刺史，好聚敛，又严酷，居室患蝇，杖门者何故听入。其妻病，以百钱买药，每自恨之。不识士流，开府参军多是衣冠士族，皆加捶挞，逼遣筑墙。（《慕容俨列传》）

于马豆中分减

庾狄伏连家口百余，盛夏，人料仓米二升，不给盐菜，常有饥色。冬至日，亲表称贺，其妻为设豆饼，问豆饼得处，云于马豆中分减，伏连大怒，典马掌食人并加杖罚。积年赐物，藏在别库，遣一婢专常管经，每入库检阅，必语妻子：此官物，不得辄用。”至死时，唯着敝，而积绢至二万匹，簿录并归天府。

（同上）

截去复战

汨阳郡公肆州刺史彭乐，从神武西讨，与周文相距，神武欲缓持之，乐气奋请决战，曰：我众贼少，百人取一，差不可失也。”神武从之，乐因醉入深，被刺肠出，内之不尽，截去复战，身被数创，军势遂挫，不利而还，神武每追谕以戒之。（《彭乐列传》）

且曰不为此语放之

芒山之战，西军败退，神武使彭乐追之，周文大窘而走，曰：痴男子，今日无我，明日岂有汝邪？何不急还前营收金宝。”乐从其言，获周文金带一束以归，言：周文漏刃破胆矣。”神武诘之，乐以周文言对，且曰：不为此语放之。”神武虽喜其胜，且怒，令伏诸地，亲按其头连顿之，并数沙苑之失，举刀将下者三，噤齿介良久乃止。更请五千骑取周文，神武曰：尔何放而复言捉也？”取绢二千疋压乐，因赐之。（同上）

患痢十七年

太常卿段孝言，左丞相孝先之弟也，位望甚隆，尝诣司马膺之弟幼之，举座倾敬，膺之时牵疾在外斋，凭几而坐，不为动容，直言：我患痢久，太常不得致怪。”黄门郎陆杳贵游后进，膺之

尝棋，杳忽后至，寒温而已，棋遂辍。园宅闭素，门无杂客，性不饮酒，而爱重宾游，病久不复堪读书，或以弈棋永日，名士有素怀者，时相寻候，。无杂言，唯论经史，好读太玄经，又注杨雄蜀者赋，每云：我欲与杨子云周旋。

”患痢十七年，竟不愈。（《司马子如列传》）

欲捉尉景

尉景妻常山君，神武之姊也，以勋戚，每有军事，与庾狄干常被委重，而不能忘怀财利，神武每嫌责之。转冀州刺史，又大纳贿，发夫猎，死者三百人。庾狄干与景在神武坐，请做御史中尉，神武曰：何意下求卑官？”干曰：欲捉尉

景。”神武大笑，令优者石董桶戏之，董桶剥景衣曰：“公剥百姓，董桶何为不剥公。”神武戒景曰：可以无贪也。”景曰：与尔计生活孰多？我止人上取，尔割天子调。”神武笑而不答。（《尉景列传》）

土相扶为墙

尉景封长乐郡公，历太保、太傅，坐匿亡人见禁，使崔暹谓文襄曰：语阿惠，儿富贵欲杀我邪？”神武闻之，泣诣阙曰：臣非尉景无以至今日。”三请，帝乃许之。于是黜为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神武造景，景恚卧不动，叫曰：杀我时趣邪？”常山君谓神武曰：老人去死近，何忍煎迫至此？”又曰：我为尔汲水舐生。”因出其掌，神武抚景，为之屈膝。先是，景有果下马，文襄求之，景不与，曰：土相扶为墙，人相扶为王。一马亦不得畜而索也？”神武对景及常山君责文襄而杖之，常山君泣救之，景曰：小儿惯去放，使作心腹，何须乾啼湿哭，不听打邪？”（同上）

此至紫陌桥不敢顾

周师将入邺，后主令尉世辩率千余骑觐候，出滏口，登高阜西望，遥见群鸟飞起，谓是西军旗帜，即驰还，比至紫陌桥，不敢顾。（同上）

谓之穿锤

库狄干不知书，署名为“干”字。逆上画之，时人谓之穿锤。又有武将王周者，署名先为“吉”而后成其外，二人至孙始并知书。（《库狄干列传》）

清河生口契人

库狄士文为贝州刺史，司马京兆韦盘、清河令河东赵达政并苛刻，惟长史有惠政，时人语曰：刺史罗刹政，司马腹蛇嗔，长史含笑判。清河生熏人。”上闻叹曰：士文暴过独兽。”竟坐免。（同上）

金字作屋况之

斛律金性质直，不识文字，本名敦，苦其难署，改名为金，从其便宜，犹以为难，司马子如教为金字，作屋况之，其字乃就。神武重其古质，每诫文襄曰：尔所使，多汉有谗此人者，勿信之。”笑典氏曰：齐书云：指屋角示之。’此去‘角’字云作屋况之，形容金字不出。”（《斛律金列传》）

还辞卿去

邢祖信少年时，父逊为李庶所卿，后诣庶，谓庶曰：暂来见卿，还辞卿去。”庶父谐杖庶而谢焉。（同上）

常服棘刺丸

孙搴学浅行薄，邢邵尝谓曰：须更读书，”搴曰：我精骑三千，足敌君嬴卒数万。”搴少时与温子升齐名，尝谓子升：卿文何如我？”子升谦曰：不如卿。”搴要其为暂，子升笑曰：但知劣于卿便是，何劳旦旦。”搴怅然曰：卿不为

誓，事可知矣。” 褫常服棘刺丸，李谐调之曰：卿应自足，何假外来。” 坐者皆笑。（《孙褫列传》）

此何如孔子邪

神武之伐刘蠡升，天寒雪深，使人举毯，陈元康于毯下作军书，飒飒运笔，笔不及冻，俄顷数纸，及出，神武目之曰：此何如孔子邪？”（《陈元康列传》）

见其口动谓为自陈

杜台卿字少山，解属文，仕齐，位中书黄门侍郎，赵彦深高阿那肱等亲信之，后兼尚书左丞，省中以其耳聋，多戏弄之，下辞不得理者，乃至大骂，台卿见其口动，谓为自陈，令史又故不晓喻，训对往往乖越，听者以为嗤笑。（《杜弼列传》）

擅免境内囚

平鉴迁扬州刺史，其妻生男，鉴因喜酣醉，擅免境内囚，误免关中细作二人，醒而知之。上表自劾，文宣特原其罪，赐犊百头，羊二百口，酒百石，令作乐。（《平鉴列传》）

甚得师风

元文遥子行恭，少颇骄恣，文遥令与范阳卢思道交游，文遥尝谓思道云：小儿比日微有所知，是大弟之力，然白掷剧饮，甚得师风。” 思道答云：六郎辞情俊迈，自是克荷堂构，而白掷剧饮，亦天性所得。”（《元文遥列传》）

以为赐物大喜

冯子琮与琅邪王俨谋杀陆媪等，及俨见执，言子琮教己，太后怒，又使执子琮，遣右卫大将军侯吕芬就内省以弓弦绞杀之，使内参以库车载尸归其家，诸子方握槊，闻库车来，以为赐物，大喜，开视乃哭。（《冯子琮列传》）

好高价买物

魏收叔季景，有文学，历官著名，并在收前，然收常所欺忽季景，收初赴并，顿邱李庶者，故大司农谐之子也，以华辩见称，曾谓收曰：霸朝便有二魏。” 收率尔曰：以从叔见比，便是邪输之比卿。” 邪输者，故尚书令陈留公继伯之子，愚痴有名，好自入市肆，高价买物，商贾共所嗤玩，收忽以季景方之，不逊例多如此。（《魏收列传》）

魏收惊蛱蝶

魏收昔在京洛，轻薄尤甚，人号云魏收惊蛱蝶。文襄曾游东山，令给事黄门侍郎元显等宴文襄，曰：魏收恃才无宜，适须出其短。” 往复数番，收忽大唱曰：杨遵彦理屈已倒。” 从容曰：“我绰有余暇，山立不倾，若遇当涂，恐翩翩遂逝。” 当涂者魏，翩翩者蝶也。文襄先知之，大笑称善。文襄又曰：向语犹微，宜更指斥。” 应声曰：魏收在并，作一篇诗，对众读讫，云打从叔季景出

六百斛米，亦不办比，远近所知，非敢妄说。”文襄喜曰：我亦先闻。”众人皆笑，收虽自申雪，不复抗拒，终身病之。（同上）

常于沈约集中作贼

始魏收比温子升邢邵稍为后进，邵既被疏出，子升以罪死，收遂大被任用，独步一时，议论更相訾毁，各有朋党。收每议陋邢文，邵又云：江南任憲文体本疏，魏收非直模拟，亦大偷窃。”收闻乃曰。“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，何意道我偷任。”任沈俱有重名，邢魏各有所好。武平中，黄门郎颜子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，答曰：见邢魏之臧否，即是任沈之优劣。”收以温子升全不作赋，邢虽有一两首，又非所长，常云：须会能作赋，始成大才士，唯以章表碑志自许，此外更同儿戏。”（同上）

著孔嘲玎

魏收既轻疾，好声乐，善胡舞，文宣末，数于东山与诸优为猕猴与狗斗，帝宠狎之。收外兄博陵崔岩尝以双声嘲收曰：愚魏收衰。”魏答曰：颜岩腥瘦，是谁所生？羊颐狗颊，头团鼻平，饭房帆笼，著孔嘲玎。”其辩捷不拘若是。（同上）

何须作书传雅语

隋越王侗称尊号，遣使授李密太尉、尚书令、东南道大行台、行军元帅、魏国公，令先平宇文化及，然后入朝辅政。化及至黎阳，徐世昺守仓城不下，密共化及隔水语，密数之曰：卿本匈奴杭隶，破野头耳，父与兄弟皆受隋恩，岂容躬行杀虐？今若速来归义，尚可全后嗣。”化及嘿然，俯仰良久，乃睨目大言曰：共你论相杀事，何须作书传雅语。”密谓从者曰：化及庸懦如此，忽欲图帝王，吾当折杖驱之。”知其粮且尽，因伪与之和，化及大喜，恣其兵食，冀密馈之。会密下有人获罪亡投之，具言密情，化及大怒，又食尽，乃与密战于童山下，自辰达酉，密中流矢，顿于汲县，化及掠汲郡，北趣魏县，以辎重留于东郡，遣王轨守之，轨以郡降密。（《李弼列传》）

猫鬼

独孤性好左道，其外祖母高氏，先事猫鬼，已杀其舅郭沙罗，因转入其家，上微闻而不信，会献皇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，召医视之，皆曰：此猫鬼疾。”上以，后之异母弟，妻杨素之异母妹，由是意所为，阴令其兄左监门郎将穆以情喻之，上又避左右讽，言无有，上不说，左转迁州刺史，出怨言，上令左仆射高赹，纳言苏威、大理正皇甫孝绪、大理丞杨远等杂案之，婢徐阿尼言：本从家母来，常事猫鬼，每以子日夜祀之，言子者鼠也，其猫鬼每杀人者，所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。尝从家中索酒，其妻曰：无钱可酤。’因谓阿尼曰：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钱。’阿尼便咒之，居数日，猫鬼向素家。后

上初从并州还，于园中谓阿尼曰：可令猫鬼向皇后所，使多赐吾物。’阿尼复咒之，遂入宫中。”杨远乃于门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，阿尼于是夜中置香粥一盆，以匙扣而呼曰：猫女可来，无住宫中。”久之，阿尼色正青，若被牵拽者，云：猫鬼已至。”上以其事下公卿，奇章公牛宏曰：由人兴，杀其人可以绝矣。”上使犍车载夫妻，将赐死于其家，弟司勋侍中整诣阙求哀，于是免死，除名，以其妻杨氏为尼。先是有人讼其母为人猫鬼所杀者，上以为袄妄，怒而遣之，及此，诏诛被讼行猫鬼家，未几而卒。（《独孤信列传》）

老黑当道卧

西魏王黑为华州刺史，尝修华州城未毕，梯在城外，齐神武遣韩轨司马子如从河东宵济袭黑，不觉，比晓，轨众已乘梯入城，黑尚卧未起，闻阖外汹汹有声，便袒身露髻徒跣，持一白棒，大呼而出，谓曰：老黑当道卧，貉子那得过。”敌见惊退，逐至东门，左右稍集，合战破之，轨遂投城遁走，文帝闻而壮之。（《王黑列传》）

自取革华履持以击之

王黑性严急，尝有吏挟私陈事者，黑不暇命捶扑，乃手自取革华履，持以击之。（同上）

苏夔无父

苏夔博览群言，尤以钟律自命，初名哲字知人，父威由是改之，颇为有识所哂。起家太子通事舍人，杨素见而奇之，每戏威曰：杨素无儿，苏夔无父。”后与郑译何妥议乐得罪，议寝不行，著乐志十五篇，以见其志。（《苏绰列传》）

孤杨独耸

初，柳机在周，与族人文城公昂，俱历显要，及隋，昂机并为外职，杨素时为纳言，方用事，因上赐宴，素戏曰：二柳俱摧，孤杨独耸。”坐者欢笑，机竟无言。（《柳箬列传》）

丞相咽项

李穆蔡佑，初与耿豪同时开府，后并居豪之右，豪不能平，谓周文帝曰：人间物议，谓豪胜李穆蔡佑。”周文帝曰：何以言之？”豪曰：人言李穆蔡佑是丞相髀，耿豪王勇丞相咽项，以在上故为胜也。”（《耿豪列传》）

浮磬之精

高琳字季珉，其先高丽人也，仕于燕，又归魏，赐姓羽真氏，琳母尝袂襖泗滨，遇见一石，光彩朗润，遂持以归，是夜梦人衣冠，有若仙者，谓曰：夫人向所将来石，是浮磬之精，若能宝持，必生令子。”母惊寤，举身流汗，俄而有娠，及生子，因名琳字珉。（《高琳列传》）

披簿以审之

李迁哲累叶雄豪，为乡里所服，性复华侈，能厚自奉养，妾媵至有百数，男女六十九人，缘汉千余里间第宅相次，姬媵之有子者，分处其中，各有僮仆、侍婢、阍人守护，迁哲每鸣笳导从，往来其间，纵酒欢燕，尽生平之乐，子孙参见，或忘其年名者，披簿以审之。（《李迁哲列传》）

曰阎罗王

韩禽拜凉州总管，俄征还京，恩礼殊厚，无何，其邻母见禽门下仪卫甚盛，有同王者，母异而问之，其中人曰：我来迎王。”忽不见。又有人疾笃，忽惊走至禽家曰：我欲谒王。”左右问何王，曰：阎罗王。”禽子弟欲捩之，禽止之曰：生为上柱国，死作阎罗王，亦足矣。”因寝疾卒。（《韩雄列传》）

小儿学士

宋懔少聪敏，好读书，昼夜不倦，语辄引古事，乡里呼为小儿学士。梁大同六年，举秀才，以不及二宫元会，例不对策。（《宗懔列传》）

所以因云而出

隋庶人勇有十男，云昭训生长宁王俨，初，俨诞，文帝闻之曰：此乃皇太孙，何乃生不得地。”云定兴奏曰：天生龙种，所以因云而出。”时人以为敏对。六岁，封长宁郡王，勇败，亦坐废。（《隋诸王列传》）

以马负之而行

隋秦王浚有巧思，每亲运斧斤，工巧之器，饰以珠玉，为妃作七宝幂篱，重不可载，以马负之而行。（同上）

诈言王赐将归家

隋齐王颇骄恣，昵近小人，所行多不法，遣乔令则刘虔安裴该皇甫谔庾仲牟奇陈智伟等采求声色狗马，令则等因此放纵，访人间有女者，辄矫命呼之，载入宅，因缘藏匿，恣行淫秽，而后遣之。仲牟奇智伟二人诣陇西，捩炙诸胡，责其名马，得数匹以进于，令还主，仲牟奇等诈言王赐，将归家，不之知也。（同上）

叔忽射杀牛

牛宏弟弼，好酒而酗，尝醉射杀宏驾车牛，宏还宅，其妻迎谓曰：叔射杀牛。”宏闻无所怪问，直答曰：作脯。”坐定，其妻又曰：叔忽射杀牛，大是异事。”宏曰：已知。”颜色自若，读书不辍。（《牛宏列传》）

何不近比老彭

李德林年十五，诵五经及古今文集，日数千言，俄而该博愤典，阴阳纬候，无不通涉，善属文词，核而理畅，魏收尝对高隆之谓其父曰：贤子文笔，终当继温子升。”隆之大笑曰：魏常侍殊已嫉贤，何不近比老彭，乃远求温子。”（《李德林列传》）

课人掘井溉田

李德林出为湖州刺史，在州逢旱，课人掘井溉田，为考司所贬，岁余卒官，时年六十一。（同上）

骆驼负函盛水养鱼

虞孝仁授候卫长史，兼领金谷监，监禁苑，有巧思，颇称旨。大业九年伐辽，迁都水丞，充使监运，颇有功，然性奢华，以骆驼负函，盛水养鱼而自给。（《虞庆则列传》）

隋兴以后日影渐长

太史令袁充见上雅信符应，表奏随兴以后，日影渐长，曰：开皇元年冬至，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，自尔渐短，至十七年冬至，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，四年冬至，在洛阳测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，二年夏至，影一尺四寸八分，自尔渐短，至十六年夏至，影一尺四寸五分，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，日至之影尺有五寸，郑玄云：冬至之影一丈三尺，’今十六年夏至之影，短于旧影五分，十七年冬至之影，短于旧影三寸七分，日去极近，则影短而日长，去极远，则影长而日短，行内道则去极近，外道则去极远。尧典曰：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。’据昴星昏中，则知尧时仲冬日在须女十度，以术数推之，开皇以来，冬至日在斗十一度，与唐尧之代，去极并近。谨案春秋元命苞云：日月出内道，璇玑得常，天帝崇灵，圣王相功。’京房别对曰：太平日行上道，升平行次道，霸世行下道。’伏惟大隋启运，上感乾元，影短日长，振古未之有也。”上大悦，告天下将作役功，因加程课，丁匠苦之。（《袁充列传》）

此言外未见无礼

新罗常遣使朝贡，户部尚书李雄至朝堂与语，因问其冠制所由，其使者曰：古弁遗像，安有大国君子不识？”雄因曰：中国无礼，求诸四夷。”使者曰：自此以来，此言外未见无礼。”宪司以雄失辞，奏劾其事，竟坐免。（《李雄列传》）

以为堪当大任

李圆通，京兆泾阳人也。少孤贱，给使隋文帝家，及帝为隋公，擢授参军事。初，帝少时，每宴客，恒令圆通监厨，圆通性严整，左右婢仆，咸所敬惮，唯世子乳母，恃宠轻之，宾客未供，每有干请，圆通不许，或辄持去，圆通大怒，叱厨人挝之数十，叫声彻于阖内，僚吏左右，代其失色。宾去后，帝知之，召圆通命坐赐食，从此独善之，以为堪当大任。（《李圆通列传》）

前后或至千数

段文操大业中为虎贲郎将，性甚刚严，帝令督秘书省学士，时学士颇存儒雅，文操辄鞭撻之，前后或至千数，时议者鄙之。（《段文振列传》）

子孙辄嫁卖之

侍书御史李谔见礼教凋弊，公卿薨亡，其爱妾侍婢，子孙辄嫁卖之，遂成风俗，乃上书曰：“臣闻追远慎终，人德归厚，三年无改，方称为孝。如闻大臣之内，有父祖之没，日月未久，子孙无赖，引其妓妾，嫁卖取财，有一于此，实损风化。妾虽微贱，亲承衣履，服斩三年，古今通式，岂容遽褫衰，强傅铅华，泣辞灵几之前，送付他人之室，凡在见者，犹致伤心，况乎人子，能堪斯忍？复有朝廷重臣，位望通贵，平生交旧，情若弟兄，及其亡没，杳同行路，朝闻其死，夕规其妾，方便求聘，以得为限，无廉耻之心，弃友朋之义。且居家理务，可移于官，既不正私，何能赞务。”上览而嘉之，五品以上，妻妾不得改醮，始于此也。（《李谔列传》）

莫知其姓

冯翊武乡女子焦氏，既哑又聋，嫁之不售，尝樵采于野，为人所犯而有孕，遂生一男，年六岁，莫知其姓，于是申省户部，尚书高构判曰：母不能言，穷究理绝。案风俗通：姓有九种，或氏于爵，或氏所居。’此儿生在武乡，可以武为姓。’（《高构列传》）

人戴兽面男为女服

侍书御史柳见近代以来，都邑百姓，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戏，递相夸竞，至于糜费财力，上奏请禁绝之，曰：窃见京邑，爰及外州，每以正月望夜，充街塞陌，鸣鼓聒天，燎炬照地，人戴兽面，男为女服，倡优杂伎，诡状异形，外内共观，曾不相避，竭货破产，竞此一时，尽室并孥，无问贵贱，男女混杂，缁素不分，秽行因此而生，盗贼由斯而起，非益于化，实损于人，请颁天下，并即禁断。”诏可其奏。（《柳列传》）

铁杖出应募

陈大建中，麦铁杖结聚为群盗，广州刺史欧阳危页俘之以献，没为官户，配执御乡散，每罢朝后，行数百里，夜至南徐州逾城而入，行火光劫盗，旦还及牙，时仍又执乡散，如此者十数，度物主识之，州以状奏，朝士见铁杖，每旦恒在，弗之信，后南徐州数告变，尚书蔡徵曰：此可验矣。”于仗下时购以百金，求人送诏书与南徐州刺史，铁杖出应募，赍敕而往，明旦反奏事。帝曰：信然，为盗明矣。”惜其勇捷，诚而释之。（《麦铁杖列传》）

麦豆不殊

后因朝集，考功郎窦威嘲汝南太守麦铁杖曰：麦是何姓？”铁杖应声曰：麦豆不殊，何忽相怪？”威赧然无以应，时人以为敏捷。（同上）

肉飞仙

初建禅定寺，其中幡竿高十余丈，适值绳绝，非人力所及，沈光谓僧曰：当相

为上绳。”诸僧惊喜，光因取索口衔，拍竿而上，直至龙头，系绳毕，手足皆放，透空而下，以掌拓地，倒行十余步，观者骇悦，莫不嗟异，时人号为肉飞仙。（同上）

谓临战时耳

隋炀帝征高丽，宇文述为扶余道军将，临发，帝谓曰：礼七十者行役，以妇人从。公宜以家累自随。古称妇人不入军，谓临战时耳，至军垒间，无所伤也。项籍虞兮，即其故事。”（《宇文述

列传》）

云兄所作

云定兴者附会于宇文述，初，定兴女为皇太子勇昭训，及勇废，除名，配少府。定兴先得昭训明珠络帷，私赂于述，自是数共交游，定兴每时节必有赂遗，并以音乐干述。述素好著奇，夸耀时人，定兴为制马鞞，于后角上缺方三寸，以露白色，世轻薄者，率仿效之，谓为许公缺势。又遇天寒，定兴曰：入内宿卫，必当耳冷。”述曰：然。”乃制褊夹头巾，令深鞠耳，人又学之，名为许公鞠势，大悦曰：云兄所作，必能变俗，我闻做事可法，故不虚也。”（同上）

赐述为奴

隋炀帝即位，宇文化及拜太仆少卿，益恃旧恩，贪冒尤甚。炀帝幸榆林。化及与弟智及违禁与突厥交市，帝大怒囚之数月，还京师欲斩之而后入城，解衣辮发讫，以南阳公主救之乃得释，并智及并赐其父述为奴。（同上）

遂抚教之

司马德戡，扶风雍人，父元谦，仕周为都督。德戡幼孤，以屠豕自给，有桑门释粲通德戡母娥氏，遂抚教之，因解书计。（同上）

梦见周公

李密破宇文化及还，其劲兵良马多战死，士卒皆倦，王世充欲乘其弊而击之，恐人心不一，乃假托鬼神，言梦见周公，乃立祠于洛水之上，遣巫宣言：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，当有大功，不则兵皆疫死。”世充兵多楚人，俗信妖妄，故出此言以惑之，众皆请战。（《王世充列传》）

焉知杀人牛也

冯熙除都督洛州刺史，为政不能仁厚，而信佛法，自出家财，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，合七十二处，写十六部一切经，延致名德沙门，日与讲论，精勤不倦，所费亦不费，而营塔寺，多在高山秀阜，伤杀人牛，有沙门劝止之，熙曰：成就后，人唯见佛图，焉知杀人牛也。”（《外戚列传》）

于今三年

胡长粲性好内，有一侍婢，其妻王骄妒，手刺杀之，为此忿恨，数年不相见，亲表为之语曰：“自我不见，于今三年。”后纳妾李氏，仍与王氏别宅，亦无朝拜之礼。嫠妇公孙氏已杀三夫，长粲不信，强取之，令与李氏同住，未期而亡。（同上）

大似苦挑姊

隋文帝舅氏吕道贵，性尤顽马矣，言词鄙陋，初自乡里，征入长安，上见之，悲泣，道贵略无戚容，但连呼帝名云：种未定，不可偷，大似苦挑姊。”后数犯忌讳，动致违忤，上甚耻之，乃命高趣厚加供给，不许接对朝士，拜上仪同三司，出为济南太守，令即之任，断其入朝。道贵还至本郡，高自崇重，每与人言，自称皇舅，数将仪卫，出入闾里，从故人游宴，庶僚苦之。后郡废，终于家，子孙无闻焉。（同上）

兰仍伏听

张吾贵曾在夏学聚徒千数，而不讲传，生徒窃云：张生之于左氏，似不能说。”吾贵闻之，谓曰：我夏讲暂罢，后当讲传，君等来日，皆当持本。”生徒怪之而已。吾贵诣刘兰，兰遂为讲传，

隐

三旬之中，吾贵兼读杜服，括两家，异同悉举，诸生后集，便为讲之，义例无穷，皆多新异，兰仍伏听，学者以此益奇之，而辩能释非，好为诡说，由是业不久传。（《儒林列传》）

当与君正之

刘兰学徒前后数千，成业者众，而排毁公羊，又非董仲舒，由是见讥于世。为国子助教，静坐读书，有人叩门，兰命引入，葛巾单衣，入与兰坐，谓曰：君自是学士，何为每见毁辱，理义长短竟在谁，而过无礼见陵也。今欲相召，当与君正之。”言终而出，兰少时患死。（同上）

惠蔚法师

孙惠蔚历官至光禄大夫，魏初已来，儒生寒官，惠蔚最为显达，先单名蔚，正始中，侍讲禁内，夜论佛经，有愜帝旨，诏使加惠，号惠蔚法师焉。（同上）

非坠马不止

马子结者，其先扶风人，世仕凉土，魏太和中入洛，父祖俱清官，子结及兄子廉、子尚三人，皆涉文学，阳休之牧西兖，子廉子尚子结与诸朝士各有赠诗，阳总为一篇酬答诗云“三马皆白眉”者也。子结为南阳王绰管记，随绰定州。绰每出游猎，必令子结走马从禽，子结既儒缓，衣垂帽落，或叫或啼，令骑驱之，非坠马不止，绰以为笑，由是渐见亲狎，启为谏议焉。（同上）

老石机杼

石曜字白曜，中山安善人，亦以儒学进，居官清俭，齐武平中，为黎阳郡守，时丞相咸阳王世子斛律武都，出为兖州刺史，性贪暴，先过卫县，令丞以下敛绢数千匹遗之，至黎阳，令左右讽动曜及县官，曜手持一绢谓武都曰：此是老石机杼，聊以奉赠，自此以外，并须出于吏人，吏人之物，一毫不敢辄犯。”武都亦知曜清素纯儒，笑而不责。曜著石子十卷，言甚浅俗。位终谯州刺史。（同上）

名曰影质

平原田猛略谓徐遵明曰：君年少从师，每不终业，如此用意，终恐无成。”遵明乃指其心曰：“吾今知真师所在矣，正在于此。”乃诣平原唐迁，居于蚕室，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，不出门院，凡经六年，时弹箏吹笛，以自娱慰。又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，是晋末永嘉旧写，遵明乃往读之，复经数载，因手撰春秋义章为三十卷。是后，教授门徒，每临讲坐，先持执疏，然后敷讲，学徒至今，浸以成俗。遵明讲学于外二十余年，海内莫不宗仰。颇好聚敛，与刘献之张吾贵，皆河北聚徒教授，悬纳丝粟，留衣服以侍之，名曰影质，有损儒者之风。遵明见郑玄论语序云：书以八寸策。”误作“八十宗”，因曲为之说，其僻也皆如此，献之、吾贵又甚焉。（同上）

久逐羌博士

李业兴，上党长子人也，少耿介志学，晚乃师事徐遵明于赵魏之间，时有渔阳鲜于灵馥亦聚徒教授，而遵明声誉未高，著录尚寡，业兴乃诣灵馥黄舍，类受业者，灵馥乃谓曰：李生久逐羌博士，何所得也？”业兴默尔不言，及灵馥说左传，业兴问其大义数条，灵馥不能对，于是振衣而起曰：羌弟子正如此耳。”遂便径还，自此灵馥生徒倾学而就遵明，学徒大盛，业兴之为也。（同上）

自然赏吾

李业兴使梁还，迁散骑常侍，加中军大将军。业兴家世农夫，虽学殖而旧音不改，梁武问其宗门多少，答曰：萨四十家。”使还，孙腾谓曰：何意为吴儿所笑。”对曰：业兴犹被笑，试遣公去，当著被骂。”邢子才云：尔妇疾癩，或问实邪？”业兴曰：尔太痴，但道此人疑者半，信者半，谁检看？”武定元年，除国子祭酒，仍侍读，神武以业兴明术数，军行常问焉，业兴曰：某日某处胜。”谓所亲曰：彼若告胜，自然赏吾，彼若凶败，安能罪吾？”芒山之役，有风从西来入营，业兴曰：小人风来当大胜。”神武曰：若胜以尔为本州刺史。”既而以为太原太守。（同上）

此菜有不正之名

邢峙以经入授皇太子，峙方正纯厚，有儒者风，厨宰进太子食菜有邪蒿，峙令去之，曰：此菜有不正之名，非殿下宜食。”文宣闻而嘉之，赐以被褥缣纩。

(同上)

四体又愚于文

刘昼举秀才策，不第，乃恨不学属文，方复缉缀辞藻，言甚古拙，制一首赋，以六合为名，自谓绝伦，乃叹儒者劳而寡功，曾以赋呈魏收而不拜，收忿之，谓曰：赋名六合，已是太愚，文又愚于六合，君四体又愚于文。”昼不忿。又以示邢子才，子才曰：君此赋正似疥骆驼，伏而无妩媚。”昼求秀才十年不得，发愤撰高才不遇传，冀州刺史郦伯伟见之，始举昼，年四十八。(同上)

补交州俊令

刘昼夜常梦贵人若吏部尚书者，补交州兴俊令，寤而密书记之，卒后旬余，其家幼女鬼语，声似昼，云：我被用为兴俊令，得假暂来辞别云。”(同上)

其妇姓可

张景仁，济北人，以学书为业，遂工早隶，选补内书生。齐后主在东宫，武成令侍书，遂被引擢，登祚，累迁通直散骑常侍，夷人何洪珍有宠于后主，景仁以第二息瑜之女妻其兄子，因以表里相援，恩宠日隆，进位仪同，加开府侍中，及立文林馆，中人希旨，奏令总判馆事，封建安王。其为儿童时，在洛京曾诣国学摹石经，许子华遇之学中，执景仁手曰：张郎风骨，必当通贵，非但官爵迁达，乃与天子同笔砚，传衣履。”子华卒二十余年，景仁位开府，数赐衣冠笔砚，如子华所言。出自寒微，本无识见，一旦开府、侍中、封王，其妇姓可，莫知氏族所出，容制音辞，事事庸俚。既除王妃，与诸公主、郡君，同在朝谒之列，见者为惭悚。景仁姓本卑谦，及用巷拍之势，坐致通显，志操颇改，渐成骄傲，良马轻裘，待从拥冗，高门广宇，当衢向街，诸子不思其本，自许贵游。自苍颉以来，八体取进，一人而已。(同上)

一人牵头一人随后

权会每占筮，大小必中，但用爻辞象象，以辨吉凶，易占之属，都不经口。会本贫生，无僮仆，初任助教，日恒乘驴，其职事处多，非晚不归。曾夜出城东门，会独乘一驴，忽有二人，一人牵头，一人随后，有似相助，其回动轻钝，有异生人，渐失路不由本道，心甚怪之，遂诵易经上篇第一卷不尽，前后二人忽然离散，会亦不觉坠驴，迷闷至明始觉，方知堕处，乃是郭外，才去家数里。(同上)

生平畏马

权会，武平末自府还第，在路无故马倒，遂不得语，因暴亡。注易一部行于世。会生平畏马，位望既至，不得不乘，果以此终。(同上)

故偏被教

张武，中山北平人也，家世寒微，其兄兰武，仕尚书令史，微有资产，故护军

长史王元则，时为书生停其宅，武少美貌，为元则所爱悦，故偏被教，因好学精力绝人，负卷从师，不远千里，遍通五经，尤明三传，弟子远方就业者以百数，诸儒服其强辩。（同上）

谓之四大

熊安生与同郡宗道晖张晖纪显敬徐遵明等为祖师，道晖好著高翅帽大屐，州将初临，辄服以谒见，仰头举肘，拜于屐上，自言学士比三公，后齐任城王蒨鞭之，道晖徐呼：安伟，安伟。”出谓人曰：我受鞭不汉体。”复蹶屐而去。冀州人为之语曰：显公钟，宋公鼓，宗道晖屐，李洛姬肚”，谓之四大，显公，沙门也；宋公，安德太守也；洛姬，妇人也。（同上）

乃称触触生

熊安生在山东时，岁岁游讲，从之者倾郡县。或诳之曰：某村古昉是晋河南将军熊元，去君七十二世，旧有碑，为村人埋匿。”安生掘地求之不得，连年讼焉，冀州长史郑大谨判之曰：七十二世，乃是羲皇上人；河南将军，晋无此号。诉非理记。”安生率其族向昉而号。将通名见徐之才和士开，二人相对，以徐之才讳雄，和士开讳安，乃称“触触生”，群公哂之。（同上）

天上见新构一堂

辛彦之迁潞州刺史，崇信佛道，于城内立浮图二所，并十五层。开皇十一年，州人张元暴死，数日乃苏，云：游天上，见新构一堂，制极崇丽。”元问其故，云：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，造此堂以待之。”彦之闻而不悦，其年卒。（同上）

此即王者房中之乐

隋文帝尝谓群臣曰：自古天子有女乐乎？”杨素以下，莫知所出，遂言无女乐。国子博士房暉远曰：臣闻‘窈窕淑女，钟鼓乐之。’此即王者房中之乐，著于雅颂，不得言无。”帝大悦。（同上）

必为宰相

隋开皇初，徵山东义学之士马光与张仲让孔笼窋士荣张买奴刘祖仁等俱至，并授太学博士，时人号为六儒，然皆鄙野无仪范，朝廷不之贵也。士荣寻病死，仲让未几告归乡里，著书十卷，自云：此书若奏，必为宰相。”又数言玄象事，州县列上，竟坐诛。孔笼张买奴刘祖仁，未几亦被遣亡，唯光独存。（同上）

于是除殿内将军

吏部尚书韦世惠问是所能，刘炫自为状曰：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，孔郑王何服杜等注，凡十三家，虽义有精粗，并堪讲授。周易仪礼梁，用功差少。史子文集，嘉言美事，咸诵于心。天文律术，穷核微妙。至于公私文

翰，未尝假手。”吏部竟不详试，然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，保明炫所陈不谬，于是除殿内将军。(同上)

伪造书百余卷

刘光伯除殿内将军，时牛宏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，光伯遂伪造书百余卷，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，录上送官，取赏而去，后有人讼之，经赦免死，坐除名，归于家，以数授为务。(同上)

门人多随贼盗

刘光伯在河间郡城粮饷断绝，其门人多随贼盗，哀光伯穷乏，诣城下索光伯，郡官乃出光伯与之，光伯为贼所将，过下城堡。未几，贼为官军所破，光伯饥饿无依，复投县官，县官意光伯与贼相知，恐为后变，遂闭门不纳，时夜冰寒，因此冻馁而死。其后门人谥曰宣德先生。(同上)

卷六

北史下

今辞君去

齐文宣掌书记，李广尝欲早朝，假寐，忽惊觉，谓其妻曰：吾向似睡非睡，忽见一人出吾身中，语云：君用心过苦，非精神所堪，今辞君去。’”因而恍忽不乐，数日便遇疾，积年不起。(《文苑列传》)

丑舍人

荀士逊，齐皇建中马敬德荐为主书，转中书舍人，状貌甚丑，以文辞见重，尝有事须奏，遇武帝在后庭，因左右传通，传通者不得士逊姓名，乃云丑舍人，帝曰：必士逊也。”看封题果是，内人莫不欢笑。(同上)

刻木为偶人

巧

隋仁寿初，太子引柳为东宫学士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、检校洗马，甚见亲重，每召入卧内，

巧

与之宴谑，尤俊辩多在，侍从有所顾问，应答如响，性嗜酒，言杂诙谐，由是弥为太子所亲狎，以其好内典，令撰法华元宗为二十卷上之，太子大悦，赏赐优洽，侪辈莫比，炀帝嗣位，拜秘书监，封汉南县公。帝退朝后，便命入阁，言宴讽读，终日而罢。帝每与嫔后对酒，时逢兴会，辄遣命之，至与同榻共席，恩比友朋。常犹恨不能夜召，乃命匠刻木为偶人，施机关，能坐起拜伏以巧

像，帝每月下对饮酒，辄令宫人置于座，相与酬酢，而为欢笑。从幸扬州卒，帝伤惜久之，赠大将军，谥曰康。(同上)

日之夕矣

隋开皇中，又有魏郡侯白字君素，好学有捷才，性滑稽，尤辩俊，举秀才，为儒林郎，通脱不

持威仪，好为诙谐杂说，人多爱狎之，所在处观者如市。杨素甚狎之，素尝与牛宏退朝，白谓素曰：“日之夕矣。”素大笑曰：“以我为牛羊下来邪？”文帝闻其名，召与语，悦之，令于秘书修国史，每将擢用，辄曰：“白不胜官。”而止。后给五品食，月余而死，时人伤其薄命。著旌异记十五卷，行于世。（同上）
汝知刘仪同家乎

刘臻仕周，累官至畿伯、下大夫，隋文帝受禅，进位仪同三司、左仆射，无吏干，又性惚，耽经覃思，至于世事，多所遗忘。有刘讷者，亦任仪同，与臻俱为太子学士，情好甚密，臻住城南，讷住城东，臻尝欲寻讷，谓从者曰：“汝知刘仪同家乎？”从者不知寻讷，谓臻还家，因答曰：“知。”于是引之而去，既扣门，臻尚未悟，谓至讷家，乃据鞍大呼曰：“刘仪同可出矣。”其子迎门，臻惊曰：“汝亦来邪？”其子答曰：“此是大人家。”于是顾盼久之，乃悟，叱从者：“汝大无意，吾欲造刘讷耳。”性好啖蚬，以音同父讳，呼为扁螺。（同上）

谓之冶葛

诸葛颖清辨有俊才，晋王广素闻其名，引为参军事，转记室，及王为太子，除药藏郎，炀帝即位，迁著作郎，甚见亲幸，出入卧内，帝每赐之曲宴，辄与皇后嫔御，连席共榻，颖因间隙多所睹毁，是以时人谓之冶葛。后录恩旧，授朝散大夫。帝尝赐颖诗，其卒章曰：“参翰长洲苑，侍讲肃成门，名理穷研核，英华恣讨论，实录资平允，传芳导后昆。”其待遇如此。（同上）

以敬为轻竟何所据

隋遣魏澹聘于陈，陈人使潘徽接对之，澹将反命，为启于陈主曰：“敬奉宏慈，曲垂钱送。”徽以钱送为重，敬奉为轻，却其启而不奏，澹曰：“曲礼云：‘主敬客’。诗曰：‘维桑与梓，心恭敬止。’孝经：‘宗庙致敬’。又云：‘不敬其亲，谓之悖礼’。孔子敬天之怒，成汤圣敬日跻，宗庙极重，上天极高，父极尊，君极贵，四者咸同一敬，五经未有异文，不知以敬为轻，竟何所据？”徽难之曰：“向所论敬字，本不全以为轻，但施用处殊，义成通别，礼主于敬，此是通言，犹如男子冠而字之，注云：‘成人敬其名也。’春秋有冀缺夫妻，亦云相敬，于子则有敬名之义，在夫亦有敬妻之说，此可复并谓极高极尊乎？至若敬谢诸公，固非尊地，公子敬爱，止施宾友，敬问敬报，弥见雷同，敬德敬酬，何关贵隔，当知敬之为义，虽是不轻，但敬之于语，则有时混漫，今云敬奉，所以成疑，聊举一偶，未为深据。”澹不能对，遂从而改焉。（同上）

狗母衔一兔

张元村陌有狗子为人所弃者，元即收而养之，其叔父怒曰：何用此为？”将欲更弃之，元对曰：有生之类，莫不重其性命。若天生天杀，自然之理，今为人所弃而死，非其道也，若见而不收养，无仁心也，是以收而养之。”叔父感其言，遂许焉。未几，乃有狗母衔一死兔，置元前而去。（《孝行列传》）

州府官人同食马肉

定州刺史彭城王元韶典孟业，唯有一马瘦死，韶以业贫，令州府官人，同食马肉，欲令厚相酬赏，业固辞不敢，韶乃戏业曰：卿邀名人也。”对曰：业为典，州中要职，诸人欲相贿赂，止患无方便耳，今唤食肉，恐致聚敛，有损声名，所以仰违明教。”后未旬日，韶左右王四德、董惟金并以马死，托肉为长史裴英起密启，神武有书与韶，大致诘让。（《循吏列传》）

由吾道士不食五谷

齐文宣谓侍中裴英起曰：卿识河间王郎中孟业不？昨见其国司文案，似是好人。”对曰：“昔与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，其人清忠正直，世所罕有。”帝曰：如公言者，比来便是大屈。”除中书舍人。文宣初，唯得姓名，及因奏事，见其羸老，又质性敦朴，无升降之容，加之平缓，寡于方便，有一道士由吾道荣以术艺被迎，将入内，业为通名，忽于众中抗声奏云：由吾道士，不食五谷。”帝命推而下之。（同上）

自称粪土臣

武成亲戎，自洛还邺，道由东郡，太守孟业具牛酒率人吏拜谒路旁，自称：粪土臣孟业，伏惟圣驾亲行，有征无战，谨上微礼。”便与人吏俱唱万岁，导引前入，帝大嘉之。（同上）

径将我入青云间

南清河太守苏琼，性清慎，不发私书。道人道研为济州沙门统，资产巨富，在郡多出息，常得郡县为徵，及欲求谒，度知其意，每见则讲问元理，研虽为债数来，无由启口，其弟子问其故，研曰：每见府君，径将我入青云间，何由得论地上事？”师徒还归，遂焚债券。（同上）

戴帽饬

梁彦光前在岐州，其俗颇质，以静镇之，合境大安，奏课连最，为天下第一。及居相部，如岐州法，邺都杂俗，人多变诈，为之作歌，称其不能理政，上闻而谴之，竟坐免。岁余拜赵州刺史，彦光曰：臣前待罪相州，百姓呼为戴帽饬，臣自废黜，无复衣冠之望，不谓天恩，复垂收采，请复为相州，改丝易调，庶有以变其风俗。”上从之，复为相州刺史，豪猾者闻彦光自请来，莫不嗤笑。彦光下车，发摘奸隐，有若神明，狡猾莫不潜窜，合境大骇。初，齐亡后，衣冠士人，多迁关内，唯技巧商贩，及乐户之家，移实州郭，由是人情险讪

皮，妄起风谣，诉讼官人，万端千变。彦光欲革其弊，乃用秩俸之物，招致山东大儒，每乡立学，非圣哲之书，不得教授，常以季月召集之，亲临策试，有勤学异等、聪令有闻者，升堂设饌，其余并坐廊下。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，坐之庭中，设以草具。及大成，当举行宾贡之礼，又于郊外祖道，并以财物资之。于是人皆励，风俗大改。（同上）

两宅母子往来如讎

李洪之微时，妻张氏亦聪强妇人，自贫贱至富贵，多所补益，有男女几十人。洪之后得刘芳从姊重之，张氏，亦多所产育，为两宅别居，偏厚刘室，由是二妻妒竞，两宅母子，往来如讎。（《酷吏列传》）

癩儿刺史

崔暹累迁瀛州刺史，贪暴安忍，人庶患之。尝出猎州北，单骑至人村，有汲水妇人，暹令饮马，因问曰：“崔瀛州何如？”妇人不知是暹，答曰：“百姓何罪？得如此癩儿刺史。”暹默然而去，以不称职，被解还京。（同上）

杖宁五十

建州刺史田式，从韦孝宽讨尉迟迥，以功拜大将军，进爵武山郡公，及隋文帝受禅，拜襄州总管，专以立威为务，每视事于外，必盛气以待之，其下官属股胝，无敢仰视，有犯禁者，虽至亲昵，无所容贷。其女婿京兆杜宁自长安省之，式诫宁无出外，宁久之不得还，窃上北楼，以畅羈思，式知之，杖宁五十。其所爱奴，尝诣式白事，有虫上其衣衿，挥袖拂去之，式以为慢己，立棒杀之。（同上）

以式为罪己之深

田式为上所谴除名，式惭恚不食，妻子至其所辄怒，唯侍僮二人，给使左右，从家中索椒欲自杀，家人不与，阴遣僮仆诣市买毒药，妻子又夺弃之，式恚卧，其子信时为仪同，至式前流涕曰：“大人既是朝廷重臣，又无大过，比见公卿放辱者多矣，旋复升用，大人何能久乎？乃至于此。”式起抽刀砍信，信避之，刃中于门上。知之以式为罪己之深，复其官爵，寻拜广州总管，卒官。（同上）

无过尚尔

燕荣徐幽州总管，性严酷，有威容，长吏见者，莫不惶惧自失。范阳卢氏，世为著生，荣皆署为吏卒以屈辱之，鞭笞左右，动至千数，流血盈前，饮啖自若。尝按部，道次见丛荆，堪为笞捶，命取之，辄以试人，人或自陈无咎，荣曰：“后有罪当免。”及后犯细过将挝之，人曰：“前日被杖，许有罪宥之。”荣曰：“无过尚尔，况有过邪？”榜捶如旧。（同上）

或弋其下窍

元弘嗣转幽州长史，时总管燕荣，肆虐于弘嗣，每笞辱弘嗣，心不伏，遂被禁。及荣诛，弘嗣为政，酷又甚之，每鞫囚多以酢灌鼻，或苍弋其下窍，无敢隐情，奸伪屏息。（同上）

悉裸僧尼验有淫状

王文同巡察河北诸郡，见沙门斋戒菜食者，以为妖妄，皆取系之。比至河间，召郡官人，小有迟违者，辄覆面于地而捶杀之。求沙门相聚讲论，及长老共为佛会者数百人，以为聚结惑众，尽斩之。又悉裸僧尼，验有淫状，非童男女者数千人，复将杀之。郡中士女，号哭于路，诸郡惊骇，各奏其事，帝闻大怒，遣使者达奚善意驰锁之，斩于河间，以谢百姓。讎人剖其棺，齧其肉啖之，斯须咸尽。（同上）

自言善禁

张文诩尝有腰疾，会医者自言善禁，文诩令禁之，遂为刀所伤，至于顿伏床枕，医者叩头请罪，文诩遽遣之，因为隐谓妻子曰：吾昨风眩，落坑所致。”（《隐逸列传》）

不能飞上天

由吾道荣同时又有张远游者，齐文宣令与诸术士合九转金丹，及成，帝置之玉匣，云：我贪人间作乐，不能飞上天，待临死时取服。”（《艺术列传》）

忽复苏而有言

有人以三月十三日诣颜恶头求卜，遇兑之履，恶头占曰：君卜父，父已亡，当上天，闻哭声，忽复苏而有言。”其人曰：父卧疾三年矣，昨日鸡鸣时气尽，举家大哭，父忽惊寤曰‘我死有三天，人来迎欲升天，闻哭声，遂堕地。’”恶头曰：更三日，当永去。”果如言，人问其故，恶头曰：“兑上天下土，是今日庚辛，本宫火，故知卜父。今三月土入墓，又见宋庙爻发，故知死。变见生气，故知苏。兑为口，主音声，故知哭。兑变为乾，乾天也，故升天。兑为言，故知有言。未化入戌为土，三月土墓，戌又是本宫鬼墓，未后三日至戌，故知三日复死。”（同上）

俱卜二伏牛

荥阳曲绍善占候，侯景欲试之，使与郭生俱卜，二伏牛何者先起，卜得火兆，郭生曰：赤牛先起。”绍曰：青牛先起。”景问其故，郭生曰：火色赤，故知赤牛先起。”绍曰：火将然，烟先起，烟上色青，故知青牛起。”既而如绍言。（同上）

崔暹私掏之

齐文襄时，有吴士双盲，妙于声，文襄历试之。闻刘桃枝声曰：有所系属，然当大富贵，王侯将相，多死其手，如臂鹰犬，为人所使。”闻赵道德声，曰

：亦系属人，富贵翕赫，不及前人。”闻侯吕芬声，与道德相似，闻太原公声，曰：当为人主。”闻文襄声，不动，崔暹私掏之，乃谬音：亦国主也。”文襄以为我家群奴欲极贵，况吾身也。（同上）

自称居士

梁元帝以陆法和为都督郢州刺史，封江乘县公，法和不称臣，其启文朱印名氏，自称“居士”（同上）

变成一美妇人

徐之才医术最高，偏被命召，齐武成酒色过度，忽不恒，曾病发，白云：初见空中有五色物，稍近，变成一美妇人，去地数丈，亭亭而立，食顷变为观世音。”之才云：此色欲多，大虚所致。”即处汤方，服一剂，便觉稍远，又服还变成五色物，数剂汤，疾竟愈。（同上）

子野沙汰我

徐之才，齐武平元年，重除尚书左仆射，之才于和士开陆令萱母子，曲尽卑狎，二家若疾，救护百端，由是迁尚书令，封酉阳郡王。祖执政，除之才侍中、太子太师，之才恨曰：子野沙汰我。”目疾，故以师旷比之。之才聪辩强识，有兼人之敏，尤好剧言体语，公私言聚，多相嘲戏，郑道育常戏之才为师公，之才曰：既为汝师，又为汝公，在三之义，顿居其两。”又嘲王昕姓云：“有言则讪王，近犬便狂，加颈足而为马，施角尾而成羊。”卢元明因戏之才曰：卿姓是未入人，名是子之误。”即答云：卿姓在上为虐，在邱为虚，生男则为虏，配马则为驴。”唐邕白建方贵时，人言云：并州赫赫唐与白。”之才蔑之，元日对邕为诸令史祝曰：卿等位当作唐白。”又以小史好嚼笔，故尝执管就元文遥口曰：借君齿。”其不逊如此。历事诸帝，以戏狎得宠，武成生齿真牙，问诸医，尚药典御邓宣文以实对，武成怒而捩之，后以问之才，拜贺曰：此是智牙，生智牙者聪明长寿。”武成悦而赏之。为仆射时，语人曰：我在江东见徐勉作仆射，朝士莫不佞之。今我亦是徐仆射，无一人佞我，何由可活？”之才妻魏广阳王妹，之才从文襄求得为妻，和士开知之，乃淫其妻，之才遇见而避之，退曰：妨少年戏笑。”（同上）

颇给按摩奔走之役

赵邕字令和，自云南阳人也，洁白美髭眉，司空李冲之贵宠也，邕以少年端谨，出入其家，颇给按摩奔走之役，冲令与诸子游处，人有束带谒冲者，时托之以自通。（《恩幸列传》）

西方直谷出二贵人

御史中尉王显奏言：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、积射将军抱老寿，恣荡非轨，易室而奸，臊声布于朝野，丑音被于行路，男女三人，莫知谁子，人理所未闻

，鸟兽之不若，请以见事免官，付廷尉正罪。”诏可之。老寿死后，其旧奴婢尚六七百人，老寿及石荣祖父皆造碑铭。就乡建立，言西方直谷出二贵人。（同上）

守此作龟兹国子

寿阳陷没，韩凤与穆提婆闻告败，握槊不辍，曰：他家物从他去。”后帝使于黎阳临河筑城戍，曰：急时且守此作龟兹国子，更可怜，人生如寄，唯当行乐，何用愁为。”（同上）

郭林宗从冢中出

开府薛荣宗常自云：能使鬼。”及周兵之逼，言于后主曰：臣已发遣斛律明月将大兵在前去。”帝信之，经古冢，荣宗谓舍人元行恭是谁冢，行恭戏之曰：郭林宗冢。”复问“郭林宗是谁？”行恭曰：郭元贞父。”荣宗前奏曰：臣向见郭林宗从冢中出，著大帽、吉莫靴，捶马鞭，问臣：我阿贞来不？’”（同上）

改称庶人大王

兰汗之杀慕容宝也，以慕容盛为侍中、左光禄大夫，盛乃间汗兄弟使相疑害，李早卫双刘志张真等，皆盛之旧昵，汗太子穆并引为腹心，盛结早等，因汗穆醉，夜袭杀之，僭尊号，改年为建平，又号年为长乐，盛改称庶人大王。盛以宝暗而不断，遂峻极威刑，于是上下震局，前将军段玘等夜鼓噪攻盛，伤之，遂辇升殿，召叔父河间公熙属以后事，熙未至而死。（《慕容燕列传》）

斩衰食粥

慕容熙妻苻氏，尝季夏思冰鱼脍，仲冬须生地黄，切责不得，加有司大辟。苻氏死，熙拥其尸僵仆，绝息久而乃苏，悲号擗踊，斩衰食粥。（同上）

宠之号曰圣人

宾沙门曰昙无讖，东入鄯善，自云能使鬼疗病，令妇人多子，与鄯善王妹曼头陀林淫通，发觉，亡奔凉州，沮渠蒙逊宠之，号曰“圣人”。昙无讖以男女交接术教授妇女，蒙逊诸女子妇皆往受法，太武闻诸行人言昙无讖术，乃召之，蒙逊不遣，遂发露其事，拷讯杀之。（《沮渠凉列传》）

遥闻其臭

萧鮠少有大志，不拘小节，虽多猜忌，而知人善任，使抚将士有恩，能得其死力。性不饮酒，安于俭素，事母以孝闻，又不好声色，尤恶见妇人，虽去数步，亦云遥闻其臭，经御妇人之更不著，并皆弃之，一幸姬媵，病卧累旬。又恶见人发白，事之者必方便避之，提輿者冬月必须裹头，夏月则加莲叶帽。（《萧梁列传》）

卿何为谤经

宗如周南阳人，有才学，以府僚随萧颯，后至度支尚书。如周面狭长，颯以法华经云“闻经随喜，面不狭长”，尝戏之曰：卿何为谤经？”如周軀，自陈不谤。颯又谓之如初，如周惧，出告蔡大宝。大宝知其旨，笑谓之曰：君当不谤馀经，正应不信法华耳。”如周乃悟。又尝有人诉事于如周，谓为经作如周官也，乃曰：某有屈滞，故来诉如州官。”如周曰：尔何小人，敢呼我名？”其人惭谢曰：祇言如周官作如州，不知如周官名如周，早知如周官名如周，则不敢唤如州官作如周。”如周乃笑曰：令卿自责，见侮反深。”人咸服其宽雅。（同上）

何以目其舅氏

李本名良，妻姓梁氏，张骏谓曰：卿名良，妻又姓梁，令子孙何以目其舅氏？昔耿以弱年立功，启中兴之业，吾方赖卿，有如耿氏，乃使名。”（《李延寿列传》）

终不独死

李礼之位司徒骑兵参军，与妻郑氏相重，妻前亡，遣言终不独死，未几，礼之脚上发肿，梦妻云：煮小麦渍之即差。”如其言，反创而卒。（同上）

丁掾误我

李神𪚗颈多鼠乳，而性通率，不持检度，至于少年之徒，皆与褻狎，比迁邺，于路见狗，温子升戏曰：为是宋鹊？为是韩卢？”神𪚗隼曰：为逐丞相东走，为共帝女南徂。”沙苑之败，神𪚗隼策眇马而走，曰：丁掾力。”马倒，曰：丁掾误我。”其不拘如此。（同上）

凤德之衰

李神𪚗丧二妻，又欲娶郑严祖妹，神𪚗隼之从甥也，卢元明亦将为婚，遂至纷竞，二家阅于严祖之门，郑卒归元明，神𪚗隼惆怅不已，时人以神𪚗隼为凤德之衰。（同上）

新唐书

蒙虎皮怖参军

虢庄王凤字秀成，始王翽，为邓州刺史，俄徙王虢，历虢豫青三州刺史，实封千户，喜畋游，遇官属尤，使奴蒙虎皮，怖其参军陆英俊几死，因大笑为乐。（《诸王列传》）

赠官树碑

庶人承乾有俳儿善姿首，嬖爱之，帝闻振怒，收儿杀之，坐死者凡数人。承乾意为晋王泰告，怨甚，内念儿不已，筑室图其像，赠官树碑，为起冢苑中，朝夕祭，承乾至其处，徘徊涕数行下，愈怨怼，称疾不朝，累数月。（同上）

读数十

皇甫无逸过自畏惧，每上表疏，读数十，犹惧未审，使者上道，追省再三，乃得遣。母在长安疾笃，太宗命驰驿召还承问，忧悸不能食，道病卒。（《皇甫无逸列传》）

为不仕者

杜淹字执礼，材辩多闻，有美名。隋开皇中，与其友韦福嗣谋曰：上好用隐民，苏威以隐者召，得美官。”乃共入太白为不仕者，文帝恶之，谪戍江表。（《杜淹列传》）

不识草字

王君廓入朝，李元道寓书房玄龄，玄龄李甥也，君廓发其书，不识草字，疑以谋己，遂反，坐

崔

是流州。（《王君廓列传》）

不胜痛

苏世长有机辩，浅于学，嗜酒，简率无威仪。初在陕，邑里犯法不能禁，乃引咎自撻于，伍伯疾其诡，鞭之流血，世长不胜痛，呼而走，人笑其不情。（《苏世长列传》）

诏私侍臧

张昌宗进拜银青光禄大夫，赐防阖，同京官朝朔望，追赠其父希臧为襄州刺史，母韦、母臧并封太夫人。尚书问省起居，诏尚书李迥秀私侍臧。昌宗兴不旬日，贵振天下，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争造门，伺望颜色，执轡馭，号张易之为五郎，张昌宗为六郎。（《张昌宗列传》）

自谓待己至厚

裴均与崔太素俱事中人窦文场，太素尝晨省文场，入卧内，自谓待己至厚，徐观后榻有频伸者，乃均也。（《裴均列传》）

墨于尔

娄师德在夏官注选，选者就按阅簿，师德曰：容我择之可乎？”选者不去，乃洒笔曰：墨尔。”（《娄师德列传》）

正谓莲花似六郎耳

张易之兄司礼少卿同休，请公卿宴其寺，酒酣，戏杨再思曰：公面似高丽。”再思欣然，翦谷缀巾上，反披紫袍，作高丽舞，举动合节，满坐鄙笑。张昌宗以姿貌癯，再思每曰：人言六郎似莲花，非也，正谓莲花似六郎耳。”（《杨再思列传》）

国父

者

窦怀贞，神龙中进左御史大夫、兼检校雍州长史，会岁除，中宗夜宴近臣，谓曰：闻卿丧妻，今欲继室可乎？”怀贞唯唯，俄而禁中宝扇障卫有衣翟衣出者，已乃韦后乳媪王所谓莒国夫人者，故蛮婢也，怀贞纳之不辞。又避后先讳，而以字称，世谓媼婿为阿者父。怀贞每谒见奏请，辄

父父

自署皇后阿，而人或谓为国，轩然不惭，以自媚于后。时政令多门，赤尉由墨制授御史者众，或戏之曰：尉入台而多县办否？”对曰：办于异日。”问其故，答曰：佳吏在，饶癯去故办。”闻者皆笑。又附宗楚客安乐公主等以取贵位，为素议所斥，名称尽矣。韦后败，斩妻献其首，贬濠州司马，再徙益州长史，乃复故名。（《窦怀贞列传》）

八风舞

初，后属婚，上食禁中，帝与群臣宴，国子祭酒祝钦明自言能八风舞，帝许之。钦明体肥丑，据地摇头，目左右顾眄，帝大笑。吏部侍郎卢藏用叹曰：是举，五经扫地矣。”（《祝钦明列传》）

摸棱手

苏味道为相，特具位，未尝有所发明，脂韦自营而已。常谓人曰：决事不欲明白，误则有悔，摸棱持两端可也。”故世号摸棱手。（《苏味道列传》）

真丈夫哉

帝幸汾阳宫，狄仁杰为知顿使，并州长史李冲元以道出妒女祠，俗言盛服过者，致风雷之变，更发卒数万改驰道，仁杰曰：天子之行，风伯清尘，雨师洒道，何妒女避邪？”止其役，帝壮之曰：真丈夫哉。”（《狄仁杰列传》）

若言经则败绩矣

初，崔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诸侯官族，他日，学士大集，日用折武平一曰：君文章固耐久，若言经则败绩矣。”时崔张说素知平一该习，劝令酬诘，平一乃请所疑，日用曰：鲁三桓、郑七穆奈何？”答曰：庆父叔牙季友，桓三子也。孟孙至彘凡九世，叔孙舒季孙肥凡八世。郑穆公十一子，子然及二子孔三族亡，子羽不为卿，故称七穆。子罕子驷子良子国子游子印子丰也。”一坐惊服。平一向日用曰：公言齐桓公楚庄王时，诸侯属齐若楚凡几？平公灵王时，诸侯属晋楚凡几？晋六卿、齐楚执政几何人？”日用谢曰：吾不知，君能知乎？”平一条举始末无留语，日用曰：吾请北面。”阖坐大笑。（《武平一系列传》）

尚书里行

崔日知授太常卿，自以处朝廷久，每入谒，必与尚书齿，时谓尚书里行。（《崔日知列传》）

随驾隐士

卢藏用始隐山中时，有意当世，人目为随驾隐士，晚乃徇权利，务为骄纵，素节尽矣。司马承贞尝召至阙下，将还山，藏用指终南曰：此中大有嘉处。”承贞徐曰：以仆视之，仕宦之捷径耳。”藏用惭（《卢藏用列传》）

依浮图葬

杜鸿渐自蜀还，食千僧，以为有报，缙绅效之。病甚，令僧剔顶发，遗命依浮图葬，不为封树。（《杜鸿渐列传》）

伏猎

户郡侍郎萧灵，李林甫所引，不知书，尝与严挺之言称“蒸尝伏猎”，乃为“伏猎”，挺之白仆射张九龄：省中而有伏猎侍郎乎？”乃出灵岐州刺史，林甫恨之。（《严挺之列传》）

益服三千丸

李抱真好方士，谓不死可致，有孙季长者能治丹，且曰：服此当仙去。”抱真表署幕府，尝语左右曰：秦汉君不偶此，我乃得之，后升天不复见公等矣。

”夜梦驾鹤，寤而刻寓鹤，衣羽服，习乘之，后益惑厌胜，因疾，请降官，七让司空，还为左仆射。饵丹二万丸，不能食且死，医以彘肪谷漆下之，疾少间，季长曰：危得仙，何自弃？”益服三千丸卒。（《李抱真列传》）

用春秋时战法

房廬用春秋时战法，以车二千乘缭营，骑步夹之，既战，贼乘风噪，牛悉髀栗，贼投乌而火之，人畜焚烧，杀卒四万，血丹野，残众才数千，不能军。廬还走行在，见帝肉袒请罪，帝宥之，使哀夷散，复图进取。廬雅自负以天下为己任，然用兵本非所长，其佐李揖刘秩等皆儒生，未尝更军旅，廬每诧曰：彼曳落河虽多，能当我刘秩乎？”（《房廬列传》）

荐为郎官

代宗时，州刺史月俸至千缗，方镇所取无艺，而京官禄寡薄，自方镇入八座，至谓罢权。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，家人恨降之晚。崔甫任吏部员外，求为洪州别驾，使府宾佐，有所忤者，荐为郎官，其当迁台阁者，皆以不赴取罪去。（《李泌列传》）

叠署二封

李澄始封陇西公，后乃进王爵，每上章必叠署二封，士大夫笑其野。（《李澄列传》）

众请俟免丧

窦参迁奉先尉，男子曹芬兄弟隶北军，醉，暴其妹，父救不止，恚赴井死。参当兄弟重辟，众请俟免丧，参曰：父由子死，若以丧延，是杀父不坐。”皆榜

杀之，一县畏伏。（《窦参列传》）

目为喜鹊

窦申参族子也，为给事中，参亲爱每除吏，多访申，申因得招赂，漏禁密语，故申所至，人目为喜鹊。帝闻以戒参，且曰：是必为累，不如斥之。”参以情诉曰：臣无纒子姓，申虽疏属，无他恶。”帝曰：汝虽自保，如外言何。

”参固陈丐。（同上）

遗矢于地

孙

李元平陶公达张刘承诚率轻薄子，游关播门下，能侈言诞计，以功名自喜。播谓皆将相材，数请帝用之。元平本宗室疏裔，好论兵，鄙天下士大夫无可者，人人怨疾之。李希烈叛，帝以汝州据贼冲，刺史疲软不胜任，播盛称元平，帝召见，拜左补阙，不数日检校吏部郎中、兼汝州别驾，知州事。元平始至，募士筑郛浚隍，希烈阴使亡命应募，凡纳数百人，元平不寤，贼遣李克诚以精骑薄城，募者内应，缚元平驰见希烈，遗矢于地，希烈以其渺小无须，戏克诚曰：使尔取元平，乃以其子来邪？”因骂曰：盲宰相使汝当我，何待我浅邪？”伪署御史中丞，播闻谄曰：“元平事济矣。”谓必覆贼而建功也，左右笑之。无何，伪署为宰相，有告其贰者，元平断一指自誓。公达等以元平屈贼，皆废不用。（《关播列传》）

有司通丑

韦绶检校户部尚书，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入辞请门戟十二以行，又乞赐钱二百万，官子元鼎太常丞。帝以旧恩许之。绶耄而贪，不能事军政，纲纪乱弛，卒赠尚书右仆射。帝遣中人吊其家，有司谥通丑，故吏以为言，改繆丑，不报罢。（《韦绶列传》）

银杯羽化矣

柳公权善书，公卿以书贖遗盖钜万，而主藏奴或盗用，尝贮杯盂一筥，乡识如故，而器皆亡，奴妄言叵测者，公权笑曰：银杯羽化矣。”不复诘，唯研笔图籍，自砲秘之。（《柳公权列传》）

仰给县官马万蹄

郑余庆奏议，类用古语，如仰给县官马万蹄，有司不晓何等语，人訾其不适时。（《郑余庆列传》）

已而复冠

韦渠牟，京兆万年人，工部侍郎述从子也，少警悟，工为诗，李白异之，授以古乐府，去为道士不终，更为浮屠，已而复冠，浙西韩贻表试校书郎，进至四门博士。

自称儒者

王锷初附太原王昶为从子，以婚阀自高，昶子弟亦藉锷多得官。又尝读春秋，自称儒者，士颇笑之。（《王锷列传》）

襄样节度

初，襄有髹器。天下以为法。至于页为节度使骄蹇，故方帅不法者，号襄样节度。（《于页由由列传》）

当以自求字仆

李逢吉素厚待茅，尝与书曰：足下当以自求字仆，吾当以利见字君。”辞颇猥昵。（《李逢吉列传》）

字三缣

裴度修福先寺，将立碑，求文于白居易，皇甫怒曰：近舍而远取居易，请从此辞。”度谢之，即请斗酒，饮酣，授笔立就，度赠以车马缣彩甚厚，大怒曰：自吾为顾况集序，未尝许人，今碑字三千，字三缣，何遇我薄邪？”度笑曰：不羁之才也。”从而酬之。尝为蜂螫指，购小儿敛蜂，捣取其液。一日，命其子录诗，一字误，诟跃呼杖，杖未至，啮其臂血流。（《皇甫列传》）

诈穷得罪

开成中，萧本诈穷得罪，诏韦博与中人籍其财，中人利宝玉，欲窃取去，博夺还，簿无遗贻。（《韦博列传》）

二岁乃得见

王涯从弟沐，客江南困穷，来京师谒涯二岁乃得见，许以禄仕，难作亦死。（《王涯列传》）

造榜天也

帝尝作赋，诏学士皆和，独陆最先就，帝览之，叹曰：贞元时，陆吴通元兄弟善内廷文书，后无继者，今朕得之。”始得举进士，时方迁幸，而六月榜出，至是每甚暑他学士辄戏曰：造榜天也。”以讥进非其时。（《陆列传》）

仆前不责

孙猴性通简，不矫饬，尝曰：士苟有行，不必以己长形彼短，己清彰彼浊。”每对客，女童相诟曳仆于前不之责，曰：若特怒，心即自挠矣。”（《朱朴列传》）

月有获焉

阳城服用无赢副，客或称其佳可爱，辄喜举授之。有陈苕者，侯其得俸，常往称钱之美，月有获焉。（《阳城列传》）

其卦三百六十五

张志和居江湖，自称烟波钓徒，著元贞子，亦以自号，有韦诣者。为撰内解

，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，其卦三百六十五。（《隐逸列传》）

以瓦为之

谷那律，魏州昌乐人，贞观中，累迁国子博士，淹识群书，褚遂良尝称为“九经库”，迁谏议大夫，兼弘文馆学士，从太宗出猎，遇雨沾渍，因问曰：“油衣若为而无漏邪？”那律曰：“以瓦为之当不漏。”帝悦其直，赐帛二百段。（《儒学列传》）

味道必死

杜审言字必简，襄州襄阳人，晋征南将军预远裔，擢进士，为隰城尉，恃才高，以傲世见疾。苏味道为天官侍郎，审言集判出，谓人曰：“味道必死。”人惊问故，答曰：“彼见吾判且羞死。”又尝语人曰：“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。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。”其矜诞类此。（《文艺列传》）

甚为造化小儿相苦

杜审言病甚，宋之问武平一等省候何如，答曰：“甚为造化小儿相苦，尚何言？然吾在，久压

公等，今且死，固大慰，但恨不见替人云。”（同上）

谨闻命

李昉征高丽，元万顷管书记，责力命别将郭待封以舟师赴平壤，冯师本载粮继之，不及期，欲报责力而恐为谍所得，万顷为作离合诗遗责力，责力怒曰：“军机切遽，何用诗为。”欲斩待封，万顷言状乃免。又使万顷草檄让高丽，而讥其不知守鸭绿之险，莫支离报曰：“谨闻命。”徙兵固守，军不得入。高宗闻之，投万顷岭外。（同上）

日执笏立帘外

孙

宋之为连州参军，刺史闻其善歌，使教婢，日执笏立帘外，唱吟自如。（同上）

伏身为牺

阎朝隐累迁给事中、仗内供奉，武后有疾，令往祷少室山，乃沐浴伏身俎盘为牺，请代后疾，还奏，会后亦愈，大见褒赐。（同上）

尧时位侍中

张果善息气，能累日不食，数御美酒，尝云：“我生尧丙子岁，位侍中。”其貌实年六七十。时有邢和璞者，善知人夭寿，师夜光者，善视鬼，帝令和璞推果生死，懵然莫知其端。帝召果密坐，使夜光视之，不见果所在。笑典氏曰：“嘻！群儿相与为神怪也。”（《方伎列传》）

紫袍二主事何如

杨国忠大选，因就第唱补帷，女兄弟观之，士之丑野蹇伛者呼其名，辄笑于堂

，声彻诸外，士大夫诟耻之。先是，有司已定注，则过门下，侍中给事中按阅，有不可黜之。国忠则召左相陈希烈隅坐，给事在旁，既对注，曰：已过门下矣。”希烈不敢异。侍郎韦见素、张倚与本曹郎趋走

付

堂下，抱案牒，国忠顾女弟曰：紫袍二主事何如？”皆大噓。鲜于仲通讯选者郑等愿立碑省户下以颂德，诏仲通为颂，帝为易数字，因以黄金识其处。（《外戚列传》）

判国子监

鱼朝恩好引轻浮后生处门下，讲五经大义，作文章，谓才兼文武，微伺误宠。永泰中，诏判国子监，兼鸿胪礼宾内飞龙闲厩使，封郑国公。始诣学，诏宰相、常参官、六军将军悉集，京兆设食，内教坊出音乐俳倡侑燕，大臣子弟二百人，朱紫杂然，为附学生外列庑次，又赐钱千万，取子钱供秩饭。每视学，从神策兵数百，京兆尹黎率钱劳从者，一费数十万，而朝恩色常不足。（《宦者列传》）

敕使墓户

是时，诸道岁进阉儿，号私白，闽岭最多，后皆任事，当时谓闽为中官区藪。咸通中，杜宣猷为观察使，每岁时遣吏致祭其先，时号敕使墓户。宣猷卒，用群宦力，徙宣歙观察使。（同上）

獬豸不学而能触邪

侯思止，雍州醴泉人，贫阉不治业，为渤海高元礼奴，诡狠无良，恒州刺史裴贞笞吏，吏积怨，教思止告舒王元名与贞谋反，付周兴鞫讯，皆夷宗，拜思止游击将军，元礼惧，引与同坐，密教曰：上不次用人，如问‘君不识字’，宜对‘獬豸不学而能触邪，陛下用人安事识字。’”无何，后果问，思止以对，后大悦。（《酷吏列传》）

不尔受孟青

侯思止本人奴，言语俚下，尝按魏元忠，让曰：亟承白司马，不尔受孟青。”洛阳有白司马坂，将军有孟青棒，即杀琅琊王冲者。（同上）

今味苦

郭弘霸再迁右台侍御史大夫，魏元忠病，僚属省候，弘霸独后入，忧见颜间，请视便液，即染指尝，验疾轻重，贺曰：甘者病不瘳，今味苦，当愈。”喜甚，元忠恶其媚，暴语于朝。（同上）

阑得之

周利贞者，亡其系，武后时调钱塘尉，时禁捕鱼，州刺史饭蔬，利贞忽馈佳鱼，刺史不受，利贞曰：此阑鱼，公何疑。”问其故，答曰：适见渔者，擒不获

，而有鱼焉，阑得之。”刺史大笑。（同上）

偷江东集

罗绍威多聚书，至万卷，江东罗隐工为诗，绍威厚币结之，通谱系昭穆，因目己所为诗为偷江东集云。（《藩镇列传》）

称孤称寡人

朱滔王武俊官属共议：右有七国，连衡共抗秦，今公等在此，李大夫在郢，请如七国，并建号，用天子正朔。且师在外，其动无名，岂长为叛臣，士何所归？宜择日定约，顺人心，不如盟者，共伐之。”滔等从之。滔以安禄山史思明皆起燕，俄覆灭，恶其名，以冀，尧所都，因号冀，武俊号赵，田悦号魏，李纳号齐。建中三年冬十月庚申，为坛魏西祀天，各僭为王，滔与武俊等三让乃就位，滔为盟主，称孤，武俊悦及纳称寡人。是日，三叛军上有云气颇异，马燧望笑曰：“是云无知，乃为贼瑞邪？”（同上）

吾为先子报仇耳

许敬宗嬖其婢，因以继室，假姓虞。子昂之，敬宗怒黜虞，奏斥昂岭外，及病，乃表还。敬宗卒年八十一。太常博士袁思古议：敬宗弃子荒徼，女嫁蛮落，谥曰缪。”其孙彦伯诉思古有嫌，诏更议，谥曰恭。彦伯，昂子也，颇有文，敬宗晚年，不复下笔，凡大典册，悉彦伯为之，尝戏昂曰：吾儿不及若儿。”答曰：渠父不如昂父。”后又纳婢潜奏流彦伯岭表，遇赦还，累官太子舍人，既与思古有憾，欲邀击诸路，思古曰：吾为先子报仇耳。”彦伯白惭而止。（《奸臣列传》）

为帝学之

安禄山德李林甫，呼十郎，骆谷每奏事还，先问十郎何如，有好言辄喜，若谓大夫好检校，则反手据床曰：我且死。”优人李龟年为帝学之，帝以为乐。（《逆臣列传》）

火迫赞_卍侯

初，源休为京兆尹，使回纥，将还，卢杞畏其辩，能结主恩，次太原，奏为光禄卿，休怨望，故导朱僭号，为调兵食，署拜百官，事一咨之，时订其逆甚于，胁辱大臣，多杀宗室子孙，几于尽，每王师不利，喜见眉宇，与姚令言劝图奉天，昼夜为贼谋，二人争自比萧何，休顾令言曰：“成奏之业，无辈我者。我视萧何，子当曹参可矣。”即收图籍贮府库效何者，人皆笑谓为火迫赞_卍侯。（同上）

宗权岂反者耶

朱全忠以槛车送奏宗权京师，两神策兵縻护，昭宗御延喜楼受俘，京兆尹曳以组练，徇两市，引颈视车外，呼曰：宗权岂反者耶？顾输忠不效耳。”观者大

笑，与妻赵俱斩独柳下。（同上）

有飨者我必醉

当是时，天下贡输不入，独董昌赋外献常参倍，旬一遣以五百人为率，率给一刀，后期即诛，朝廷赖其入，故累拜检校太尉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爵陇西郡王，视诏书讫，字偿一缣。归当制官，而小人意足，螭自侈大，托神以诡众，始立生祠，剝香木为躯，内金玉，执素为肺腑，冕而坐，妻媵侍别帐，百倡鼓吹于前，属兵列护门，属州为土马献祠下，列牲牢祈请，或给言土马若嘶且汗，皆受赏。昌自言有飨者我必醉。蝗集祠旁，使人捕沈镜湖，告曰不为灾。客有言尝游吴隐之祠，止一偶人，昌闻怒曰：我非吴隐之比。”支解客祠前。（同上）

新五代史

与卿等不任大庆

出帝皇后冯氏，初寡居，有色，出帝悦之。高祖崩，梓宫在殡，出帝纳之以为后。是日，以六宫仗卫、太常鼓吹，命后至西御庄，见于高祖影殿，群臣皆贺，帝顾谓冯道等曰：皇太后之命，与卿等不任大庆。”群臣出，帝与皇后酣饮歌舞，过梓官前，而告曰：皇太后之命，与先帝不任大庆。”左右皆大笑，帝亦自绝倒，顾谓左右曰：我今日作新女婿何似。”皇后与左右皆大笑，声闻于外。（《晋家人传》）

翔颇患之

太祖破徐州得时溥宠姬刘氏，爱幸之。刘氏故尚让妻也，乃以妻翔，翔已贵，刘氏犹侍太祖，出入卧内，如平时，翔颇患之，刘氏诮谓曰：尔以我尝失身于贼乎？尚让黄家宰相，时溥国之忠臣，以卿门地，犹为辱我，请从此诀矣。”翔以太祖故，谢而止之。刘氏车服骄侈，别置典谒，交结藩镇，权贵往往附之，宠信言事，不小于翔，当时贵家，往往效之。（《梁臣传》）

号恸而去

当郭崇韬用事时，自宰相豆卢革韦悦等，皆倾附之。崇韬父讳弘，革等即因他事奏改弘文馆为崇文馆，以其姓郭，因以为子仪之后。崇韬遂以为然，其伐蜀也过子仪墓，下马号恸而去，闻者颇以为笑。（《唐臣传》）

思得善歌者

符存审字德详，陈州宛邱人也。初名存，少微贱，尝犯法当死，临刑指旁坏垣顾主者曰：愿就死于彼，冀得垣土覆尸。”主者哀而许之，为徙垣下。而主将方饮酒，顾其爱妓，思得善歌者，佐酒妓言有符存，常为妾歌甚善，主将驰骑召存审，而存审以徙垣下故，未加刑，因往就召，使歌而悦之，存审因得不死。（同上）

论者未有偶耳

史氏世为将，而匡翰好读书，尤喜春秋三传，与学者讲论，终日无倦。义成军从事关彻尤嗜酒，尝醉骂匡翰曰：近闻张彦泽离张式，未见史匡翰斩关彻，天下论者未有偶耳。”匡翰不怒，引满自罚，而慰勉之，人皆服其量。（同上）

不袜而靴走廷中

李仁矩不知其世家，少事明宗为客将，明宗即位，以为客省使、左卫大将军，明宗祀天南郊，东西川当进助礼钱，使仁矩趋之，仁矩恃恩骄恣，见藩臣不以礼，东川节度使董璋，置酒召仁矩，仁矩辞醉不往，于传舍与娼妓饮，璋怒，率牙兵露刃之传舍，仁矩惶恐，不袜而靴走廷中，璋责之曰：尔以西川能斩李严，谓我独不能斩尔邪？”顾左右牵出斩之，仁矩涕泣拜伏谢罪，乃止。明日，璋置酒召仁矩，见其妻子，以厚谢之。（同上）

所谓似是而非者也

庄宗已即帝位，议择宰相，而卢汝弼、苏循已死，次节度判官卢质当拜，而质不乐任事，乃言豆卢革。卢程皆故唐时名族，可以为相。庄宗以程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是时，朝廷新造，百度未备，程革拜命之日，肩舆导从，喧呼道中，庄宗闻其声以问左右，左右对曰：宰相担子入门。”庄宗登楼视之，答曰：所谓似是而非者也。”程奉皇太后册自魏至太原，上下山险，所至州县，驱役丁夫，官吏迎拜，程坐肩舆自若，少忤其意，必加笞辱。人有假驴夫于程者，程帖兴唐府给之，府吏启无例，程怒笞吏背。少尹任圜庄宗姊婿也，诣程诉其不可，程戴华阳巾，衣鹤氅，据几决事，视圜骂曰：尔何虫豸，恃妇家力邪？宰相取给州县，何为不可。”圜不对而去，夜驰至博州，见庄宗，庄宗大怒，谓郭崇韬曰：朕误相此痴物，敢辱予九卿。”趣令自尽，韬亦欲杀之，赖卢质力解之，乃罢为右庶子。庄宗入洛，程于路坠马中风卒，赠礼部尚书。（同上）

没字碑

任圜与安重诲郑珣孔循议择当为相者，圜意属李琪，而珣循雅不欲琪为相，谓重诲曰：李琪非无文艺，但不廉耳。宰相，端方有器度者，足以为之，太常卿崔协可也。”重诲以为然，他日，明宗问谁可相者，重诲即以协对，圜前奏曰：重诲未谙朝廷人物，为人所卖，天下皆知崔协不识文字，而虚有仪表，号为‘没字碑。’。臣以陛下误加采擢，无功幸进，比不知书，以臣一人取笑足矣，相位有几，岂容更益笑端？”（同上）

引汉李陵书以讥之

庄宗灭梁，遣萧希甫宣慰青齐，希甫始知其母已死，而妻袁氏亦改嫁矣，希甫乃发哀服丧居于魏州，人有引汉李陵书以讥之曰：老母终堂，生妻去室。”时

皆传以为笑。(同上)。

若毛锥子安足用哉

周太祖出镇魏州，史弘肇议带枢密以行，苏逢吉杨以为不可，弘肇恨之，明日，会饮窦贞固第，弘肇厉声举爵属太祖曰：昨日廷论，何为异同？今日与公饮此。”逢吉与亦举大爵曰：“此国家事也，何必介意乎？”遂惧饮。弘肇曰：安朝廷，定祸乱，直须长枪大剑，若毛锥子安足用哉！”三司使王章曰：无毛锥子，军赋何从集乎？”毛锥子盖言笔也。弘肇默然。他日，会饮章第，酒酣，为手势令，弘肇不能为，客省使阎晋卿坐次弘肇。屡救之。苏逢吉戏曰：坐有姓阎

人，何忧罚爵。”弘肇妻阎氏本酒家佣，以为讥己，大怒，以丑语诟逢吉，逢吉不校。弘肇欲殴之，逢吉先出，弘肇起索剑欲追之，杨泣曰：苏公，汉宰相，公若杀之，置天子何地乎？”弘肇驰马去，送至第而还。由是将相如水火，隐帝遣王峻置酒公子亭和解之。（《汉臣传》）

随年杖

刘铕用法，亦自为刻，民有过者，问其年几何，对曰：若干。”即随其数杖之，谓之随年杖。一人必两杖俱下，谓之合欢杖。（同上）

杨风子

张世南游宦纪闻：杨凝式既谏父，恐事泄，因佯狂，虽仕历五代，以心疾闲居，故时人目以风子。其佯狂之迹甚著，卜第于尹居之侧，遇入府，前舆后马，犹以为迟，乃杖策徒行，市人随笑之。常迫冬，家人未挟纩，会有故人过洛，赠以绵五十两，绢百端，凝式悉留之修行尼舍，俾造袜以施崇德普明两寺僧，其家虽号寒啼饥，而凝式不屑屑也。留守闻其事，乃自制衣给米遗之，凝式笑谓家人曰：我固知留守必见周也。’每旦起将出，仆请所之，杨曰：宜东游广爱寺。’仆曰：‘不若西游石壁寺。’凝式举鞭曰：姑游广爱。’仆又以石壁为请，凝式乃曰：姑游石壁。’闻者抚掌。凝式诗什亦多杂以诙谐，少从张全义辟，故作诗记全义之德云：洛阳风景实堪哀，昔日曾为瓦子堆，不是我公重葺理，至今犹自一堆灰。’他类若此。石晋时，张从恩尹洛，凝式自汴还，时飞蝗蔽日，遇与之俱，凝式以诗寄从恩曰：押引蝗虫到洛京，合消郡守远相迎。’从恩费怪也。”（《唐六臣传。朱彝尊注》）

别为优名

庄宗既好俳優，又知音，能度曲，至今汾晋之俗，往往能歌其声，谓之御制者皆是也。其小字亚子，当时人或谓之亚次，又别为优名以自目曰李天下。自其为王至于为天子，常身与俳優杂戏于庭，伶人由此用事，遂至于亡。（《伶官传》）

奈何纵民稼穡

庄宗好畋猎，猎于中牟，践民田，中牟县令当马切谏为民请，庄宗怒，叱县令去，将杀之，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，乃率诸伶走追县令，擒至马前责之曰：汝为县令，独不知吾天子好猎邪？奈何纵民稼穡，以供税赋？何不饥汝县民，而空此地，以备吾天子之驰骋？汝罪当死。”因前请亟行刑，诸伶共倡和之，庄宗大笑，县令乃得免去。庄宗尝与群优戏于庭，四顾而呼曰：李天下，李天下何在？”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颊。庄宗失色，左右皆恐，群伶亦大惊悚，共持新磨诘曰：“汝奈何批天子颊？”新磨对曰：李天下者一人而已，复谁呼邪？”于是左右皆笑，庄宗大喜，赐与新磨甚厚。（同上）

但要长安本色耳

光化元年，刘仁恭遣其子守文袭沧州，逐节度使卢彦威，遂取沧景德三州，为其子请命于唐昭宗，迟之未即从，仁恭怒语唐使者曰：为我语天子，旌节吾自有，但要长安本色耳，何屡求而不得邪？”昭宗卒以守文为横海军节度使。（《杂传》）

土堇土为钱

刘仁恭令燕人用鹵土为钱，悉敛铜钱，凿山而藏之，已而杀其工以灭口，后人皆莫知何处。（同上）

以妻为皇后

梁太祖即位，诸侯之强者，皆相次称帝，独李茂贞不能，但称岐王，开府置官属，以妻为皇后，鸣梢羽扇视朝，出入拟天子而已。茂贞居岐以宽仁爱物，民颇安之。尝以地狭赋薄，下令榷油，因禁城门无纳松薪，以其可为炬也。有优者谓之曰：臣请并禁月明。”茂贞笑而不怒。（同上）

必候请而可之

王仁裕玉堂闲话：泾州书记薛昌序，为人迂僻，与妻相见，必有礼容，先命女仆通转，往来数四，可之，然后秉烛造室。或欲诣帟房，则曰：某以继嗣事重，辄欲卜其嘉会，’必候请而可之。及从泾帅于天水，与蜀人相拒青泥岭，岐众迫于辇运，又闻梁人入境，遂潜师宵遁，泾师临行，攀鞍曰：传语书记，速请上马，’薛在草庵下藏身曰：传语太师，但请先行，今晨是某不乐日。’泾帅怒，使人抱上鞍，捶其马，尚以物蒙其面云：忌日礼不见客。’”（《杂传朱彝尊注》）

盖水府也

共

郎州雷满，尝凿深池于府中，客有过者，召宴池上，指其水曰：蛇龙水怪，皆窟于此，水

府也。”酒酣，取坐上器掷池中，因裸而入取其器，嬉水上久之，乃出治衣复坐，意气自若。（《杂传》）

乳母之夫姓赵

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，少孤，流落于汴州，汴州富人李让阡得之，养以为子。梁太祖镇宣武，以李让为养子，循乃冒姓朱氏，稍长，给事太祖帐中，太祖诸儿乳母有爱之者，养循为子，乳母之夫姓赵，循又冒姓为赵氏，名殷衡。（同上）

宜益以钱声必止

袁象先二子，正辞官至刺史，轡，周世宗时为横海军节度使。象先平生所积财产数千万，邸舍四千间，其卒也，不以分诸子，而悉与正辞，正辞初以父任为飞龙副使，唐废帝时，献钱五万缗，领衢州刺史，晋高祖入立，复献五万缗，求为真刺史，拜雄州刺史，州在灵武之西，吐蕃界中，正辞惮不欲行，复献钱数万乃得免，正辞不胜其忿，以衣带自经，其家人救之而止。出帝时，又献钱三万缗，银万两，出帝怜之，欲与一内郡，未及而卒。正辞积钱盈室，室中尝有声如牛，人以为妖，劝其散积以禳之。正辞曰：吾闻物之有声，求其同类尔，宜益以钱，声必止。”闻者传以为笑。（同上）

方据案大怒

赵在礼自贝州还攻魏，纵军大惊。是时，兴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，闻在礼至，呼吏草奏，吏已奔散，正言犹不知，方据案大怒，左右告曰：贼已市中杀人，吏民皆走，欲谁呼耶？”正言大惊曰：吾初不知此。”即索马将去，厩吏曰：公妻子为虏矣，安得马乎？”正言惶恐，步出府门，见在礼，望而下拜，在礼呼正言曰：公何自屈之甚邪？此军士之情，非予志也。”在礼即自称兵马留后。（同上）

自号拔钉钱

赵在礼在宋州，人尤苦之，已而罢去，宋人喜而相谓曰：眼中拔钉，岂不乐哉！”既而复受诏居职，乃籍管内口率钱一千，自号“拔钉钱”。（同上）

锦衾烂兮

康福尝有疾卧闾中，寮佐入问疾，见其锦衾，相顾窃戏曰：锦衾烂兮。”福闻之，怒曰：我沙陀种也，安得谓我为奚？”闻者笑之。（同上）

因郁郁而卒

张嗜酒贪鄙，历沂密二州刺史，晋出帝时，以将军市马于回鹘，坐马不中式，有司理其价直，性鄙，因郁郁而卒。（同上）

铁鞭郎君

徽阳令刘岩献水鸟五色，安重荣曰：此凤也。”畜之后潭，又使人为大铁鞭以

献，诳其民曰：“鞭有神，指人人辄死。”号“钱鞭郎君”，出则以为前驱。

(同上)

挂甲钱

出帝再幸澶州，杜重威为北面招讨使。李守贞为都监，晋兵素骄，而守贞重威为将，皆无节制，行营所至，民豢圉一空，至于草木皆尽。其始发军也，有赐赆曰“挂甲钱”。及班师，又加赏劳曰“卸甲钱”。出入之费，常不下三十万，由此晋之公私重困。(同上)

则勇无敌矣

赵思绾城中食尽，杀人而食，每犒宴，杀人数百，庖宰一如羊豕。思绾取其胆以酒吞之，语其下曰：食胆至千，则勇无敌矣。”(同上)

铁胎银

慕容彦超为人多智诈而好聚敛，在镇常置库质钱，有奸民为伪银以质者，主吏久之乃觉，彦超阴教主吏夜穴库垣，尽徙其金帛于他所，而以盗告，彦超即諲于市，使民自占所质以偿之，民皆争以所质物自言，已而得质伪银者，蠅之深室，使教十余人日夜为之，皆铁为质，而包以银，号

‘铁胎银’。其被围也，勉其城守者曰：吾有银数千铤，当悉以赐汝。”军士私相谓曰：此铁胎银，复何用者？”皆不为之用。(同上)

痴顽老子

冯道又事契丹，朝耶律德光于京师，德光责道事晋无状，道不能对。又问曰：何以来朝？”对曰：无城无兵，安敢不来。”德光诮之曰：尔是何等老子？”对曰：无才无德，痴顽老子。”德光喜，以道为太傅。(同上)

与孔子同寿

冯道卒，年七十三，谥曰文懿，追封瀛王。道既卒，时人皆共称叹，以为与孔子同寿。(同上)

若教酒务修夫子

陶岳五代史补：冯道之镇同州也，有酒务吏，乞以家财修夫子庙，道以状付判官参详其事，判官素猾稽，因以一绝书之判后云：荆棘森森绕杏坛，儒官高贵尽偷安；若教酒务修夫子，觉我惭惶也大难。’道览之有愧色，出俸重创之。”(《杂传朱彝尊注》)

宜卸下鞍

陶岳五代史补：冯玉尝为枢密使，有朝使马承翰，素有口辩，一旦持刺来谒玉，王览刺辄戏曰：马既有汗，宜卸下鞍。’承翰应声曰：明公姓冯，可为死囚逢狱。”玉自以言失，遽延而谢之。(同上)

刻牙版为金字

李琪为人重然诺，喜称人善，少以文章知名，亦以此自负，既贵，乃刻牙版金字曰：前乡贡进士李琪。”常置之坐侧。（同上）

但恐不易了

郑珣，梁末帝时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唐庄宗自鄆州入汴，末帝闻唐兵且至，惶恐不知所为，与李振、敬翔等相持恸哭，因召珣问计安出，珣曰：臣有一策，不知陛下能行否？”末帝问其策何如，珣曰：愿得陛下传国宝，驰入唐营，以缓其行，而待救兵之至。”末帝曰：事急矣，宝固不足惜，顾卿之行能了事否？”珣首徐思曰：但恐不易了。”于是左右皆大笑。庄宗入汴，珣率百官迎谒道左，贬莱州司户参军，量移曹州司马。（同上）

有耻且格

刘籛在相位，不习典故。初，明宗崩，太常卿崔居俭以故事当为礼仪使，居俭辞以祖讳蠡，冯道改居俭秘书监，居俭怏怏失职，中书舍人李详为居俭诰词，有“闻名心瞿”之语，籛辄易曰：“有耻且格。”居俭诉曰：名讳有令式，予何罪也？”当时闻者，皆传以为笑。（同上）

因醉忿自经死

卢文纪迁工部尚书，文纪素与宰相崔协有隙，协除工部郎中于邺，文纪以邺与其父名同音，大怒，邺赴省参上，文纪不见之，因请连假，已而邺奉使未行，文纪即出视事，邺因醉忿自经死，文纪坐贬石州司马。（同上）

号为三不开

马允孙临事多不能决，当时号为三不开，谓其不开口以论议，不开印以行事，不开门以延士大夫也。（同上）

岂知非佛佞我也

马允孙既学韩愈为文，故多斥浮屠氏之说，及罢归，及反学佛，撰法喜集佛国记行于世。时人诮之曰：佞清泰不彻，乃来佞佛。”清泰，废帝年号也。人有戏允孙曰：公素慕韩愈为人，而常诵傅奕之论，今反佞佛，是佛佞公邪？公佞佛邪？”允孙答曰：岂知非佛佞我也？”时人传以为笑。（同上）

死而后语

马允孙卒后，其家婢有为允孙语者。初，崔协为明宗祖，在位无所发明，既死而有降语其家，允孙又然，时人嘲之曰：生不能言，死而后语云。”（同上）

遗下兔园册尔

宰相冯道世本田家，状貌质野，朝士多笑其陋，道旦入朝，兵部侍郎任赞与吏部侍郎刘岳在其后，道行数反顾，赞问岳：道反顾何为？”岳曰：遗下兔园册尔。”兔园册，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，故岳举以诮道，道闻之大怒，徙岳秘书监。（同上）

女坐媚鞍合髻

刘岳增损书仪，其媚祇亲迎，有女坐媚鞍合髻之说，尤为不经。公卿之家，颇遵用之，至其久也，又益讹谬可笑，其类甚多。（同上）

孔英来矣

学士承旨崔暉少事于文学，不能莅事，桑维翰乃命暉知贡举，暉果不能举职。时有进士孔英者，素有丑行，为当世所恶，暉既受命，往见维翰，维翰素贵严尊而语简，谓暉曰：“孔英来矣。”暉不谕其意，以为维翰以孔英为言，乃考英及第，物议大以为非，即罢学士。（同上）

北望而呼

吏部郎中何泽，外虽质言而内实邪佞，尝于内殿起居，班退独留，以笏叩颞，北望而呼曰：“明主明主。”闻者皆哂之。（同上）

臣叨入相之资

李頲与废帝有旧，愍帝时为兵部尚书，奉使湖南，闻废帝立，喜，以为必用己为相，还过荆南，谓高从诲曰：“士固有否泰，吾不为时用久矣，今新天子即位，我将用矣。”乃就从诲求宝货入献以为贺，从诲与马红装拂二，猱犴然皮一，因为頲置酒，问其副使马承翰：“今朝廷之臣，孰有公辅之望？”承翰曰：“尚书崔居俭、左丞姚青，其次太常卢文纪也。”从诲笑顾左右取进奏官报状示頲，青与文纪皆拜平章事矣。惭惭失色，还遂献其皮狒，废帝终不用。初，李愚自大常卿作相，而卢文纪代之，及文纪作相，頲乃求为太常卿，及拜命，中谢曰：“臣叨入相之资。”朝士传以为笑。（同上）

以手指其胸

晋出帝北迁，萧翰立许王从益于京师，以王松为左丞相。汉高祖入洛，先遣入弛诏，东京百官尝授伪命者，可皆焚之，使勿自疑。由是御史台悉敛百官伪敕焚之，王松以手指其胸，引郭子仪自诮，以语人曰：“比乃二十有四考中书令也。”闻者笑之。（同上）

未必便能放牛

陶岳五代史补：李知损官至谏议大夫，好轻薄，时人谓之李罗隐，至于亲友间往还简牍，往往引里巷常谈，为之偶对。常有朝士奉使回，以土物为赠，其意犹望却回，知损觉之，且诒书谢之曰：“在小子一时间却拟送去，恐大官两罗里更不将来。”乾中，奉使郑州，时宋彦筠为节度，彦筠小字忙儿，因宴会，彦筠酒酣，辄问曰：“众人何为号足下为李罗隐？”对曰：“下官平素好为诗，其格致大抵如罗隐，故人为号。”彦筠曰：“不然，盖为足下轻薄如罗隐耳。”知损大怒，历声曰：“只如令公人皆谓之宋忙儿，未必便能放牛。”满坐皆笑。”（《杂传朱彝尊注》）

王仁裕做贼头

陶岳五代史补：王尚书仁裕，乾初，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，乃自为诗云：二百一十四门生，春风初动毛羽轻，掷金换却天边柱，凿壁偷将榜上名。’陶为尚书，素好诙谐，见诗佯声曰：‘大奇大奇，不意王仁裕今日做贼头也。’闻者皆大笑。”（同上）

伏以前件蝗虫

陶岳五代史补：’乾中，有裴长官为新郑县令，时蝗虫为灾，新郑尤甚，本州有令，使令躬行，率村农掩扑，无令散入别县。居无何，蝗虫飞散，触处皆是，州牧怒下符劾之，长官素滑稽，其对状曰：伏以前件，蝗虫背上有翅，肚底无粮，来时而不自招呼，去日而固难留止。’闻者皆笑。”（同上）

只将谓是亲家母

陶岳五代史补：李涛为人，不拘礼法，与弟浣虽甚雍睦，然聚话之际，不典之言，往往间作。浣取礼部尚书窦宁固之女，年甲稍高，成结之夕，窦氏出参，涛辄望尘下拜，浣惊曰：大哥风狂耶？新妇参阿伯，岂有答礼仪？’涛应曰：我不风，只将谓是亲家母。’浣且渐且怒，既坐，窦氏复拜，涛又叉手当胸，作歇后语曰：惭无窦建，缪作梁山，喏喏喏。’时闻者莫不绝倒。”（同上）

日暮猿啼吕四妻

陶岳五代史补：何承裕，韶州曲江人，父泽，尝为岭南刘隐从事。承裕有逸才，为小词尤工，娼楼酒肆，往往流布。与翰林陶素不协，世宗之征河东也，书诏填委，陶独当之，时何以通籍，亦预扈从之数，世宗欲擢用，问陶曰：何承裕，可以知制诰否？’奏曰：承裕好俳，发挥润色，恐非所长。’世宗遂已，何知之，及陶之判铨，一旦方偃息，何自外抗声唱挽歌而入，陶甚惊骇，承裕曰：尚书岂长生不死者耶？幸甚无恙，闻其一两曲，又何妨。’陶无以抗。及知商州，有举人投卷，初甚欣慰，及览其诗，有‘日暮猿啼旅思凄’之句，遽曰：足下此句甚佳，但上句对属未切，奉为改之，何不云晓来犬吠张三妇，日暮猿啼吕四妻？’举人大惭而去。其放荡不羁，动以滑稽为务也如此。”（同上）

隆演鹑衣髻髻为苍鹞

坐

徐氏之专政也，杨隆演幼懦，不能自持，而徐知训尤凌侮之，尝饮酒楼上，命优人高贵卿侍酒，知训为参军，隆演鹑衣跣髻为苍鹞。（《吴世家》）

贼王八

王建字光图，许州舞阳人也，为人龙眉广颡，状貌伟然，少无赖，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，里人谓之贼王八。（《前蜀世家》）

其不复南也

潘美平贺州韶州桂州，又进平连州，刘年长喜曰：韶桂连贺，本属湖南，今北师取之足矣，其不复南也。”其愚如此。（《南汉世家》）

世修降表李家

孟昶命李昊草表以降。初，昊事王衍为翰林学士，衍之亡也，昊为草降表，至是又草焉。蜀人夜表其门曰：世修降表李家”，时人传以为笑。（《后蜀世家》）

世岂乏贤

马希声尝闻梁太祖好食鸡，慕之，乃日蒸五十鸡以供膳。葬殷上潢，希声不入泣，顿食鸡肉数器而起，其礼部侍郎潘起讥之曰：昔阮籍居丧而食蒸豚，世岂乏贤邪？”（《楚世家》）

以骰子掷之

越州董昌反，昌素愚，不能决事，临民讼，以骰子掷之，而胜者为直。（《吴越世家》）

惟贮一归郎

王昶妻早卒，继室金氏贤而不见答，其父审知婢金凤，姓陈氏，昶嬖之，遂立以为后。初，昶有嬖吏归守明者，以色见幸，号归郎，昶后得风疾，陈氏与归郎奸，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，因归郎以通陈氏，昶命锦工作九龙帐，国人歌曰：谁谓九龙帐，惟贮一归郎！”

（《闽世家》）

布衣芒

晋天福二年，王昶遣使朝贡京师，高祖遣散骑常侍卢损册封昶闽王，拜其子继恭临海郡王，损至闽，昶称疾不见，令继恭主之。又遣中书舍人刘乙劳损于馆，乙衣冠伟然，骑僮甚盛。他日，损遇乙于涂，布衣芒而已，损使人诮之曰：凤阁舍人何翬下之甚也？”乙羞愧，以手掩面而走，昶闻之怒损，稍侵辱之，损还，昶无所答。（同上）

高赖子

荆南地狭兵弱，介于吴越为小国，自吴称帝，而南汉闽楚皆奉梁正朔，岁时贡奉，皆假道荆

南，高季兴从海常邀留其使者，掠取其物，而诸道以书责诮，或发兵加讨，即复还之而无愧。其后，南汉与闽蜀皆称帝，从海所向称臣，盖利其赐予。俚俗语谓攘夺苟得无愧耻者为赖子，犹言无赖也，故诸国皆目为高赖子。（《南平世家》）